

楔子

风和日丽似乎常是一切的开始。

台湾的阳光，永远比记忆中来得热情有魅力，这点，坐在露天咖啡座的一男一女都有体认。

仿巴黎香榭的咖啡座布置得十分精致，邻近的商家也刻意配合共同营造出阳光城市的气氛，置身其中，让人隐生此地是花都的错觉。

只是，不同的是穿流不息的人潮均是黑发黄肤。

“光是瞧这里，就不难看出台湾的消费能力有多强。”品尝着一杯调酒曼哈顿的男人，伸展着他慵懒的肢体，长而结实的手脚呈现人体美学的极致，宽而厚沉的胸膛仅以一件简单衬衣盖住，完全掩不了令女性为之疯狂的体魄；咖啡座上的阳伞恰巧替他挡去阳光，阴影覆于他脸上，使人瞧不真切他五官的组合。

只感觉得出他如猫在享受日光浴般的适意闲散。“呵，我就不相信你来台湾只是为了找人。”他对面的女子巧笑俏兮，朱唇红滟滟地绽放出炫惑人的笑容，以一口字句珠润的国语取笑他，“开口闭口就是台湾的经济和消费能力，什么纯粹来了长上遗愿？打死我也不相信你来此的理由如此单纯。”少女一头绸缎般的乌丝闪耀着美女的风情，直垂腰际的柔顺足以使成天为了保养出不纠结分叉的发丝的女人咬牙切齿，曾有人醉于她发上的姿采愿倾家产追求她，仅以三千烦恼丝便迷得人神魂颠倒的女子究竟有多动人？“既然来了，多了解些又何妨？”他慢条斯理地坐直，阳光终于照清他面孔，同时掀起街坊些许骚动。

俊逸有型的脸庞非是引来讶叹的主因，不少眼尖的女人早就盯上他完美无瑕的身材，就等着他露脸以决定要不要上前搭讪，只是没想到他额前竟——白发。

没错，在他棕黑色的发丛中居然冒出一撮银丝，而它又恰巧落于每个人都注意得到的地方，这就不得不教人不意外了。

“再说这也算是我的祖国，关怀祖国发展又犯了哪条天规？比起来你不觉得你这台湾人太失职了吗？”“失职？”少女摇摇头，“你应该把你的翻译带来才是。失职这两字不能用在我身上，因为我并非生长在台湾，别忘了，我和你一样只是过客。”“难道对这块养育你父母的土地你一点感情也没？”

“笑话！”她笑得甜滋滋地，“我和土地谈什么感情？要说感情，对象也该是什么钱呐！势啦！最差也要是个人，我想这点你也抱持着相同的看法，不是吗？”他默认似地露齿，“不知道要到何日才会有人看透你这恶女自私的本质。”“满脑子只想赚自己‘祖国’的钱的人好象也半斤八两嘛！”他俩共笑出口，神态间洋溢着亲密的和谐，一俊一美形成众人驻足瞩目的焦点。看着这双璧人，所有人均会不约而同地在心底称赞：天作之合根本就是在指他们！

并且暗暗地再嫉妒羡慕一番，假想自己就是佳人或帅哥身边那一位。

四周越来越热闹了，不是有什么特别节日，而是他们天生自然的魅力，在谈笑之间所牵动的风采就是能吸引旁人为多睹一眼他们变幻的表情而留下，或扬声交谈，或喁喁低聊，皆如同经过特殊效果所放映在屏幕般令人如痴如醉。

习惯了人们崇拜注目的他从不在意投射在他身上的眼神，但他却不由自主地被一双幽怨深眸给牢牢擒住视线。

少女话讲到一半突兀停下，因为她发现他的神态变了，注意力集中在她背后某点上，她缓缓回头，见到的是位同样年纪不大的少女。

她就这样站在那方，彷彿初绽娇花，正吐露着芬芳，淡然而悠远地散曳着一身不染喧嚣的清灵，活脱脱是谪凡仙胎，不必开口就自然能使人感觉到她的存在。

而她，正凝睇着他——以她强掩不住的凄哀。

楚篆站了起来，并且向她走去。

没有人能与她并肩而立犹能不被她比下去的；但很明显地，十八年来的辉煌纪录已教跟前不知名的少女刷新。

她自有风骨，乍似她的娇弱，却隐生傲岸自持；貌近荏盈惹人怜惜，尤其一头及肩秀发，温驯乖巧地遮蔽她白嫩肌肤和凄怨。

楚篆勾起一抹有趣笑容，没料到台湾竟生伊人若此，内蕴锋芒不骄不怯地和她自小由环境培养出的贵气相互映照，完全不失一丝姿颜。

“找他？”面对她开门见山的问，她不作反应，只是垂下犹豫的睫，十足迟疑，最后瞟向也已不自觉离开椅子的他。“大名？”楚篆冰雪聪明的脑袋瓜，已迅速过滤出所有她之所以出现他俩面前的可能因素，单刀直入地问她：“找负心汉？”她晃晃头，飞散的乌丝瞬间幻化为跳动的音符，惊醒空气里的光芒，照亮了她楚楚动人的倩影。

淡着唇角的笑，终于，她直视她，“我已经找到答案了，你确实是男人梦寐以求的天长地久。”光是这份无畏坦率的身段，就足以让楚篆丢弃平时虚伪敷衍的那套以聪明人的方式相待。

“他抛弃你？”“不！他只是找到更令他心醉的发。”她的口吻如同与他相处过朝夕晨昏般了解，捧起楚篆的一撮青丝，似乎忆起了他以相同姿态边吻着她的发、边对她海誓山盟的情景，一叹：“他最爱女人柔顺的发，老爱说女人美就美在发上的神韵，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会有今天。”他没有动，一径倾视着她的眸的怨的痴。

“我不后悔，只是想来告诉他一声，孩子我已经拿掉了，请他把钱领回，此后我不需要他和他有关的东西再介入我生活。”微微颌首，她深长着望入他灵魂后，一别首扬起千万黑丝及其发上的鸳盟承诺，不再眷恋他顽长的身形，迈着了断恩怨的步伐离去。

直到她的背影渺随风去，楚篆才溢了一脸刻意的平静发言：“姓易的，你好象还有什么忘了对你同父异母的妹妹我说。”易昭锋拧眉，依然不语。

“你觉得——”拉长了询问，她小心不让一肚子翻天覆地的主意泄漏痕迹：“咱们兄妹俩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嗯——那个‘你曾爱过的发’，和她‘已经拿掉的孩子’如何？”

第一章

“哟呼！快点快点，赶快超过他！”“野兽，拿出你的看家本领！”
“扬风，跟他拚了！记得重心放低，不要用煞车，我未来三个月吃穿全靠你

了！”一阵刺耳的机车呼啸声衬着高分贝的鼓噪呐喊，荒僻的产业道路顿时成了一群少年聚集会首的场所。

路中央俏生凝立着一条纤长的身影，她毫无惧色地面视两台直向她冲来的重型机车，缓缓地，如舞蹈般抬起了左手。

“超越他！超越他！”“野兽，你可以的！”“扬风，孩子的尿布奶粉就等你这笔来着落啦！”女孩粗鲁的叫喊散放在嚣闹噪音里几乎被重重声浪淹没，可说也奇怪，就在她的叫嚷后，两辆与风竞速逞极的机车便起了决定性的变化。

黑色镶了道紫电的重型机车在瞬时虎啸出暴躁的狂烈，前轮猛然高举前冲，就那么关键性的一秒抢得先机超过旁边那辆沉红机车些许。

此一情势大大刺激了随后跟从的机车群，眼见两台车就要自少女身边夹掠过去，他们的骚动更是飙涨到最高点突然间，少女细臂在半空中画下优美的弧线，两辆车仅差千分之一秒双双紧急拉住迅雷般冲势。

煞车和车轮间激爆出火星与尖锐声响，如大地崩裂万涛击岸，同时撕扯所有人的视野听觉和狂热的灵魂。

紫电机车倾斜向地面，拚了命要在引力与极速之间拉出平衡点，甚至已单脚落地加强磨擦减低车身后劲与斜度，众人无不屏息以待他们这场技术、勇气的巅峰之争，究竟是谁技高一筹，就在一双双瞳孔因兴奋紧张而放大时……“嘎——”砰然一声巨响，失控犁田的车辆贴住地面滑出数公尺，车阵爆出欢欣与失望的讶喊，有鼓掌叫好的也有挥拳咒骂的，一时气氛沸沸扬扬起伏不定。

摔滑出去的骑士被车甩出，狠狠地爬了起来，立即有些人围上前检视他与沉红如血一样的机车。

及时抓住平衡的紫电车安然无恙伫于少女跟前，这场赛车考的不只是车速技巧，更是赛者、裁判的眼力身手，只要任何一方临阵生惧或技术生疏，都会在紧要关头打滑撞上对方造成无法料想的后果。

要在车子高速行驶中以最短时间、距离煞住，并不超过裁判位置、不伤裁判一根寒毛，这等驾车技术的纯熟度恐怕已和风合为一体了。

少女满意点头，高声喊道：“紫电扬风胜！”“哟呵！万岁！”少女一宣布胜负，马上掀起各个不一的反应，紫电车被蜂拥而上的同伴拥了个结实。

“扬风，真有你的，我就知道押你准没错，哈！”“太妹可真了解你，一祭出你老婆和还没出世的孩子你就有如神助及时超越野兽半个车身！”少女巧笑倩兮地步近，清脆如雨落琴上的声音飘飘传开：“人家为了老婆孩子拚命，让你们赚了一笔，你们也该意思一下吧！”“说得对！”她的话一落，马上有人兴致勃勃地附议，“扬风，静湖什么时候生呐！”

我们一伙人保证包个特大的红包来祝贺你。”骑士拿下安全帽，露出的是张年轻充满朝气的脸孔，此时他的光彩焕发，尽是将为人父的得意与喜悦。“不用了，只要小孩出世你们一块来替我们庆祝就可以了。”“那怎么成？不行不行，我们快车手第一把交椅紫电扬风的小孩要出世怎么可以寒酸？你放心，我们几个兄弟一定会给你办场风光热闹的迎新会。”“什么迎新会？你会不会讲话？应该叫庆生会！”“哎！还不都一样？”几个男人七嘴八舌地讨论起该如何布置才热闹，易扬风摇摇头看向但笑不语的少女。

“你随便一句话他们都奉若圣旨！”“当然，吃我的住我的，他们哪敢作怪？”何侠安俏生嫣然，原来她早有意要众人替扬风一家三口办个Part

y，所以故意在大家面前提及。

“也只有你制得了这群怪物！”易扬风失笑，谁都知道笑面俏娃何侠安神通广大，她那栋公寓里什么三教九流的人全聚在一伙，每个人碰上都喊救命，只有她能从容自若地悠游其中号令“群怪”。

“你只要等着带老婆小孩赴宴就是了。”侠安淡淡作结，眉目间隐透着娃娃般的清纯，尤其爱笑的嘴角，似乎连睡时也含着春风微笑。

初见她的人绝不会相信，她这么一个清灵如仙的可人儿，会是玩车族共崇的地下女王。

“对了，太妹呢？”“正忙着数钱。”侠安笑意更深了，全身蕴逸和缓轻风，“你想，除了赌和钱，还有什么引得她注意？瞧，这不就来了？”随话扬起的是先前激动粗鲁的女声，“哇塞！你们看，这次我们真是狠狠敲了野兽他们那群一笔呢！”发短如男，削瘦高挑的太妹跳着兴奋的步子而来，张口就是挖苦式的赞美：“爱情和亲情的力量真是伟大，才一句话就激发咱们紫电快车深藏的潜能与爆发力！”

早说过为了静湖，这小子连地狱都敢闯，经实验证明本人所言不虚！”重重在手上的钞票印下一吻，她干脆地将钞票分成两份，一份塞进扬风手中：“哪！你的尿布奶粉！”扬风看也没有看一眼又将钞票放入太妹掌心，“交给侠安吧！我已经请她帮我安排静湖生产时一切琐碎，她会妥善运用的，我先过去看看野兽怎样了。”太妹一撇嘴，乱无趣地抱怨：“有什么好看的？还不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臭鼬？技术不好就别丢人现眼，和那种眼珠长在屁股上的次等动物有什么交情好套的？浪费力气。”侠安漾出一抹“别想转移话题”的眼神，朝她伸出她纤雅的臂，白玉般的指掌摊在太妹面前。

太妹一声呻吟，哀求似地瞪她，“多让我握一下有什么关系？”“任翔——”侠安笑得甜蜜蜜的，娇腻地唤着太妹名字，顿然软下一身弱骨朝她偎去。

“别别！”任翔大叫跳开，神色惊惶警戒，既不甘愿又气恼低喊：“我交就是了嘛！”

没事不要黏上来。”只有侠安清楚天不怕地不怕的太妹任翔平生最惧同性恋，尤其是把她当一号的那种，自从误被零号灌过一次酒险些失身之后，她就严禁女人靠她太近。

而侠安，擅长的正是不着痕迹的掌握弱点，以别人的短处成就自己的满意。

恶女，是她们新世代女人的代号。

在确实捏紧一团让任翔抓得起绉的钞票，侠安不觉绽开她招牌笑靥，使人奉送“笑面俏娃”绰号的笑靥：“我深信，你手边不缺钱吧？”“谁说不缺？”太妹眼儿一闪，立刻夸张地表演，“我已经好些天没吃饭了……”“全世界都知道你只吃面。”慢条斯理地伸出另一只“索钱白玉掌”，“剩下的。”任翔睁圆了瞳眸，“你真连一张钞票也不留给我作零用？”“我深信——”她的“深信”通常代表彻底的了解洞悉，“你鞋底、皮衣内层和烟盒里的钞票应该可以让你三餐不虞上一阵子。”太妹放弃地垮下肩，“我有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当然有。”侠安愉悦地接过另一团绉得像废纸的蒋公票子，“那天你被灌酒究竟是真醉还是假醉，这我就不晓得了。”“何侠安，你严重侮辱了我的格调，我现在郑重要求决斗！”任翔十分严肃地沉下脸，她居然拿她忌讳的事来笑她，她绝对要以最激烈强悍且毫无转圜余地的手段来抗议！

“嗯！”侠安以最纯洁无辜的表情凝思了半晌，接着用最“诚恳”的语调询问：“任翔，你的房租好象很久没缴了哦？”“……”“介不介意让我搭你的顺风车回酒吧？”

任何恶女，鬼神退避。

四四方方，白净无瑕的纸上，端正地印着八个大字，它质若鸿羽，轻得让易昭锋怀疑它是否为一桩玩笑。

“我的爵爷，你没玩我吧？”他挥挥白纸，提高了音调表示他的不可思议，“这八字就是你两个礼拜来调查的成果？”“不然你以为应该如何？”

“好歹也有个身家资料吧？”他一拨额前垂落的白发，用力窝进冷爵非价值不菲的沙发，“我不信你什么都查不到！开玩笑，如果连你也挖不出一底，那她们肯定是外星人！”没错，这块土地的确没有冷爵非调不到的资料，他这个报界地下总裁可不是当假的。

“我有说没有资料吗？”冷爵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仍然好整以暇地交握着双手等易昭锋明白他的意图。

“又要坑我？”易昭锋不满地横他一眼，和商人做朋友就这点不好，处处得配合对方尊崇奉行的“利益平衡论”。

“只是条件交换，放心，你没损失。”“为什么我每次听你讲这句话就觉得我已经开始损失些什么了？”易昭锋无奈地自吉自语，接着懒洋洋地道：

“说吧！这回想指使我干什么天理不容的恶事？”“等你看完她们的来历背景就会明白我想要什么了。”冷爵非自抽屉内取出两叠文件：“我想这‘任何恶女’，你一定有兴趣去会会。”“这么笃定我一定会对恶女有兴趣？”昭锋手是接过文件，可眼连瞄也没瞄一下，“你明知道我比较想得到的是关于‘她’的消息。”冷爵非没理他，依然专注在利益话题上，“要是能自‘任何恶女’身上得到东西，我就能藉势打入日本市场，你也能顺利继承你易家的主位，相信咱们会是合作无间的伙伴，你说是不是？”“‘恶女’我身边已经有一个了。”易昭锋没好气地瞟向他桌面，并臆测起那张大如单人床的豪华办公桌内还有多少他需要的卷宗机密：“麻烦你，把调查报告给我。”“不是已经在手上了吗？”“少装傻，我要的是哪份你会不知道？”音调开始出现火山爆发前的活动迹象。

“噢——”冷爵非挑挑眉，恍然顿悟地斜睨他，“原来楚篆说的是真的，易大少改心换性不要钱只要女人啦！自从那个你无缘的孩子的妈出现后，你就放出所有耳目追查，照情形看我可能会失去商场上较劲的强敌。啧啧！兄弟，这不是我乐见的哟？”“我的爵爷，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句中国名言？”易昭锋笑容可鞠地便身拉开他抽屉，一边翻看一边说道：“笑人者人恒笑之，今天你会笑我，明天就换我笑你了。为了我们双方长期合作的长远未来，我劝你还是不要作无谓的抵抗，快把东西交出来吧！”冷爵非将椅滑至一边，任他去搜个过瘾，“都说在你手上了还听不懂，我怀疑你的智商是否有和年龄一块长成。另外，我真的觉得你一不爽就乱搜人东西的习惯实在需要戒掉。”昭锋的眼瞳倏忽收缩，回过头去翻那两袋文件。

“亏易家把你当宝，为了个女人失了方寸，你该反省了。”“总有一天我会把这句话丢回你脸上。”昭锋抽出一张相片，“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我等

着。”相片上是两位短发女孩，一个坐于吧台前啜饮调酒，一个在吧台内忙着摇酒，两人状似交谈，由于灯光不足，只能拍出模糊的轮廓。

易昭锋定睛审视，无法确定两人究竟谁才是他想找的人，“怎么只有这张？”“想看清楚些，自己走一趟不就结了。”冷爵非嘿笑，以他那口带有英国腔的语调揶揄，“她们的生活之精采，足以颠覆你对恶女的定义。”“是吗？”易昭锋不置一词，来回巡视的目光最后停在吧台内的酒保，虽然她是短发，但周身却逸散出春风和颜般气质，仿佛淡笑着，俏兮如瓷娃娃精致。

“我不会忘记我们的合作约定。”这句话仍是在易大少注目相片时所言，算是将离去的招呼。

冷爵非舒适躺进椅背，眼角余光已投向桌边的行事历，“混进去之后别光顾着泡妞，记住，你家老祖宗只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把东西拿回来。”“易家的规矩你会比我清楚吗？”他打了个哈哈，掉头步开时冷爵非又叫住他。

“对了，你刚才那句成语应该换成‘风水轮流转’吧？还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易昭锋没好气地诅咒，用力甩上门，把他嚣张的笑声隔绝在门内。

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个半中国人的国文造诣永远比不过只有四分之一中国人血统的冷爵非？

绿林酒吧是家远近知名的舞场，它总是聚集许多来自各方的英雄好汉，霸占夜晚放肆它的活力青春，只要夕阳遁去一天最后的霞光，酒吧就展开它魅力四射的灿烂夜生活，即使远远路过也能感受到酒吧内喧嚣尘上的热闹气氛。

若有人问起这家酒吧的老板是谁，可能没几个人有印象。

但！要是提起“绿林”最耀眼的人物，非她们莫属，她们代表了“绿林”，更代表了玩车族，人们总说“绿林”的店花就是“任何恶女”。

任何恶女，鬼神退避。

这句话，是讽刺，也是称赞，更是每个拥护她们的玩车族的骄傲。

任，任翔，外号辣赌太妹。何，何侠安，人称笑面俏娃。

“任何恶女”，是新人类X世纪中最神奇的存在，如同耶路撒冷般，“绿林”非但是玩车族的圣地，更是他们盘聚的大本营，其夜夜笙歌狂舞的场面可想而知。

“就这样？”“就这样。”她嚼着口香糖翘着二郎腿，人懒趴趴地窝在高脚椅上，在得到确定的回答后毫不客气地大翻白眼：“我的祖宗！你他姥姥的还真天才，难怪你大学混不到毕业，我要是有你这种学生还不如上吊算了！”毗邻而坐的大男孩不服气地瞪大眼睛扯直了嗓门，“这篇文章哪里不好了？”太妹不屑地哼，甩甩指间文稿招呼，“喂！你自己来看看好了。”侠安将饮料交代小妹后边擦手边走来，概略浏览一下后也忍俊不住笑开，“我说铁齿，我请你拟的是征人稿，不是要你写故事。”“对嘛！还把‘绿林’拿来跟耶路撒冷比？兄弟，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脑还在不在。”“我……我……”铁窗忽地跳下椅，理直气壮地嚷：“是你们要我把‘绿林’的特色写出来呀！谁都知道‘绿林’就属你们最色，我特地标榜出你们俩有什么不对？”“好个‘就属你们最色’，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一旁响起零落掌声，几个年纪

相仿的大男孩凑近，不甘寂寞地搭腔：“这点一定要标明，省得来应征的菜鸟误蹈‘桃色陷阱’！”“踩到陷阱不要紧，顶多是贞操蒙上污点！要是变成‘桃色交易’那可就连钞票也飞喽！”“倘若‘交易’不成，搞不好还会演出‘桃色风暴’哩！”“你们有完没完？嘴巴犯贱要人抓痒是不？”太妹首先掀眉怒眼，再狠瞪向猛吞口水找不到机会解释的铁齿：“我色？我色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值得你特地提出宣传呐？亏我还看在同居份上一直没染指你，你嫌处男已经落伍，要开荤了是吧？”“没……没没，我绝对没这种意思！”铁齿慎重、郑重、沉重地表示，“我说的是整个绿林就属你们‘最’有姿‘色’，千万则误会了！喂！烂泥、滑嘴，你们怎么故意陷我于不义？我又没得罪你们！”几个大男孩笑得东倒西歪，头发染成紫色的烂泥呼吸困难地咳嗽，搭住铁齿的肩：“铁齿，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在‘绿林’身价已经到六位数了，每个人都赌你何时会献出你的第一次，大伙这么关心你，我们这些个兄弟怎能不帮着点？更何况咱们都同住在‘非人居’，冲着这点关系，怎么说也该替你设想打点呐！你说是不？”“抗议，我不同意你们的说词！你们明明是嫉妒我冰清玉骨，光风霁月的伟大节操，刻意要辱没我、抹黑我、带坏我，让我没脸回去见我妈！我妈她有交代我独自北上求学，千万不可以学坏……”烂泥见铁齿又要搬出他至高无上的“妈妈说”，连忙吆喝：“兄弟们，胶带伺候！”太妹自始至终脚都没落地一下，她自得其乐地欣赏他们每日演出的闹剧，品尝着侠安调的“青涩”，完全一副吊儿郎当相。

“侠姊，你真的确定让铁齿那号练童子神功的家伙住下去？”侠安笑咪咪地回以甜颜，“‘非人居’里有道德观的人已经不多了，别把‘非人居’内的最后一名在室男也给吃了好吗？”“你真以为我那么没格调？”太妹从鼻子一哼，“再怎么饿我也不会捡一块酸菜来啃。”铁窗北上求学原想混个大学文凭，不料没能撑到毕业就被踢出来，不敢回乡见母亲，偶然结识“绿林”的好汉，住进“非人居”；由于他好歹也是顶着“大学肄业”的招牌，讲话咬文嚼字又死守一堆条规，算是“非人居”一堆不像人类的生物中唯一比较正常的，所以常遭“异形们”捉弄。

“上回那笔生意对方尾款付了吧？”“好不容易这阵子看你安分了些没惹事，怎么？又闲得发慌想找人打架啦！”太妹任翔，职业玩命，兼职“绿林”保镖。

暂将杂务交给小妹，侠安也拉了张椅子对坐任翔面前，“以后这类的委托我不接了。”“为什么？”任翔的反应直接而惊天动地，“你不是演得很好吗？白花花的钱这么好赚为什么不赚了？”对任翔而言，要她不爱钱比要她脱离边缘生活还不可能。

“什么情妇，失散的女儿你都冒充过，更别提假扮被遗弃的女朋友了，这是你最拿手的好戏，为什么要作这种决定？不！不要告诉我你突然良心发现，因为我们都明白那是狗屁！”“没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更容易赚钱的途径。”“谎话。”任翔是靠玩命过活没错，可这不代表她徒有体力没有脑力，“你何大恶女会嫌钱多？哈！对方是谁？能使你放弃一条财路的人想必不简单。”侠安脑中马上浮现他的瞳眸，心头不禁狠狠一紧，她没见过那么矛盾的眼睛。

矛盾，是因为它们既冷且热，显露在外的热情深潜着清冷的理智，对她的伪装冒充既不加辩驳也不揭穿，只是旁观她精湛的演出，仿佛局外人。

客户付款时相当满意她造成的效果，本要她再进一步搅得他的生活天翻地覆，但她不假思索一口回绝了对方，她不打没有胜算的仗，不惹摆不平

的麻烦。

而他，那额际有一撮白发，连名字也不知道的男人，和那清艳冷静的少女，不是她能驾驭的凡夫俗子。“小安，你想考我逼供的功力？”任翔对人的称呼总有好几种，正如她坦率却善变的个性一样，永远直接，也永远不可捉摸。

“别惹无谓的麻烦；趁事情没闹大时收手是我们的铁则，任翔，他不是你好奇得起的人，他们都不是。”太妹眼珠滴溜溜地转，好久没人能让侠安以如此严肃的口吻告诫她了，这下更加深她的好奇。

太妹的好奇包括了挑战、刺激、游戏在内，她喜欢找与众不同的人游戏，也乐于游戏里的致命、危险。

“这么说来你是不会给我那对小情人的资料啰？”她跃下高脚椅，一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模样拍拍手：“好吧！那我把这张征人单贴到门口去，你忙。”她似乎忘了征人文之前还被她嫌到长江黄河去，抓了单子便走人。

酒吧喧闹气氛依旧，只是侠安若有所思的情绪潜伏着莫名骚动。她的直觉从来没骗过她，而她也清楚事情绝不会这样就了了；日子，还长着，未来，总埋着无尽未知。

“管他，他有本事就让他来好了。”一口喝掉那杯“青涩”，果真涩苦满舌，她脱下制服背心加入了正闹得起劲的舞池，随主唱疯狂嘶哑的叫嚣舞动。

酒吧的门又开，那张充满“恶女传奇”的征人单又跟着人进来，他静伫了一会，确定自己适应吵杂昏暗后直步向吧台，坐定。

“喝什么？”“啤酒。”他不着痕迹地盯着男酒保，晃晃红单以亲易近人如同聊天气般的平常问：“你们征人？”“我们确实有缺人手，可是我并不觉得你适合。”“你是老板？”“管事的正在跳舞。”酒保端上啤酒撩起酒杯，那投注在简单动作上的眼根本连瞧也不瞧他一眼。

他可不服了，“你们没用我怎知道我适不适合？”“你缺钱？”“不缺来找什么工作？”怎么问这么痴呆的问题？“有缺到愿意下海？”当舞男？开什么玩笑？征单只写了堆不知所云的夸赞，末了附上一行“欢迎好汉加入绿林行列”而已，连个征字都没写，哪知道是征牛郎？“我的座右铭是只求有钱不求尊严；只要钞票不要支票；只爱现金不爱黄金。”酒保泛起一抹诡异的笑，不由得他颈后汗毛倒竖，这酒保是谁？看来需要保持距离。

他指指占住麦克风的帅男孩，以及围在其旁如痴如狂的人群，简洁扼要指点：“只要你能抢走他的风头，保证管事的会注意到你。”好个高段的保证技术，既不正面响应，又把问题推回他身上，只要他抢得了人家风采，大家当然会注意到他！他说的根本是废话。

不过倒也值得一试。

他解开胸前两颗钮扣，揉乱头发，颓丧之态立现，挑了个好位置挤进舞池，大胆地在舞摆肢体之际以赤裸目光侵犯每名与他擦肩而过的女子。

他出色的外表和前卫的舞步不消一会便形成引力，渐渐地他外围开始聚集女客，在音乐催促下各个益加放肆地释放年轻青春的挥霍！

当舞曲换成慢歌，低声唱和起来；他沉而优雅的嗓迅速在旋律中脱颖而出，获得每个放缓舞步，或相拥或单舞的人侧目注视。

女歌手伸手朝他作出邀请，他让热心舞客簇拥上台，接过另一麦克风，深情款款地和她对唱起相爱却不得不分离的无奈情歌。

侠安返到角落愣愣盯着他出神，她真恨自己百试百灵的嘴，话才出口

没一小时，人就真的找上门来了。

正是，他额际飞扬着一绺白发，伴随着他投入的歌唱飘荡，吸引得所有人跟着词境衍生失恋心情，场面可说在他控制中，任他歌喉操纵高低起伏。

这种人不是属于大众，而是大众属于他！

她无声无息回到吧台，怨忿地看着完全不被感性气氛所动的男酒保，有种揪他头发的冲动。

“你对他有好感？”男酒保不动如山，应对如流，“我不烟不赌不找男人。”换言之即不是玻璃。

“你明明和他聊了一下子！”“他来应征。”侠安对他惜言如金的习惯永远无法认同，“老板，你不是说征人的事由我全权处理吗？”敢情这阴阳怪气的酒保就是“绿林盟主”殷翼？“我没说用他。”“少撇得一乾二净，我不信他一来就无聊到和小傻别苗头！我还看见他塞钱给DJ，要他换上慢歌。”仿佛他的聪明神采是种罪过般！

他终于抬眼和她相对，一年四季木然居多的脸部神经抽动着趣味笑意，但神态仍不动如山，仍应答如流：“我没要他那么杰出，也没要你去注意他。”侠安语塞，她刚已不打自招他的存在让她乱了阵脚，自他一踏进“绿林”她就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没人曾因为大出风头而让她生气。

他，那天生的领袖人物令她倍觉威胁。

她撇撇嘴，不怎么高兴地承认他的确有才华：“你要用他？”“用不用他不是我的事，我只晓得店里缺人。”侠安喃喃嘟哝，“真不明白为什么你还能这么平静，他的出现会是场灾难！”“就算是场灾难，也会是场值得期待的灾难。”难得愉悦，他露出整齐白牙幽默反问，“你不也等这灾难很久了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她一直在等个足以和她论高下的人陪她游戏一场。

老板接下来的话更有意思了，他说：“爱玩命的可不止太妹一个。”任何恶女，鬼神退避。

连鬼神也敬而远之的人物，岂会没有胆识？又岂会甘于平淡顺遂？“我就不信他有比鬼神远大的能耐。”侠安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正式接受了挑战，一场智能较劲由此展开。

第二章

易昭锋勉强按捺不下耐烦，第一千零一次望着跟前滔滔不绝了半个小时的男人，照他继续喝着第五杯饮料的架式来看，他可能会再捞叨上第二个半小时，第四个半小时。

真没想到男人也可以长舌到所向披靡的程度。

“……喂！你怎么坐下了？我又没叫你坐下！”易昭锋好不容易等到打工离开，立刻找了块干净地方跳了上去，居高临下地瞄着狐假虎威的家伙。

“我说话你到底听到没有？”“你是老板？”他极为随意地抓来一把花生，当下剥壳啃起来。

滑嘴一听胸膛挺得可直了，“我是奉命来调教你的！”“教？教我怎么长

舌吗？”“你……”近年的“绿林”别于夜晚狂欢闹景，内外沉寂地静止于日光洒耀下，那灯光下看不真切的布置装潢一现形在安宁时段中，竟不可思议地弥漫一股沉谧古典气息。

“既然敢来应征舞男，我就敢保证绝对不会辜负每位来此寻求慰藉的寂寞芳心。

试用三天，一日得拉客十名，你的重点就在这吧？我已经明白了，不必劳烦你拨冗指教了。”滑嘴悻悻止下半小时以来的口沫横飞，没意思，这人怎么这么不好玩？原以为能捉弄捉弄他的，唉！无趣，俏娃上哪挖到这比他还滑头的狐狸？罢，还是回去玩那只童子鸡好了。

主意一定，滑嘴立即转头离去，如他突兀跳进易昭锋视线那般又莫名其妙地踱开。

易昭锋眼皮掀了掀，怪人，对他啰唆了半天到头来连他的名字也没问就走了；这“绿林”上上下下果然像资料上记录的一样全透着“异类”的诡谲。再次打量酒店舞池，失去灯光与音乐的烘托，不再神秘，连同夜晚的疯狂放肆也一并逸去，白昼的“绿林”属于宁静，那种典雅得如同休憩中的骨董，任由岁月流逝，径自沉眠时光之河中的安详。

自小就独爱如此安详，易昭锋沉浸在日光下，难以想象此地竟会带给他这般舒适，这般唯有置身古物中才能给他的沉静。

光凭这点，他就无法厌恶开设“绿林”的主人。

闭上眼彻底享受了一会儿，他跃下吧台走近墙上悬挂的一面铜盾，眯起眼研究它是真品或是仿制。

突然间，铜盾上反射出另一缕轻幽纤影，他蓦然回首，只见长发飘飘没入门的那一端。

拔腿追上，他敢用自己毕生搜集的骨董发誓，那影子绝对是“长发”！

门外是条小道，蜿蜒曲折的弯入酒吧腹地，易昭锋再次诧异地发现“绿林”深藏不露，一折出小道爬上螺旋梯，豁然开朗出一片宽广厅地，占坪犹过舞池。

“等等，我有话跟你说！”长发女子一袭纺纱长裙，简单两条白绳吊起圆领粉衣，一式到膝无腰的剪裁自然衬出她活灵飘逸的气质；只是她频频摇头，小脸上是伤是痛也是不愿——不愿他靠近。

在那瞬间，易昭锋怀疑起自己是否曾负了她，甚至，放缓了逼近她的脚步：“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放屁！”一句暴喝，挥来怒拳，昭锋瞳孔一闪精光侧首避过一记重拳，再退身躲过连续而来的第二记重拳，有道是来而不往非君子，于是他也非常“君子”地捏拳击中方腹腔，只闻闷哼低沉，猛兽马上瘫倒在地。

“不好意思，出力稍微重了些”昭锋伸手欲表现出宽宏的友善，不意她毅然舍弃退缩挺身挡到他面前，一脸祈求地凝视他。

那双秋水的眼神足以今天下男人为其间荡漾的哀愁化成一摊水。

他也是男人，所以相当上道地收回臂，和颜对女士开口，“你以为我会伤害他？”什么以为？他大少爷忘性真快，才刚揍了人家一拳，马上可以对美女说这种睁眼瞎话！

“我不会伤害他，也不会伤害你的……”“听你的龟例啉！”猛兽虽然已经“猛”不起来，可用台语骂起人来还挺有力的，“你到底要伤害她几次才甘心？为什么要再出现？滚回你的鼠窝，我们不想被你满身铜臭给熏死！”

长发少女扶着他坐到沙发上，对他摇头，除了认命还是认命，仿佛摇头是她唯一面对事实的方式。

“我相信其中必有误会，坐下来大家平心静气聊聊……”“没什么好聊！我们没话对你说，当初都怪我们瞎了眼才把安霞交给你，我们错了一次绝不会再错第二次，这次你休想再占安霞便宜！”安霞？侠安？将五官软化到最亲和温柔的状态，易昭锋倾身细语，“你叫安霞？姓何？何侠安和你是什么关系？”“你凭什么……”“闭嘴！”易昭锋固然体谅猛兽护花心切，但话被截久了也会有火，森冷扫他一记，易昭锋寒冰似的警告轻如三月烟风：“我建议你在我想和别人交谈时保持沉默的礼貌，不然我很乐意教你‘如何沉默’。”猛兽似乎也看出他握紧的粗拳意含着胁迫的暗示，但他年少气盛哪管得了会有什么后果，这么一激又想冲上去，这回，少女仍旧挺身阻挡，只不过这次阻止的是他别去讨打惹伤。

面向他，她未施脂粉的脸蛋如清风明月纯净，只是幽深翦瞳泄散出轻淡如许的痛苦，设非他揪着未曾有的怜惜望着她，他也会忽略掉她眼中那抹不堪负荷的痛苦。

“你可以叫我昭锋。”他破例对陌生人道出真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吗？”她没有理猛兽串串数落他的不是，闭上眸思虑，良久后方颌首答应。

在她的肩上，昭锋察觉到些微的颤抖，是难堪？！是心痛？！她以为她的旧情人连她的名字也没记住？“天底下不会有男人舍得忘掉你名字的，安霞。”他突如其来的一句撞进她心坎，也撞开了她紧闭的眼皮，她错愕与他视线相对，忘记原本不欲目睹他的打算。

昭锋勾唇一笑，显然满意自己抓住她心思，乘胜追击。

“告诉我，你错爱的男人真那么像我吗？不！看着我，仔仔细细打量我，来！”牵起她的手，触及她冰凉发颤的指尖时，他狠狠一震，天！她的手好软。

她似不解地任他将手慰贴在他项上，泪顿染成漫眼浓雾，她想从容，想潇洒，想如那日道别的祝福般不留眷恋，可是——怎能？他是她爱过、恋过的人呐！她用了一切来爱，一切啊！

“看清楚，一定会有不同的！”“的”字震颤在胸口，伊人一声呜咽投入他怀中，任他千万疑难成无言的疼惜；他不是没抱过哭泣的女人，事实上企图用泪水攻占他的女人全让他的礼貌疏远击溃，他向来惯用文明方式处理自动黏上来的娇躯，他最拿手的就是哄人了。

不然他那堆价值不菲的骨董怎么到手的？“别哭，我不问了，你就当我之前没离开过你，没伤过你的心，原谅我一回好不好？”嗯！应对得体，干脆来个顺水推舟留下吧！反正他也还没找到住处。

“昭……”她困难地想把他的名字挤出咽喉，可声气就是连不成音，她泪眸盈盈双颊嫣红，使尽了方才勉强喊道：“昭锋！”猛兽意外地瞪直了眼，怎么？这大少爷的名字有这么惊天动地吗？还是佳人的声音太悦耳了？“安霞，你……开口了？！”开口有什么了不起的，值得他大惊小怪……慢着！

昭锋瞪向他，“不要告诉我她是哑巴！”“自从失踪后回来，我们就没有听她说过话了……你还不放开她！”昭锋低眉，我这手是怎么回事了我？怎么揽着人家的腰？安抚秘诀里可没这招逾矩的……“她什么时候失踪的？”

“你还敢问！是你嫌贫爱富亲口说我们安霞配不上你，丢下她一走了之！你还是不是人？竟把自己做过的混帐事忘得一乾二净！”“你意思是她为了找我

而失踪？”“你……”猛兽似乎恼他当什么屁事也没发生过般，对他的问题失去了指责的力气，粗鲁地拉过安霞不让她继续在他怀中哭泣。

“安霞，我们走，他是禽兽，咱们不要跟禽兽打交道。”哼！易昭锋一嗤，这倒趣味，“猛兽”骂他“禽兽”。

安霞止了泪水，清澈眼瞳恢复了理智，她挥开阴霾正视，开口，是略略沙哑的请求，“让我和他说几句话好不好？”“你还没醒吗？他不值得你看他一眼……”“烂泥，拜托！”扬张着一头怒竖的怪异紫发，烂泥脸上写着痛恨诅咒，可迎上弱女告求的凄楚却又硬不起心肠。霸道地握住她柔美，他命令式地允诺：“要说在我身边说，不要靠近禽兽降低了格调。”昭锋眼神一峻，好，这叫烂泥的猛兽他会好好记住，日后再寻“答谢”。

莫名对烂泥表示出的占有欲不悦的昭锋，心知他确实被安霞打动，天下没有男人可以狠心不怜她。

“昭锋，”本欲抬手触他，可旋即缩回，见她无力垂下皓腕，昭锋霎时抓住她纤掌给他安慰的冲动。

“我们之间该说的话已经说清楚，原以为此生不会再见，但是你还念旧情来探望我，我很感激。过去，我是个渴望被爱的女人，认识你真的是我幸运，你陪我度过一段很快乐的日子，对你的付出，我不后悔。今后，我会坚强，会学着爱，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曾说过爱你吗？”“禽兽，你又想玩什么花招？”昭锋用眼神包围她，字句缓慢而坚定，“我曾说过爱你吗？”安霞如同被催眠般点头，下一秒她发现好大的黑影罩来，接着就是身体一阵摇晃，最后她仍然在人怀里他易昭锋的怀里——烂泥被他“轻轻一拨”，就“恢复他刚才趴在地上的样子”，吃力地喘着大气连话都骂不出口。

安霞瞠目结舌，愣愣盯住他，那意外的模样，宛如不曾认识他般。

他……他怎么出手的？昭锋享受着软玉温香的惬意，一边点点她鼻子，“没见我这么神勇过吧？”她摇头，“是没见你这么暴力过。”他大笑，在稍微歇止后勾起她珠玉般圆润的腮，“既然我说过爱你，就不会弃我所爱的人不顾。这趟回来，就是为弥补你，亲亲，我会负责赔偿的。”“赔偿？！”安霞一时摸不着头脑，“赔偿什么？”“赔你所失去的快乐，和……”掌心慰住她腹部，他邪邪笑开，感受到她的抽气：“孩子。”她并没如他预料中失神太久，相反地，她泛起孩童般无忧的笑容，似想到她钟爱的梦，满足叹息，“孩子！”“对！我会还你一个孩子，你会是个好母亲的。”这是否代表易家女主人的位后继有人？昭锋只肯定，这只代表易家老夫人将发另一次雷霆之怒。

“大话！”烂泥狠狠地站起，勉强稳住身子，例嘴冷笑，“想碰安霞，这回可没这么容易，侠安绝对不会再让你得逞！”“侠安是你亲人？”他垂颜问她。

安霞嗫嚅低声，“妹妹。”“听说她很恶？恶到什么程度？杀人放火？”“她不坏！她只是年轻！”安霞的温驯因他的侮辱而撤下，一反之前柔软，她推开他，“不准你轻视她，她是我仅有的亲人！”“我就不算吗？丈夫可能比亲人远亲的哟！”昭锋面上朗笑不改，可周身敛了峻寒敌意。“既然她是你妹，因何先前你遭我抛弃时怎不替你出头？”“她有！”安霞不愿他误会，急急辩驳，“可是你消失了，不见了，像你突然出现之前一样无影无踪！”“所以，这一次侠安不但会杀了你，大卸八块，抽筋剥皮，挫骨扬灰，她还会让你作鬼也不敢来纠缠安霞。”对烂泥的恫吓，昭锋回以期待的自信，“是吗？我等着瞧。安霞！”他弯腰俯印一吻，彷彿他真是她丈夫，直接索求她红唇

上的甜蜜，任凭自然，任般理所当然。

“你应该见见我妹，我保证她和你妹妹要是碰面绝对是场好戏。”安霞迷蒙的双眼似醉璀璨，不觉中人又倚回他身上，因为她已经没有站直的气力；昭锋瞳孔浮漾着男性的得意，没有一个女人抵抗得了他的吻，显然她以前的“昭锋”也没有。

“你妹妹……”待安霞的脑子恢复运转，神色蒙上迟疑，“你不是没有亲人？”昭锋从容自若地答话，“在台湾没有。”“你没告诉过我你还有亲人在国外——我以为我们之间没有秘密的！”“我们是没有秘密，但是我有过去，我的家庭可能不是你能理解，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明白。反正我们要重新开始，以后可以慢慢再了解彼此，就当再认识你一次，再爱上你，嗯？”他捏捏她下巴，语带娇宠，“忘了告诉你，你那日送上祝福的人正是我妹，她还为了你拷问我一下午，下回带你介绍给她认识，可得替我多美言两句，免得她又变鬼把戏整人。”“她是你妹？”安霞以手遮口，天！她闹了什么笑话？犹记得她长发飘逸，清灵不可方物，举手投足的均是优雅贵气，凛然难近，分明是富家千金；当日乍见便误以为她即是她离她而去的原因，谁知道两者八竿子打不着。

昭锋一抚她细软青绿，半着迷半戏谑地凑近她耳鬓，“有你这多情的发缠着我，教我怎么再对其他的烦恼丝动心？”敏感的耳根禁不住他亲昵的吹气，泛开阵阵酥麻颤悚，安霞险些软了脚，“可是你不要追求你的未来？你不是因为这里没有前途才要离开的吗？”昭锋摩挲着一握青绿，“正好相反，亲亲，我的未来前途正在此地，替我多添套枕被，再不久我就会住进来。”那狂傲，那笃定，恍如昭告天下君权至上的帝王，不容些许更改错置。

沉默许久的烂泥替他的宣告加上脚注，“侠安会打醒你的白日梦！”“啧啧！兄弟，”昭锋对他摇摇食指，注意到他不再像饿得见人就咬的疯犬，“我不作梦的，我只做事，最实际的事！”回身，他投向她叮咛的嘱咐，“乖乖等我，不用几天我就会搬进来了。”安霞无言，一径睇着他自成韵律的有力步伐，没有留，他也没有不舍。

她知道，他们很快就会再见面。

“噢！”人一消失门后，烂泥立刻大声嚷嚷，“那家伙还真有力，把我五脏六腑全震开了。你真没良心，也过来扶我一下，光和帅哥卿卿我我。”“我要不黏在他身上你会停止攻击他吗？”伊人巧笑倩兮地堵他一句。

烂泥语塞，他的确没遇过那么强的敌手，可愈强的对手他愈不认输，好斗是他的劣习，所以人们暗里给他取个浑号叫“斗犬”。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揍他？”“你动得了人家吗？”她学易昭锋方才的口气，“兄弟，你那种死缠烂打法斗得过人家正统格斗技吗？”“格斗技？他家开道馆？”“八九不离十，烂泥，你想他会用什么方法搬进非人居？”“不知道。”烂泥耸肩，“他会不会搬进来我不管，我只想知道他能不能走出去！”“真不服气就多练练你的拿手绝活，说不定能扯下人家一片衣角。”她思定便收回远瞟的目光，转身入房。

“慢着，我哪有什么绝活？”合上门前的安霞再抛出一朵嫣然，“醉拳不是吗？”砰然声响后，烂泥认真想起醉拳胜格斗技的可能性。

“如果真和他开打，那这场殊死战该叫什么名字好？”

任何恶女，格调知名。

依然是张四四方方洁白无瑕的纸张，和其上端端正正的八个大字。

昭锋实在很想叹气，为什么他的朋友怪癖这么多？“你知不知道世界环保组织可以控告你浪费纸张，戕害地球上为数不多的雨林？”两手撑在朋友大得嚣张的办公桌上，他无形中露出半真半假的威迫姿态，易昭锋满脸真诚无伪的金童笑靥堆得老高：“为了不让你成为残害地球的帮凶，为了尽身为地球村公民的责任，我必须为全世界仅剩的可贵资源请命，冷大爵爷，麻烦改改你凡事‘下回分解’的习惯好吗？”冷爵非还是安坐在他舒适、柔软，符合人体工学，专门为他量身制作的大椅内，笑得冷冷地、邪邪地，宛如恶魔般，闪烁着得意自傲的眸看透了易昭锋情绪上鲜有的波动：“不要告诉我威震东瀛的‘驭魔师’一到台湾就惨遭败北。”“日本就日本，嚼什么‘东瀛’？爵爷国文造诣小弟甘拜下风可以吧？少扯淡了，你这回给我的这‘八字真言’又有何奥妙玄机，请勿分段，一口气讲完好吗？”考我？冷爵非咽下上好乌龙，仔细回味清茶后味，连深呼吸也没有便道开：“任何恶女，以格调为座右铭，不要低级手段，不玩下流阴谋，凭其过人聪颖耐力逼退敌方，恶女联手叱咤绿林，罕有人匹敌。何侠安主事‘绿林’，控制一票集居‘非人居’的新人类，而新人类是一群以玩车为志的少年，集结成不可小觑的力量；任翔负责摆平惹事麻烦，一主文一主武，是‘绿林’两大支柱。”“这些我都知道！”昭锋索性拖来一张椅挤到冷爵非身边，研究起办公桌有无他上次没搜到的暗柜，“我想了解的是她们的背景来历，尤其何侠安，不是她们出来混的英雄事迹！”冷爵非轻扬嘴角，易昭锋证实了物以类聚的古言，因为他自己怪癖也不少。

“我说驭魔师，为什么摆在眼前的你就是看不到，非要往艰深处去撞得头破血流呢？”在桌上的文件堆中挑出最上面那份，他晃晃：“不是我爱弄玄虚，而是搜集资料也要时间，我是人，请勿将为兄的神格化好吗？”“哈！得了吧！世界上最与神无缘的就是你了，大恶魔，你是所有妖魔鬼怪中我驭魔师唯一驾驭不了的人物，还谦虚什么劲？”资料内何侠安亲人栏注明：无。易昭锋只是眯眼，过滤出不少可能因素，是没让外人知情？假身分掩护？避免危险、弱点曝光所以将安霞藏于暗处，还是……根本没安霞这个人？“我预言得没错吧？这任何恶女你绝对有兴趣一会的。”冷爵非瞟向资料另一边，任翔的照片活跃飞扬，“事实上，我也有兴趣看看她们究竟多恶。”“看来光是下海还不够，得十八般武艺都祭出来了。”若有所思的昭锋双瞳炯然精芒，额上白发适时遮去其老谋深算的城府。“只是不晓得你潜水的功夫如何？”冷爵非相当乐见自己是“推入下海的那双手”，“有机会一定带人去捧场，放心，有我在你绝对不需担心业绩问题。”“恶魔，总有一天我会找出你死穴所在！”“欢迎之至，本人随时候教。”怪！一个驭魔师，一个邪冷爵爷，两人怎么变成搭档、兄弟的？他俩互视，不约而同纵情长笑，若让世人得知他俩非但不是仇敌反是伙伴，恐怕会颠覆世人笃信的条律吧？谁说正邪不两立？“因为我们不完全正也不完全邪，所以是人，所以是朋友，所以会同对‘恶女’有兴趣。”有格调的恶女你会说她邪还是道她正？意外地瞄见行事历上标着与舞蹈师有约，冷爵非大方地邀请，“要不要和我赴个美女约？”“作啥？”“请人家传授一、两招，作为你下海前的热身准备啊！舞男！”呆盯着兄弟抽起外套往外走去，易昭锋喃喃自语，“唯恐天下不乱的恶魔！”“不是

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别忘了古有明训。”“错了，这该叫同性相吸！”“那一丘之貉岂不更恰当？”“我还狼狈为奸咧，愈说愈不象话。”易昭锋察觉，有兄弟在的地方，他的国文能力就会特别地好。这会不会就是中国话所指的“什么锅配什么盖”？嗯！值得研究。

宁静、祥和，是每个置身在她身边唯一的感觉，尤其当她对你绽露她将为人母的慈爱笑颜，没人能抗拒她散发出的光辉。

静湖，一个人如其名的女子，一个从不怀疑人性本善的上帝使徒，再怎么偏极冷僻的人，只消和她相处上一日，也会暂放下身段折服于她满身圣洁的虔诚。

那是她源于灵魂，对生命的热爱所衍生出的虔诚。

若说笑面俏娃的笑是拂面春风；那静湖的宁谧便是一溪弱水，予人无限清凉。

谁对她都无法竖立任何屏障，试问，你要怎么对一位毫无理由地接纳你的人戒备？根本无从防起。

没错，汪静湖就是这种生来就不懂“心机”两字怎么写的人，说她笨骂她呆都不能改变她毫无理由就接纳任何人的天性。

她说得好：我看世界就是这样美，我对人生就是如此充满希望，我就是喜欢一同生活在美丽世界中的人们。

是呀！有人偏爱动物，有人研究植物，当然也有人就是看人类顺眼嘛！

所以每次侠安踏进静湖与扬风的小窝，就油然生出松了口气的感觉，光是小窝里温暖的空气就令人心身舒畅，不禁弛缓上下紧绷成习的神经。

她知道，这里只需要最真实的自我。

“侠安！”热切欣悦的招呼伴着汪静湖怀孕将足月的身形扑来。“好久不见！我好想你。”侠安稳稳拥住她大方的怀抱，两厢填满了彼此的臂膀，静湖从不吝于给予朋友拥抱，她认为人的双手天生就是为了用来扶助别人，付出情谊安慰的；而她慷慨柔软的怀抱不仅温暖了朋友们，更牢牢掬住一颗浪子孤单的心。

“嘿！胖妞，才多久没见，你的身材可观不少哟！”侠安从头到尾检视了一遍后揶揄：“怎么，打算一举双胞报效国家？”“没有啦！”静湖娇羞辩解，“都是扬风他不准我这不准我那的，害我只吃没运动，才会胖得这么吓人！”“成天窝在厨房忙上忙下叫没运动？”扬风探出头，伸臂也给侠安来个无性别的拥抱，这不成文的规定可是静湖的坚持，所以易家小窝的气氛不曾冷却过。

以往，一照面就热络的小窝可是扬风和非人居那票怪胎最张狂的地方，每回一聚就杯酒笙歌狂肆艳舞的场面还是直到静湖有孕之后才减少的咧！

“侠安，你评评理，他成天要我坐吃等产，是不是有埋没我厨艺天赋之嫌？”静湖一张可爱得过头的娃娃脸不以为然地皱着，一手还挥舞着汤勺强调她遭受的是残酷不人道待遇。

侠安一脸肃穆望向男主人，一副大公无私的铁面判官样，“易兄，这就是你不对了！

爱她，就是要帮她挖掘她潜藏的天赋才能，你怎么反其道而行呢？”

扬风摇头晃脑地念道：“爱她，也是随时提醒她注意健康，有道是健康是一切的根本，我怎能让小家伙输在起跑点上？”“是！现代‘孝子’以子为天，这也没什么不对，我说咱美丽佳人你就甭和他一般见识了好不好？”侠安的头又转回面向女主人。

静湖好气又好笑地噎了两人一眼，“就会联手一鼻孔出气，等小孩生下之后看我怎么上诉！”“早料到准妈妈有一肚子话要留言，瞧！”侠安讨好地献上，谄媚如狗头军师，“日记簿一本，够你将他的罪行一一列下。”“喂！怎么又倒戈了？你究竟站在哪边的？”两个女人相视一笑，大声回答，“当然是肚子最大的这一边！”轻快欢笑回旋屋内，热情直比屋外烈日，静湖留下两人先去料理午餐，侠安一坐下就猛盯着扬风看。

第三章

“怎么？我变帅啦！从小到大没见你这么仔细瞧过我，现在突然发觉本大少一表人才、相貌堂堂了是不？”扬风并未夸大，撇开他一七八的身高不谈，光是他那张揉合了男人的刚毅又隐带着女人的温柔的脸，就不知迷得多少女子夜不成眠，当初他毅然选择静湖时引来不小的风波。

所以，今日他俩格外地珍惜他们的幸福。

侠安的眼瞳蒙上追忆，“扬风，我一直没注意到你和光妈妈这么像。”“母子嘛，像有什么好奇怪的？”“比起来你就没了你爸那种内敛的狡猾。”易扬风谨慎起来，侠安不是怀旧的人，她会提及他父亲必是有事发生，“今天劳你专程跑一趟，是为了……”“我记得你也有一络白发是不？”她偏头想了想，“嗯，在耳后，对不对？”扬风耳后有络白发，只是被盖住所以不明显，这点亲近他的人都知道是遗传自父亲。

又是父亲又是白发，讲得都是他不愿意回想的事，侠安应该明白他不喜欢谈这些，为什么还……莫非——“我终于见到另一个额上有络白发的人。”扬风光是目光一黯，接着嗤笑，“他还是来了。”“他不得不过来。”侠安时时含着春风轻柔的眸，此时竟冷漠得讥诮，“我们都清楚他为何而来。”扬风沉默，往事幕幕因他的出现又于脑中上映，不同的是曾有的愤慨如今却不期然变得模糊，是他太善忘吗？“易昭锋完全承继了你爸真传。”短促一句话，道尽她对易昭锋的观感，也透露出她已和他交过手。

笑面俏娃不做没把握的论评，不打没胜算的仗，所有惹上她的人都明白自己必须先做撤退的准备。

因为鬼神退避的恶女之名，可不是浪得虚名。

扬风依然无语，侠安对他父亲及哥哥的鄙夷他并不意外，有个完全发挥了商人利益本色的父亲，是不能奢望他人给予多少尊重，他也曾那么彻底地憎恶过父亲，曾对天起誓绝不回日本，昨日种种仿佛还鲜血淋漓，怎么再回头却不再相同？不同的是什么？他自问，好一会回不过神来。

“扬风？”侠安感觉到他的恍惚，也沉默了下，“你忘了我们当初决定好的事？”“怎么忘得了？”他一口否认，迟疑浮在眼底，凸显了他复杂的心情，慨然低喃，“怎么忘得了？”狂浪的年少，放肆的青春，还不都因为离

散分裂的家庭？要他忘掉没有父亲兄长的成长谈何容易？只是……他环顾四下，被充分利用的空间略觉狭窄，但却安定了他浪荡的灵魂；往事，不再值得他执着苦痛。

“我想，我是变了。”听他吐了这么句，侠女就意识到这场仗可能会是她孤军奋斗的战役，果然，扬风娓娓诉来。

“我已经开始了解，妈妈当年为什么只用一句话来向我解释她带着我离乡远走，长居台湾的苦衷。”那一年，母亲慈蔼的容颜只有淡淡的遗憾和笑，对年幼的他说：孩子，一个家，尤其是一个大家庭，必须要用容忍体谅来维持的。

“我现在也有了家，也渐渐地明白到相互容忍体谅的重要。当初我爸背叛妈妈和别的女人私通，妈妈是被伤得最深的一个，可是她的抉择却是带着我避居到台湾，不是哭也不是闹，她为了易家忍下的是一口多难咽的气。”以致，他不谅解父亲；以致，侠安厌恶他父亲。

扬风的妈妈寒波光是侠安此生唯一尊敬的人，可以说是她崇拜的偶像，打他们母子移居台湾便和孤儿院比邻而居时起，就注定了他们的不解之缘。

“只因那骚货仗着她有家底、有背景，硬要名分，逼光妈妈不得不退让，害得光妈妈抑郁而终，这口气她可以不计较，我却不能当做不知道。”在侠安贫乏的童年，是光妈妈给了她温暖和爱，她是引领她走出懵然时期的空虚的光，她早就决心要为她做些什么，而替她出这口冤气正是最好的报答。

倘若易父的为人尚可，她还不够格插手人家的家务事，可运妻子病歿都没能赶来处理后事，今侠安义愤填膺。

一个女人牺牲了尊严、亲情，为了家委曲求全，到头来却连后事也是小儿子和他们这群受过她恩泽的孤儿办妥，事实是易父无情，既然如此，她也不用对人家客气。

“我不勉强你，你自己想想要不要加入。”当侠安平静无波地等他的决定时，扬风陷入两难。

厨房传来妻子忙得起劲的各种声响，他甚至闻到了饭菜香，他也有了家，有了矢志要守护的家，若加入侠安的计画，势必会将静湖和未出世的孩子卷入纷争中。

“侠安，我发过誓绝不和易家再有任何牵连。”她微笑，明白他话中之意，过去轻率偏执的少年不复存在，现下的易扬风是个有家有室，并且懂得如何去保护他钟爱的家的男人。

“这样也好，专心照顾静湖是你眼前应该做的。”“侠安，我……”“很抱歉”在她的眼神下咽回，扬风知道她并不怪他，只是违背了当初他们约定好的事总令他愧疚。

“你对他知道多少？”“他大我二岁，也比我聪明上三倍，自幼就被视为是易、寒波两家的承继者，易昭锋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昭示着他无与伦比的锋芒。

“我只知道你爸是商人，说继承易家还说得过去，但寒波家是……”“也难怪你不晓得，因为寒波一族原以为到妈那代就要因后继无人而断绝，他的出世顿时成了两家的重心。”扬风慢吞吞地解释：“寒波家的历史最还可追溯到幕府时期，若以族谱来看我们可算是公卿之后，由于辅佐主公征战沙场，赢得‘驱魔师’之号，表示任何邪魔外道都在寒波将军的驾驭之下。”侠安犹似在聆听天方夜谭，“你是说光妈妈出身于注重传统胜于一切的军人世

家？”他点点头，“虽然寒波家没落了，但我外婆，也就是寒波家的祖宗仍坚持光辉的传统。”“迂腐，什么屁传统，一群食古不化的老顽固。”侠安破口臭骂，她终于能连起当年易家巨变时所有不合理的细节。

“寒波家是由于我爸的资助才免于潦倒，对我外婆而言我爸无异是主公，在她那些受恩必以命相报的观念下，宠坏了我爸，也害惨了我妈。”“怪不得光妈妈被赶到台湾来，从没见过她娘家吭气。”如此一来她更不能轻易放过易昭锋。

“我哥是在严格的教育下长大，寒波家的格斗技、易家的商业头脑他无一不通，可以说两家合力制造出文武全才的怪物。”以怪物形容，实在是因为再有余词可将易昭锋的传奇解释出十分之一。

“他真有这么神通广大？”侠安报以冷嗤，再厉害的男人终究是男人，而男人天性本就存在两点致命之缺，那就是自大与好色。

“侠安？”扬风唤回她的注意，神态些许忧心，“你准备怎么做？”“给他一个教训，顺便印证一下‘柔能克刚’的道理是不是实用。”愈自信刚强的男人愈需要柔弱的女人依附，来肯定他的自大，而似水安霞正是这种男人的克星。

瞧出他的欲言又止，侠安暂歇脑中奔窜的假设，“扬风，你想说什么？”“我想听听他怎么说。”对于母亲逝世易昭锋并未奔丧一事，扬风始终耿耿于怀，“我想见他一面。”侠安沉吟良久，毕竟是兄弟，不让他们把话讲清楚也说不过去。

“我会安排。”“侠安，不要小看了‘驭魔师’，他可以被冠上寒波家几乎失传的名号，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侠安豪气长笑，“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这边，加上我手中握有王牌，他能把我怎样？”扬风怔忡间忆及幼年与哥哥相处片段，她的自信骄傲简直和昭锋如出一辙。

“忘了告诉你，你有位未曾谋面的妹妹，看样子也是难缠的角色。”“妹妹？！”扬风的记忆猛地一触，“是那个想入主易家的狐狸精生的？”“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狐狸精生出来的小狐狸有多精。”保证似地，侠安重申道：“很快！”

她的动作向来很快。

她逛街的原则是喜欢就买，一如她处世理念，看上眼就放手去追、抢、拐、骗，耍什么手段她不在乎，只要能得手，付出点代价不算什么。

所以当她在珠光宝气地自银楼走出，被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架到空巷，压根没料到她某些“不算什么”的手段是得付出两次代价。

几个恶形恶状的男人横眉竖眼地狠瞪她，吓得她脑袋打结神经短路，眼看冲天尖叫就要破喉而出——“你敢叫就要你好看！”尖叫硬生生吞回，呛得她涕泪直下，“你们……做……做什么找我？”“国语这么破还敢来台湾？”有人开口了，“我不想废话。”“珠……珠宝你们喜欢就拿去，不要对我……”“对你怎样？少臭美了，凭你我们还没兴趣，我们代表俏娃来要东西的。”俏娃？！

那个笑起来令女人嫉妒的何侠安？浅井阳子失控的神经中枢因女人的嫉妒而恢复思考。“钱我不是付了？你们还想要什么？”“面子。蠢女人，我

们要你为欺骗我们一事做个交代，那日易昭锋身边的女人明明是他妹妹，你却说是他女朋友。你以为我们很好骗？可以任你戏弄？”“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她嚷了起来，“我付钱是要你们去制造误会，又不是要你们调查真相！”“我们是信了你被抛弃、另结新欢的说辞才接了你的委托，要让人知道我们被你随口编的谎言骗得团团转，以后我们怎么混？”他威胁地揪住她衣领，冷冰冰地加了句。

“我们可不介意对女士动手！”她果然被他们阴狠的“杀气”吓得哇哇叫，“我道歉，斯伊马塞，不要打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我都给。”“你以为钱可以解决一切？”声音更冷。

“那你们要怎么样嘛！”她已经快哭出来了，早知道他们这么不好惹，打死她也不会找上他们，“我只是要惩罚易昭锋对我不屑一顾，才趁他到台湾来办事跟来想找机会整他，绝对不是故意要冒犯你们的。”“嗯！”滑嘴佯装考虑，似在评估她话中可信度，“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又在编故事？”“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们，包括他来台湾办什么事，我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再玩把戏了。”“何必跟她浪费口舌？直接揍她一顿就走人不是很好？我肚子饿了，不想把时间花在这里……”“拜托——”她禁不得吓的，“求你们听我解释，我知道一家非常不错的餐厅，你们可以边听边揍……不，是边听边吃，我作东请客，求求你们给我个机会。”他们交换了狡诈的眼色，“可是……”“上好大餐，陈年老酒，随便你们点，拜托一定要听我解释。”再不行就只有“跪禀陈情”了。

“那——好吧！”滑嘴松手，拍拍自己衣上灰尘，“我们就给你一次机会，省得人批评我们对女士不够君子。”浅井阳子忙着感激涕零，没留意到他们一干人奸计得逞的表情及憋笑憋得抽搐的痛苦，她只知道——台湾，真是名符其实的海盗王国。

音乐疯狂地嘶吼着奔放的节奏，舞池内摇摆起舞的男男女女们均各占一处空闲，或独舞或随旋律扭动，夜的青春属于瑰丽光华。

“老板，透露一下嘛，你究竟是从哪挖到这块宝的？他是哪儿人？有没有兄弟姊妹？有没有兴趣再兼份差？我可以帮他介绍份工作，保证高薪……”侠安一把推开他，挤入吧台，凝眸俏颜冻了层冷冽冽的冰，“请别干扰我们工作好吗？”来者搓着双手，举止间满是与他那壮硕身形不谐调的扭捏娇态，“俏娃，你就行行好帮帮忙嘛，告诉我一些有关那宝贝的资料好不好？”侠安暗翻白眼，旋身直视他，口气无比怜悯，“如果你不想碰上太妹，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比较好。”他干咽了口唾液，想起那号恨同性恋入骨的恶煞，“难道你就不能……”一杯调酒摆到他面前，侠安的笑益发温柔，“对不起，这是太妹的位置和她点的酒，三分钟后她就会到，届时别怪我没提醒你。”他打了个冷颤，恋恋不舍地瞟了眼舞池的暴风眼，那浑身散发着无尽光和热的男子，可惜了一座金矿，唉，保命要紧。侠安环抱着自己冷睨着似乎永远只会擦杯子的老板，“大老板，你还真够沉得住气，让人缠了半小时连屁也不放一个。”绿林盟主永远不动如山，恒久应答如流，“别把气出在我身上，他受欢迎不是我的错。”侠安懊恼地啐了声，端起酒一仰而尽，随即嫌恶地皱起眉，她调的是什么酒啊？怎么味道这么奇怪？奇怪的不只她

调的酒，还有她紊乱的心绪；原想出些难题整整他，挫挫那家伙的狂妄，所以开出舞男的条件，没想到他竟在短短几个钟头内风靡了整个“绿林”，掳住了每位女客的视线、钦慕，以他高超的舞技和出色的交际手腕，将“绿林”的气氛带入前所未有的高潮。

教侠安暗自咬牙的不是这点，刚才她得知他录用的是只卑鄙无耻满口谎话的猪！

他竟敢对每个向他示爱的女子说他已经被她包养了。

她包养堂堂易氏企业继承人，号“驭魔师”的易昭锋？“下地狱去吧！我再怎么蠢也不会干这么没格调的事，怎么大伙和我相处了这么久都不了解我，尽信那只猪的漫天大谎？”“他帅嘛！”侠安一记狠瞪化为冷刃直朝老板杀去。

“他的确帅呀，不仅长得帅，耍的手段也帅。瞧，你这会不就自动现身了吗？”是啊？她被流言一激不禁现身欲加澄清，不意却破坏了原本隐于幕后操纵的意图。

侠安诡谲地高吊起嘴角，“那又如何？我一样有办法斗垮他。”“恐怕你得花点脑筋了。”小傻将一朵玫瑰放入空杯内，娇艳似火的花瓣沾染着凝露，径自绽放它的多情。

“据他自述，他是日本华侨，为了完成父亲遗愿而返乡，以他故事的如泣如诉看来，想动他这名孝子可能得先让绿林关门，因为客人全成了他的靠山了。”怎么可能？侠安瞪眼，那家伙不是人。怎么有人能在短时间把人全给洗脑了？“安，他是针对你来的吗？”黄发及肩的小傻是齐居“非人居”中一票少年最英俊，也最有气质的一个；他总是一件白衫一袭牛仔裤，发丝总是失意地垂盖他深远瞳孔，遮掩着他溢于言行的忧郁。

人们叫他小傻，是因为他傻得相信情爱，傻得用心和只看上他外表的女孩交往，也傻得在对方觅得条件更好的有钱公子弃他而去后，仍为人家祝福。

他如玫瑰般多情，却无外张的刺，所以是傻。

“我注意到他和扬风有些相似，尤其是那撮白发——”“他是扬风的哥。”侠安打破沉默，“他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我手上有的东西。”“什么东西值得他老远来台湾当舞男？”说不好奇是笑话，这么个神秘且样样都在人之上的男人，背后想必有着传奇的来历。

“关系着上千人前途未来的东西。”侠安对同伴从不隐瞒，“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原来易家事业做这么大。”“你是说扬风和那跨国企业易氏有关系？”小傻第一关心的还是伙伴，“易昭锋知道扬风在这吗？”“应该还不晓得，不过很快他就会知道了。”侠安一双清眸迎上舞池中两道炽热且侵略性十足的目光。“为了我手上的东西，他必会使尽浑身解数来抢。”来吧！看看这场战争究竟谁是猎人，谁是猎物。

“让我瞧瞧你驭魔师的本领。”她喃喃对遥踞那方的他说。

恍如感应到她的召唤，他顿然止下肢体，一甩微汗白发，朝她走来。

“小傻，通知烂泥他们准备，今晚有场赛。”“赛？距下一场不是还有半个月……”在她斗志昂盛的视线中，他看出了迸发四射的光芒，转首打量缓步踱至的易昭锋，霎时明白了他该明白的。

这家伙绝对有能力颠覆所有定律。

他没有看其它人一眼，在他的视野中只有她的笑靥以及其上的挑战，

他知道她的聪颖，也知道她必是有备而来，方会此般从容地等待他前来。

早在她收下他母亲赠她的东西时，她就料到他会来。

在多久之前，她就在等待着他的出现？“龙舌兰。”点了酒，他漾开狡猾得不可思议的欣悦，“你就是管事的何侠安？令姊的确很像你。”她留意到他的顺序，何以他会说是安霞像她而非她长得像安霞？莫非他对安霞的存在起疑？“只可惜我没留长发。”她漂亮地暗讽他不惜人只爱发的怪癖，“凭我这头粗劣的头发肯定吸引不了你的注意。”虽然语调充斥着遗憾自贬，但眼神却是大胆的挑衅，她略抬了抬下巴，轻蔑之意不言而喻。

配好各种酒料，她盖上摇杯轻晃起来，铁摇杯内喀啦喀啦撞击着冰块酒液，将不同滋味年分的酒品混合成一杯同融醉人的饮料，而她规律有致的动作隐带力与美。莫名地，他不愿意开口破坏这一刻的微妙，她一心调酒的投入触动了他，仿佛时间就在他们的专注中静止，她有力的摇晃恍恍化为催眠般的旋律，敲出一串宁谧的音符。

音乐、人群、喧嚣都已不在身边。

她垂睫，将摇杯内的酒液倒入高脚杯内，晕淡的灯光穿透杯内晃动的液体折射出瑰丽炫目的色彩，迷惑人心志的妖艳——有礼地推向他，侠安的笑犹似沉淀了急躁，取而代之的，是机敏的沉着，“明人眼前不说暗话，你这次为何而来？”她的询问又轻又低，就如酒面晃摆的波纹微乎其微，若非他听觉敏锐，一对招风耳能收集任何细微的波动，他也会忽略。

礼貌性地先饮一口，他举杯朝她一顿，表达对她手艺的肯定，“我相信关于这点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换句话说，咱们是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

“很好。”你会装傻，难道我就不会演戏？“那你也该明白你并非受到‘每一个人’欢迎。”“我只知道有人需要我。”他轻描淡写地叙述，“我不是个做事有头没尾的人。”“你想证明你不是始乱终弃的纨绔子弟？依你高见，怎么做最好？”“当然是搬来与你们同住，就近看顾彼此也好有个照顾。”捏住杯跟，他研究着杯中映现的容颜，那经液体波动的五官，竟与安霞一模一样地无邪。

“想住进来，得先掂掂自己的斤两。”她不带一丝火气，展露她有名的和靛淡笑，将一句本为尖酸的挖苦说成听来苦口婆心的规劝。

“为了需要我的人，我会全力以赴。”侠安眼神一闪，需要他的人？！他是明指安霞呢？还是暗喻易氏旗下上千员工？“可是……”她神色添了几许漫不经心，“我不认为你搬进‘飞人居’对谁有好处。”“没让我搬进去怎么知道？”昭锋拨开额上垂发，顿现两泓精光毕露的深潭，“别急着否定我，就算我做错了，好歹也该给我弥补的机会。”她略凛，不禁盯向他依然悠闲的姿态，怎么他说的话句句暗藏玄机？他到底对她，甚至对整个“绿林”了解多少？而他所言的“弥补”是说对安霞还是对他的母亲、弟弟？她宁愿相信他是绕着安霞和她打哑谜，不然这个男人就太深沉了。

“天下不是每件事都有办法挽回的，有时候一旦错失了珍惜的机会，就得付出悔恨的代价。”“你觉得我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追回我错失的？”这句话，他问得认真且严肃，肃穆到令她有些心惊。

不期然，她听见自己脱口而出：“你想挽回什么？”“能不能挽回，全看你肯不肯点头。”侠安的呼吸微窒，这男人就不能正正经经讲一句简单明白，没有暗喻不含双关的话吗？“这就得视你有没有诚意。毕竟——”她犀利地盯住他瞬息万变的灵魂之窗：“你离弃过爱你的人，要我们相信一个前

科犯可能需要考虑一阵子。”言下之意即想在“这阵子”内瞧瞧他能付出多少，是否能牺牲到她满足的程度。

昭锋苦笑在心头，她的确很刁，把他“请”下海还不够，还要他挖心剖肺以表诚意，被人讨厌得如此彻底还真是头一遭。

他敢打包票，她必然设计了一连串陷阱要他疲于奔命，眼下这招不就是“请君入瓮”吗？但，知道了又如何？他也只能见招拆招，就算前头有刀山剑海他也得跳呀！

谁教东西在她手上，谁教她是一切的关键人物？谁教……她那么对他的胃口？他开始怀疑，那篇遗嘱是老头串通了所有人一块拟来坑他的。

音乐不知何时换成慢调，他目视她抚发时不经意逸散出的娇媚，突兀地衍生邀她共舞的冲动：“有这荣幸可以请你跳支舞吗？”侠安嫣然，颊生桃红，眼波柔柔瞟来，刹那间竟透出冶艳的芬芳，“只要你安然无事抢了今晚的青，随你爱跳多久我都奉陪。”抢青？！

昭锋脑海立即闪过舞狮采好彩头的传统，眉衔起皱结，不会要他上阵舞狮吧？“虽然赛车在台湾不如日本那么有规画，但对机车狂热的人还是不少，你——不介意和人玩一场吧？”昭锋一愣，无可自抑地昂笑起来，好一个俏娃，竟调查出他来自日本，不知他的背景她摸清多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她对他还不够了解，否则就不会要他这位业余赛车手上场与人较技了。

“可以请问，这是付出代价的开始吗？”“不，这是友谊交流的起点。”她状若无辜地睁圆了眼，“你不觉得要和我们这票爱玩的青少年混在一块，加入我们的游戏是最好的方法吗？”哼，我就不信你除了一张天生舞男的脸和舞技之外，还有什么本领。

“也许我和你们比起来我是成熟了点，可是对车的热情可也不输人。我有预感，我和大家会处得来。”“喔？是吗？”不消说，侠安压根没信他半句。

“不久你就会发现我做任何事都很有诚意。”双方视线交会于半空，血液中不服输的因子被挑起，棋逢敌手，乃他们最大的乐趣。

我会议你（你）心服口服。

第四章

踏出酒吧，瞬间降下的噪音分贝令他暂伫下脚步，街景熙攘，方入夜的城市正值繁华，身后鼓噪不息的波动仍隐隐感觉得到。

他在等，围聚在他面前的十数辆人车也在等。

其中，他认出了几个常跟在侠安身边的少年，有一头紫发的猛兽烂泥，有讲话像长舌妇的滑嘴；另外有群打扮满扎眼的少年盘踞另一端，显然是旁支派系。

陆续仍有机车加入，他约略数了下，起码将近三十辆，爵爷的资料没错，任何恶女手控飞车集团力量不可小觑，光是她调集的这群少年就足以发动暴乱。

只不过她不屑为此有损格调的举动而已。

怪不得她自信如许，能压制一批青春狂肆的狼群，代表她真有实力、

才华，不过这恶女能不能“恶”得过他，那就得各显神通了。

一辆重型机车突兀自暗处冲出，笔直向他辗来，昭锋猛然一跃，以值得喝采的后空翻闪过机车冲势，机车急煞住轮胎，黑得反光的车身上坐着个头纤小的人儿，一看就知是个女的。

对方没有掉头再攻击，同一色系的皮衣紧身裤连着短靴，俐落摘下全单式赛车帽，扬开的发呈辐射状甩至脑后，优雅回首，皮衣上两排晶亮的金属扣环叮当作响，随她回眸动作照花他的视野。垂丝匍匐在她别有耳骨的耳颈边，短得湿亮的发呈现出别于妩媚妖艳的性格，捧着沉帽的腕臂戴着造型奇特怪异的环镯，耳坠、胸炼、手镯、皮带，甚至靴上也钉上新潮饰品，睥睨地望着他，她不可一世的神态宛如人人簇拥的女王般，宣示着她的力量。

她是恶女，人称笑面俏娃的何侠安。

昭锋开始明白她恶在何处，“你是真不怕出人命是不？”闪躲的瞬息，他瞥见她操控车速的纤腕，五指稳狠抓住油门，根本没有煞车的意思。

“如果你连闪避的能力也没有，还敢夸口接下挑战？”她的眼睛写着，撞死了只能怪你自己爱打肿脸充胖。

他的眼神冷下，心却沸腾起一较高下的刺激，已经脱离车场太久，几乎快忘了游走边缘的滋味，战鼓在胸口擂起狂热的节奏，他能感受到自己沉睡的灵魂深处惊醒了塞波家代代传下的血统——驭魔师好战的天性！

“今晚的主角就我们俩？还是我连场？”“以多欺少不是我们的作风，输赢必须要大伙心服口服，今晚你的对手是紫电车。”她侧了侧首，“上车，你要在到场前先熟悉我这辆黑河，我会在路上对你解释‘黑河’的功能特点。”他跨上车座，一股活跃斗志澎湃窜流他四肢百骸，他过去奔驰车场向极速挑战与死亡共舞的日子一一灌回心头脑海，咧开大大的笑，战斗才是驭魔师存在的意义。

侠安毫不扭捏倾身抱住他，在身与身贴紧的刹那，她的呼吸停了两拍，因为她环住的一具健硕的体魄，他炽热的体温和脉搏在紧密的贴近下毫无遗漏，她甚至还能听见他强壮的心脏促迭出血液的声响，藉由身与身的贴近，她不但听见他血液复苏的亢奋，更感受到源源不绝的战意。

侠安有须臾的晕眩，因为她发觉到她挑唤出另一位易昭锋，名为驭魔的灵魂，那纯男性的魅力无远弗届，震慑了她惯于游戏的神识。纵使早已知晓他魅力所向披靡，但头一回被挑动的情欲仍突然得令她仓皇，仿佛她深藏的女性自觉也因此破茧而出，而他俩相似的灵魂互起共鸣彼此呼唤——他，是天生令女人渴望的男人。

而女人，臣服在他脚下是应该的——她使劲咬了下舌，促自己飞逸的注意力集中，她怎能有此荒谬的念头？依附男人是她最厌弃的想法呀！

昭锋完全不知她百转千折的思绪，一心沉浸于速度与风啸中，不知不觉加快了车速，将同行车群远甩脑后。

他感觉到车子的呼应，他感觉到“黑河”在期待痛快的奔驰，那是种不可言喻的激昂，赌进性命的爆发，由千万个瞬间的火花所组织的灿烂。

侠安揽得更紧，不是怕脱手被摔出，而是她也感觉到人类追求“极速天堂”的本能，在风中他和她化为一体，又和世界化为一体；在烦闷烦恼追不上的速度里涤净灵魂。

直到嘎声拉开时空的断层，她方由空白澄澈的光亮中回过神来，松手时她没有不舍，因为他已经带她去过天堂的顶端，在短促的数十分钟内刻划

出她的永恒。

他俩互视，胶着的目光泛着相同的欣赏，一样紧凑的呼吸，微喘中释放平日绷死的神经。

开口，他第一句是由衷的称赞，“‘黑河’的确是你的好伙伴。”侠安摇头，“所有懂它的人都是它的好伙伴。”爱车的人，对车的感情永不退减，而车也永不背叛人的情感。

所以他们爱玩车，荒唐的末世纪已经没有什么真正不变的依恃，在一切走调的世界中，他们选择赛车来释放对自己的压抑。

车影如雷般闪过他们眼角，车身沉稳如岳的气势与镶紫的闪电截断他们着迷的意识，同时调开彼此的焦距。

紫电骑士一身标准的安全装备，由修长的臂、腿可瞧出他内蕴不凡的爆发力，即使横隔帽镜仍能接收到他巨细靡遗的打量端详。“你的对手，紫电。”侠安居中介绍，“他则是你所等的劲敌——易昭锋。”车群渐至，凛冽风中凝聚出年轻人赤裸炙烈的团结，她见人差不多都到了之后扬声宣布：“今晚临时叫大家出来，是因为我们遇上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为紫电和这位高手的比赛作见证。”众人同声欢迎，其势耸动浩大，侠安再举手续言，“今晚的输赢纯属私人性质，大家只要好好睁亮眼看比赛，欣赏他们的技术。”数十道目光集中在他这方，昭锋心知他们都等着他露一手，若赢得他们的支持，要加入就不难。

“先说好，”他低言，“输赢的代价是……”“你赢，我就答应你搬入；紫电胜，你就必须回答我们所有问题后抽身离开这里，不论你来意为何都要放弃，同意吗？”“没问题。”他一口允诺，胸有成竹的神态高傲得今扬风感到熟悉。

“你还是你。”他的一句低喃攫住昭锋的注意，引他正眼评估骑士的身分，他见过他？是他以往车场上的对手？不可能，他不会没印象，还是他的车迷？“规则是绕废路一匝，经过碎石道、斜坡和大回转回到此地，谁先越过我夺下我拿的红巾谁就胜。有意见吗？”昭锋攒眉，“我只想和骑士竞赛——”“我是裁判！”她一句堵回他的不认同，“我是比赛的一部分，怕技术不够就放弃好了。”这女人！难道她不知道车在高速中所产生的力道冲击有多大吗？万一有任何变故，即便是一颗小石子也会危及到她生命的！

侠安有趣横睇他，“你以为我混了这些年会不知进退？我如果没能力自保敢拿性命开玩笑？”他颖悟，也对！若她会成为比赛的障碍，大家怎会拿命信任她？“该闪的时候就别逞强！”骑士调侃了她一句，无意闲泄漏了他们熟识的亲昵。

侠安朝他扮了大大的鬼脸，踉得二五八万地哼，“担心你自己吧！论保命你还得拜我为师咧！”“不是逃命吗？”骑士的嗓透过层层罩护早已失真，今昭锋无从臆测他的身分，“我记得我只有在逃命方面输你而已！”“去你的！”侠安高笑，捶了他一拳，“好好表现，拿出你的实力来。”骑士俯腰给她一个拥抱，“谢谢——”谢谢你帮我安排的机会！

这算什么？赛前戏？昭锋旁观他们说笑，心田不断溢涨出酸泡，不是滋味的占有欲强烈到他无法否认，紫电骑士究竟是谁？何以能让侠安完全不防备？赛车前，最重要的便是调整心情缓和紧张，再怎么老资格的车手在开赛前仍会情绪不稳，所以车手大多都会想办法松弛神经；昭锋一边用呼吸法调整手脚反应机能，一边试着将来得不是时候的醋意逐出心田。

只是，挥不去那丝纠缠不休的怪异感，说不上怪在哪，但就是跟骑士有关，潜意识不停叫嚷有件相当重要的事，可惜表面意识无法意会是什么事。

将安全帽递给他，侠安温和的口吻只有真诚，“基于立场，我不能祝你得胜，不过你可以尽力跑一场；他会是你难忘的敌手。”昭锋颌首，这已是她所能给的祝福了，戴上安全帽，他检视所有安全措施；她则退到起点，手捏红巾，等待两辆车就绪。

她直视前方，不想错过猛虎出匣的骁勇，呼吸骤停——红巾挥下！紫电、黑河暴哮窜出，疾如闪电劲似激川，子弹般掠过大伙眼前，连眨也来不及眨，他们就已在十尺开外，马上就要驶进碎石道。

车阵中被两车气势震住的少年先是目瞪口呆，接着兴奋高喊，呼朋引伴跟上窥其竞速激烈。

侠安以望远镜遥遥监视两车情况，碎石道主要考验骑士对车的熟悉了解，只有完全和车融合的人才能在颠簸中保持速度。

碎石道下来是爬坡，坡连大回绕，陡度甚斜，骑士必须兼顾地心引力的阻挠——爬坡上段是紫电略胜一筹。

总观而论，扬风是较占地利，他对场地的熟稔不在话下，而易昭锋初来乍到便硬着头皮应战，说来是他们占便宜。

不过——不使点小聪明怎能和鼎鼎大名的驭魔师相抗衡？这点，侠安丝毫不愧疚。

车迎向大回转，顾名思义大回绕是将路拉回废道的回弯，弯度近九十，路面因失修还凹凸不平，两名车手几乎快要贴到地面，仍紧催油门不肯放松，他们靠着一身出类拔萃的平衡感拉住车身不打滑，在速度和路面之中维持惊人的成绩。

真是场龙虎之斗，侠安看得血脉偾张，恨不得自己也跟上去较量，不愧是兄弟，血管里的因子果然是相连的，连伏近地面的动作姿势也如出一辙。

观众的情绪因危机四伏的激烈战况而沸腾到极点时，侠安的望远镜忽然调开焦距，对向异常安静的人。

沉红色的车仗靠着露臂袒胸、上身只穿了件皮背心的男子，车红似血，油箱侧各漆了一只蝎——他沉着地目视全神竞速中的两辆车，手里把玩着像打火机一样的东西。

不妙！

不祥预感方降临，侠安便当机立断打算中止竞赛，此时车已过大回转，情势如大回转般逆转，由经过严格平衡训练的昭锋领先，两车齐朝她驾来，挟雷霆万钧之力。

“烂泥！”她疾吼，火速示意他制止野兽，但野兽已看准时机按下遥控，紫电车身排气管倏忽一爆，冒出浓烟，立即拉缓车速。

扬风只觉车身一顿便马上减速，只是疾驰中的车无法有效在数秒内缓下，他虽然知道出了问题，但无法阻止失去平衡的车身滑倒——侠安就在不远，他不能撞到她！

奋力一拐，他勉强将车头挪开，准备接受撞地的命运时，蓦地发现“黑河”紧挨着“紫电”，就在千万分之一秒中，他看见他以出奇柔软的姿势跳出车座扑向他，在他还搞不清楚发生何事之际被他推离。

一切，在转瞬间落幕。

紫电和黑河两辆重型车撞成一叠拖得老远，而两位骑士却因车势太猛

滚出路面跌进荒沟，大伙一涌而上无不惊骇慌张，侠安排开众人纵身入沟找寻两人。

“铁齿、滑嘴，灯！灯光打下来！”侠安咆哮，在灯光送到之前摸到衣服，“扬风，是你吗？”“他没事。”沉厚的回答令侠安的心跳几乎窒息，照明灯打亮沟内景物，但见狼狈急喘的易昭锋吃力地摘下安全帽，扬风躺在他身前不省人事。

侠安没有迟疑，她摘开扬风安全帽，探了他鼻息脉搏后又忙检查有无明显外伤。

“他只是撞上了我这堵人垫一时气没顺所以晕过去，应该没什么大碍。”昭锋大口吸进空气，手捂着胸口，他妈的，不会肋骨断了吧？侠安不置一辞，镇定指挥，“小傻，开你的吉普先送扬风上医院。”昭锋痛得大汗小汗落玉盘，但仍有心情自嘲，“怎么没人关心一下肉垫的伤势？”“手放开，我看一下你有没有骨折！”侠安趴到他胸前，小心拉开外套，赫见上衣已经湿红一片，她面目如霜，冷静逾常地轻摸他胸骨，清楚听见他咬牙的声音。

“你现在不宜移动，快打电话叫救护车，联络老板，你们先闪！”“俏娃，野兽怎么办？”烂泥揪着被痛揍一顿的野兽凑近大沟。

侠安瞳孔迸出寒光，“对只有兽性的畜生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关起来！”没有人敢替他讲话，因为他们皆亲眼目睹经过，面面相觑了下，他们选择顺从侠安。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什么都没做——”让烂泥饱以老拳的野兽犹不甘心，拚命喊冤。

“有没有做等我们查了就知道。烂泥，抄小路，别和救护车碰上了。”要让警察知道他们闹出事就不好玩了。

众伙一哄而散，井然有序地在她的指挥下离去。

她回到他身边时捧着布，“手抬高，我替你止血。”昭锋乖乖让这位临时看护剪开他衣服将布压在脐下一道伤口，留意到她施力小心翼翼地避开作痛的胸口。

不晓得人说的心痛是不是就这滋味。

“哈！天差到地。”侠安嗤笑，“你这是骨折，和心痛扯得上什么关系？”原来他不知不觉中把话讲出来了？很好，这代表他可能就快晕了。

“如果你还是男人，就给我撑下去，接下来的诊疗还需要你的清醒。”侠安咽下反胃，不敢松懈，双手沾透了腥黏的血，等候救援的感觉并不好受。

尤其在她不清楚他是否有危险的情境下，等候最是令人难熬。“试着和我说话，什么都可以。”“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人。”他雄雄冒出的赞美今地微闪神，她皱眉的反应使他笑开，虽然伤势不允许他笑得太嚣张，但却减轻了些痛楚。

“我说的是真的，你很勇敢。”“只因为我不怕血？！”侠安一副不敢领教的神情，“你们日本男人把女人想得太娇弱了。”他咧了咧嘴，“你不但有性别歧视，还有种族歧视。”“我只是陈述事实。”冷汗沿着脊椎滑下，她的衣衫也湿了大片，半是着急半是担心，“等会儿老板来了会处理好一切的！”“你说的是我的后事吗？”他幽她一默，但她却拿冒火的白瞪他。

“我不觉得你的不当玩笑能带来任何帮助。”她真是美，纵然衣衫脏污神情肃慎，但却散发出男人难以抵御的果敢坚强，她遇事不慌不乱的勇气真是令他钦佩。

“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是扬风？”在耳闻她喊出扬风这名字时，他当场在心底感激上帝，幸好没因吃醋而袖手，不然他也不用等救护车了，直接一头撞死还来得快些。

“现在不适合讲这些。”她一语带过，“有办法把哪里痛苦告诉医护人员吗？”“我还没痛到神经麻木的地步。”他哑声笑笑，“放心，这不算什么，更大的阵仗我都碰过。只可惜了两辆好车——”“车可以再买再修。”她又是一句打回，完全不把物质的损失放在心上。

“我还以为某人恨不得我早死早超生。”“要死也得依我的方法死。”侠安的毛孔沁出汗颗和着困难的呼吸，他的血愈流愈多，这不是好现象，“我保证会为这件事给你个交代。”“把交代换成补偿你觉得如何？”“把你卷入我们的纷争我很抱歉，但我只欠你一个交代，别以为你能趁机敲竹杠。”眼见伤口上的布已经无力负荷汨汨逸出的血，侠安一咬牙，脱下皮衣和内衫把轻易吸水的衬衣压在他伤口上。

昭锋十分庆幸他没有多余的血可以促进激奋，为了替他止血她挨得相当近，上身仅剩下一件迷你小可爱遮住要点，可她胴体的曲线依然藏不住旖旎的春光。

设非她双眼一径盯视他的伤，他会以为这又是她故意整他的招数。

疲惫地合上眼，一方避免引人遐思的春光再刺激他的血液循环，一方集中精神调整起自己受创的躯体。

“喂！你可别睡着了！”侠安掩盖自己的不安，数起他渐缓的呼吸。

昭锋吐出一口悠长的气，尽量将身体的活动降到最低以保存元气，“我可能不行了！”“你还算是男子汉吗？”侠安真想甩他一巴掌，要不是她两手都没空，她真会这么做，“亏你还是劳什子‘驭魔师’，一点伤就撑不下去，我真替你感到丢脸！”“扬风告诉了你不少嘛！”他们的交情真好到那种程度？昭锋的脸色愈见惨白，要想知道她对他究竟调查了多少，只有激她对他说话了。“他还是有把我放在心上。”“是，心上最恨的地方。”侠安忍不住讥讽，倘若他知道扬风事实上只是不谅解他弃母不顾，凭他舌粲莲花的口才，必会三两句便取得扬风的体谅，她才不让他这么好过！

“为什么他会恨我？”问得恁般无辜，他苍白的神色充分配合他受冤的委屈，“为什么他不肯认我这个哥？”“问你呐！我怎么知道？大概你恶事做绝闹得天怒人怨，导致众叛亲离也说不定。”该死，救护车怎么还不来？“我来台湾就是为了找他……”“我没兴趣听你啰唆，要讲等扬风醒了你要对他怎么疲劳轰炸我都不管，眼前姑娘不想解救你这只迷途羔羊——喘气，喂！你给我喘气！”昭锋勉力睁开一只眼，“你真不负‘恶女’本色。”换作别的女人，此时恐怕慌得六神无主了吧！哪像她还对伤者大呼小叫。

“想要我温柔那是不可能的事。”侠安不敢承认她的心跟着他的呼吸悬荡起伏，在他差点不吐气时她险险就吐出来。

她是爱玩没错，但从没想过害死人，她可不要替他送终——昭锋没解释他之所以会入气多出气少是由于他调息的关系，二十几年的武术可不是练假的，若非他武术底子扎得实，早就在承受撞击时跟着晕过去了。

“我想知道，比赛结果如何，裁判。”察觉她强悍表象下的焦灼，昭锋一时间难以处理蜂拥的柔情。

侠安浑然不知她眉间睫底已泄漏忧惶心绪，犹端着决定输赢的倨傲，“等我和大伙商量之后再表决是否要再比一次。你得好好活到我们怎么处置

你为止！”他笑，虽然脸已经没那力气，但莫名暖意却在他体内延展；她不明白安霞就是她极欲埋藏的另一面，她不明白她其实渴盼爱情，她不明白她所假扮的安霞本就是她不敢表现的温柔。

换言之，她拥有每个女孩都有的本质。

悍恶的侠安和善良的安霞都是如此特殊不凡，教他怎能舍得不去爱她？“易昭锋！”侠安惊喊，不！他的呼吸停了，伸手至他鼻下，真探不到他的气息，干咽一口失措，她不能呆愣着什么都不做！一阵清野的香水味占领了他的嗅觉，恍惚中他辨出“清秀佳人”的幽香，唇端就已尝到佳人献来的浅吻——以及她渡过来的气。

“易昭锋，你别想这么简单就完，听到没有？你这个祸害，别想在我们分出胜负之前抽手，我不准，你要是敢死，我就阉了你的尸体让你到地狱也不能风流！”眼皮盖住她的形貌，但他仍清楚瞧见脑海中她焦急的恐惧，哈！她敢说对他没感觉？“易昭锋！你这该死的，难道你除了招蜂引蝶之外，真的一无是处吗？”救护车的警铃声拉得尖锐刺耳，黑夜中倍显可怖，但侠安听来却似天籁，就在警铃由远渐近时，另一辆车率先驶进空寂废道。

“殷翼，这边！”侠安发声招呼，果见绿林盟主探头进她的视界。“他一直流血不止！”殷翼点点头，跳下沟先一步查看他的伤势，“这里我来，你先离开——”“不！我要确定他不会死！”“他不会死的，这小子的心跳还有力得很，就算雷劈下来也电不死他。”恒久不动如山，应答如流的老板殷翼没让出血的假象误导，“他八成学过内功，脉搏稳律，嘿！”

我们在沟里！”就在他叫唤医护人员当儿，侠安冷不防让一只臂揽进血满衣襟的怀中。

“引蝶。”他没有睁目，却牢牢箝住她的蛮腰，“我是招蜂，你是引蝶——我的引蝶。”“你……你神智不清了你！”她被突如其来的举措吓出怒意，也不管他带伤在身就一掌挥开他的箝制，“殷翼，快来，他还醒着。”待救护车载着他呼啸驰离后，留她和殷翼呆对旷夜。

她注视着自己满手鲜血，想的不是身上价值不菲的皮衣被毁，而是方才历历在目的种种。殷翼搭着她的肩，自始至终都没有慌张，仿佛见过无数次惊险的场面，“回去冲个澡换件衣服，咱们再到医院办手续。”“殷翼，”私底下，她习惯叫他的名字，“我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她恍惚的侧脸，带给他会心一笑，丫头可能不知道她此刻茫然的表情正是初陷情网的人会有有的。

“我的手……没有沾过这么多血……”“一回生两回熟。”侠安蓦然怒眦他满不在乎的从容，“什么一回生两回熟？我再也不要遇上这种窝囊事！”“这不就结了？那你还怀念什么？血干掉了可不好洗。”他拍拍她，“别忘了洗衣机可是共享的。”侠安有些泄气地咕哝，“你就不会安慰我两句是不是？我可是饱受惊吓呢！”殷翼露出他一口白森森的牙，“是别人饱受你的惊吓吧？”“哪有！”她喊得好用力、好委屈，“麻烦又不是我惹的。”“但收烂摊子的一定是我就对了！”殷翼捏住她小鼻，“早在接收你这个麻烦磁铁时，我就有觉悟了。”“什么接收？！”侠安一边用嘴巴呼吸一边反驳，“是托付！人家光妈妈把我托付给你，你就有义务善待我。”“是善待那些不知死活惹毛了你的可怜虫吧？”她哼了哼，“跟一只野兽客气什么？”言下似已决定要怎么“安排”善后了。

殷翼但笑，他从不干涉她的行动，完全放任却又不似纵容，他们之间亦朋友亦父女的亲密是最教外人费解的谜，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噢！对了，我好象听到‘某人’给你取小名是不？”侠安没理他，也不怕血污了车，拉开门便跳上去。

“听说——”他发动了车，以十分暧昧、模糊的口吻说：“日本男人会给他的女人取小名。”侠安老大不高兴地端视他邪恶的笑，“我是不是在你脸上看到了幸灾乐祸？”不待他再言，她大小姐便一掌印上真皮座垫，故作惊诧，“哎呀！不好意思，弄脏了你座椅，听说血很难洗是吧？从我薪水扣吧！”你不觉得虐待一个三更半夜还要赶来应付突发状况的老人，是件很不道德的事？”“没办法，”她笑得甜蜜蜜的，晃晃她的手掌，“谁叫我恶？有这么个双手沾满血腥的养女只能算你倒霉。”

第五章

“好了，我不是没事吗？你别再担心了。”观察区内沉寂的空气只有喁喁低谈与冷气运转的声响，漫布着今人不安的味道。

静湖大腹便便站在丈夫病床边，她没有哭，只是水雾大眼盛满忧虑心伤，那模样令扬风又怜又愧。

“静湖，你先坐下嘛！”他几乎是用求的了，“站太久对你和孩子不好的。”她默视他半晌，“什么对我和孩子最好，你比谁都清楚。”“我知道不应该瞒着你赛车，但这次是有特别的原因——”扬风挫败地抓抓头发，叹了口气，“静湖，你先坐下，我慢慢说给你听。好不好？”“如果不是今天出事，你打算瞒我多久？”静湖从不以激烈的方法抗争，但拗起来可也是不好摆平的。

要不是他身上被点滴仪器给缠满了，他真想爬起来请求老婆谅解，“你相信我，我有苦衷……”“很多事我知道你都没告诉我，我一直在等你自己说，我相信你讲的每一个字，你出门前交代你只是去领个钱，结果却领到医院来。扬风，我们目前不缺钱，你为什么还要跟人赛车？”扬风沉默，浓郁的黯然占据他多处擦伤的脸孔，“旁边那位就是我的对手，我幸运地只需观察个两天就可以出院，完全因为他在落地前垫在我下面，我的命是他救的。”

“这和你赛车的动机有什么关系？”“他就是我哥哥。”静湖微张唇，怒意因乍来惊讶化消大半，终于，她拖来椅子坐下，“他不是在日本吗？”“为了继承老头遗产，他必须来台湾。”扬风转头静视离散多年的兄长，“我原以为我是恨他的。”“不，你是在乎他的。要不是在乎他，你不会惦记着他又便不承认。”静湖了解她的丈夫，此番他救了他，无异是给了他一个可以不恨他的理由，“你应该和他好好谈谈，毕竟，你们是血脉相连的兄弟。”“你……肯原谅我了？”静湖想板起脸，但温柔的天性使她无法如愿，最后她半无奈半纵容地叮咛：“别再有下次了，有什么事我们夫妻不能商量？我不反对你玩车，但不赞成你玩命。”

做事前替孩子想一想，别像今天一样把我吓得魂都飞了。”“遵命！”扬风疼爱地在老婆颊上轻吻，“去看看老板他们来了没有。”她离开后，他若有所思地躺进床头，想着童年，想着成长，想着一家四分五裂后的生活。

“孩子是男的女的？”昭锋的问题冷不防惊醒扬风的沉思，扬风愣了愣旋即反应过来，“早该料到这些小伤打不倒你的。”“我可以为一切的问题要

个答案吗？”昭锋睁眼望着弟弟，两人皆不约而同想起家庭尚完整时手足间深厚的情谊与信任。

一个是他曾衷心崇拜的哥哥。

一个是他深引以为傲的弟弟。

怎么恨得起来？怎能不在乎？只是——往事太久远，也太复杂，要他们从何讲起？扬风提着点滴起身，到贩卖部买了包烟回来，抽出一根点起火。

“快要作爸爸的人应该把烟戒掉。”扬风将烟凑近他唇口，“是点给你的。”昭锋赞许地叼过烟，“这倒是个好习惯。”扬风吐出一口烟雾，思索了一会方道：“我和静湖坚持不照超音波，孩子要等出世才知道是男是女。”“什么时候结的婚？”“一年半前。”他待他吸入长长的气后再拿过烟抽。“已经接近预产期，只要你不走，应该抱得到小孩。”“你怎么认为我会在你这么重要的期间离开？”“就像当年你没有来一样，我不再那么有把握你会留下。”扬风没有将烟置回他唇边，又点了另一根给他，两人享受起烟熏迷漫的世界，“为什么你不来？妈连你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你不会相信的。”昭锋呼出烟雾和叹息，在僵滞的气氛中两者俱被淹没无踪。

“是妈要我这么做的。”“我不信！”扬风咆哮，“你骗我！”面对勃然愤怒的弟弟，昭锋显得一派镇定自若，他只轻松反诘了一句便熄了弟弟大半怒火。

“你以为爸何以始终没娶楚家女人过门？连易家的姓也不给她生的小孩？”“你是说……”“要是我来台湾奔丧，以楚家女人的手腕必然马上进驻易家坐上女主人的位子。”“难怪……”难怪易家还没被楚家瓜分；难怪楚家肯咽下“私生女”这口气，难怪当初妈没带着昭锋一块离开。

有驭魔师坐镇易家，谁敢动歪脑筋？“我捏住他们的经济，以两家的合作契约要胁楚家，他们才答应息事宁人。”捏住楚家经济？好简单的一句话，可要想办到必须有过人的智能胆识加以时间部署，其间的毅力教人不得不屈服。

“妈要我代她守护这个家，虽然我们不能常见面，但始终是一家人，分离没有拆散我们，楚家也没有拆散我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我帮忙？”“妈需要你。”昭锋的声调仍然平静，只是心上波涛汹涌，“正如爸需要我一样。”“他需要你？！哼，他需要的是女人吧？”扬风无法掩藏对父亲的鄙视，“连妻子过世他都不在乎了，对妈不闻不问把她丢在台湾，我不承认有这种父亲。”昭锋平心静气地听，等他稍减不平时才开口，“易氏自妈过世后便由我作主。”扬风意外地猛抬头，依父亲重钱更甚人的个性，怎可能轻易将他打下的江山交给儿子？“他病了，一病不起，易氏只有让我来扛。”“怎么可能？”记忆中的父亲是最光鲜健壮的，每日周旋在金钱与女人之间，仿佛永远乐此不疲，病这字似乎怎么也沾不到他……“为了易氏，为了制衡楚家，我只有留在日本。只是没料到这一留就是这么多年，连你成家了我都不知道。”昭锋不无感叹，言词间略显歉吁，“说爸寡情也好，狠心也好，但我可以证明从妈离开后他没有快乐过。”“那他为什么不把妈接回来？”“也许是气妈那么简单就退让，也许是没脸开这个口——谁知道？”他们是来台湾劝过，但父母两方没有达成共识。

扬风恍如陷进陈旧的过往，喃喃念着，“妈说她什么都不输楚小姐，只有一点她永远比不上，那就是她改变不了她不是台湾人的事实，永远安慰不了爸的乡愁。

所以她搬来台湾，死也死在这块她丈夫生长的土地上。”一阵深长的静

默。

他们兄弟在无言中体悟到他们父母对彼此的爱，是那么地无奈，那么地遗憾。

“听说，楚家女人生的小孩，和你一块来了台湾？”经过这些误会，使他不敢再偏激地断定一切，只以询问的语调求证。“好歹也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妹妹，她和易楚两家的恩怨没有瓜葛，也没有野心争权夺利，说真格是我们易家亏欠她，才让她到现在也姓楚。”“她……叫什么名字？”“楚篆。”昭锋欣见他生起手足之情，半诱半劝地问，“愿意见她吗？”“我……”扬风为难地踌躇，该问他遗嘱的事吗？该相信他的说辞吗？就在此时，门口纤弱娉婷身影截去他的神思，他按熄了烟愣盯来人。

“安霞——”长发垂肩，秋水翦翦有神，犹然是道骨仙风的和柔风姿，她提着食盒凝伫在两人眼底。

“你们认识？”岂止认识？昭锋的眼神一碰上她就再也调不开，禁不住催促，“来，坐在我身边。”“侠安说你们出了车祸，要我来照顾，我作了寿司和味噌，你们饿不饿？”她忙着翻盒布餐时讶然诧喊，“哎呀！我真笨，你们就在邻床，哪有不认识的道理？”昭锋莞尔，撑着刚手术好的身躯坐起，硬是不理伤口的痛楚，“别忙了，我们在观察中暂时还不能吃东西。”“噢！”她失望地收起忙了一阵的食物，顺从地任他圈住她柳腰，被他强悍的气势罩住。

昭锋毫不避嫌，也不在意弟弟的日光，亲昵地握住她冰凉的小手，“听到我出事有没有担心？”她晃晃脑袋，长发直顺摇荡，“侠安说你们没事。既然没事有什么好担心的？”他低声轻笑，谈笑自若的模样根本瞧不出他刚动过手术。

“这么相信你那恶女妹妹？”“侠安不会骗我，我和她是一体的。”她认真地盯着他，仿佛昭示着什么。

“这么说来我可以把她当成你，对她这样，这样，和这样啰？”他分别吻住她耳鬓，颈脉和红唇，经过他们几乎为之窒息的缠绵方吐出最后的“这样”。

安霞昏眩的神智久久醒转过来，红滟滟的唇有如被爱滋润过的花蕊般格外引人着迷，而酡红如醉的颊更倾散出无限风情，彻底地诠释了“女人似水”的形容。

娇生清脆的嗓因他大胆的挑逗而嘶哑了些许，但却意外地多了分催眠的磁音：“我不介意你去试，只要你有办法全身而退。”“怕的话我就不会提了。”他的眼瞳溢满着等待好戏上场的跃然，好似已看到精采绝伦的场面。

“你就是喜欢招蜂引蝶。”“我叫昭锋，理所当然要喜欢引蝶啰！”他痴迷地端望她，又是句自我调侃。

“你准备好我的枕被了吗？”“你是怎么说服侠安的？”她霞潮未退的娇颜满是纯然的不解，“她告诉我你有资格住进非人居，我还以为她抵死也不会让你住进来。”“亲亲，”他心情大好，轻拍了她嫩颊两下，“这资格是我凭本事赢来的，我说过我只做最实际的事。”“包括勾引她？”昭锋自信地眨眨眼，“没有人能抵御我的魅力。”安霞笑啐，“被女人宠坏的男人。”

难怪人家要我小心日本男人，他们通常会取小名来昭告天下那个女人为他们所有。”“聪明的姑娘，要擒住女孩的心就得让她们的大脑里装不下别的男人，有什么办法比使她们自认是某位男士的女人更好用？这招哇！用到

精炼处不仅可以使女人死心塌地，更能让她们连碰都不让别的男人碰一下。”她熠熠闪耀的眸子如钻如星，高昂着炽然兴味，“那，你打算连侠安也一并俘虏了？”“你吃醋？”“不，怕你没这本事。”安霞动作如燕地抢过他指间残烟按熄，然后端起食盒大快朵颐，“你还不知道非人居里住了哪些人，他们不可能让你动侠安的。”“他们不一样护着你？”而你也不认定了我？”“差不多！勾引恶女这主意我可不确定对你有什么好处。”她夹了块寿司给他，他一口便吞下。

“不是不能吃？”她以无辜得可恶的神情明知故问。

昭锋就爱她得意时亮晶晶的眸，捏捏她的下巴，他也以谄媚得一听便知是故意的语气奉承：“你都夹来了，不吃岂不辜负你？”“拜托，你们眼中到底还有没有别人呐？”扬风受不了了，“打你一进门就在那你侬我侬的，注意一下这里是公共场所好不好？”安霞站起，猜测着他何以抗议——嗯！大概是眼红！

“你也想吃吗？也对，就光我们吃也难怪你会不高兴，可是这得非问过静湖，要是万一吃出毛病也好交代……”“姓何的，别太得寸进尺！”扬风阴着脸警告，她的反应不是恐惧也非颤抖，而是一串轻快得今沉寂气氛逃逸四散的笑。“饿了就饿了，这是人正常的生理反应，有什么好恼羞成怒？想吃东西还不简单，你老婆就在外面和老板聊天，我和她一块去问医生可不可以让你吃不就成了。”她的天真烂漫真教扬风喷血昏倒，当她扬着翩翩身影走开，还他兄弟独处时，扬风吐了长长的一口气。

“老兄，你真有办法勾引何姓恶女？”“你忘了？我最擅长的就是‘乾坤大挪移’，把不可能化为可能。”“只是你一向都是凭实力，这回我看得靠点运气。”扬风含意颇深地提醒，“她之所以能今非人居那票怪物心服口服不止因为她是房东，更因为她与众不同的多变和捉摸不定。”“当她想成为谁，她就是谁。”他泄漏了极限，企望哥哥能明白他的暗示。

不料，昭锋却笑咧了嘴如许道：“我就是喜欢她们的与众不同。”易扬风再度喷血昏倒。

肩上夹着话筒，手里振笔疾书，成堆的公文和联络不完的人，交代不停的事。

一个企业老板这么忙还情有可原，但他……他只不过是干地下情报的，把她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女丢在旁坐冷板凳，自己忙得陶醉其中，这未免太他妈的说不过去吧？“喂！你故意的是不是？”楚篆第十次重复这句话，决定不再忍受恶意的漠视，她冲到办公桌前掙起腰，吸了老大一口气，然后一开始尖叫。

哇塞！她的音域可不是盖的，打小她就受过各种训练，声乐当然包括在内，低八度到高八度的吊音对她而言简直是小儿科，她一口真气源源不绝，尖叫到后来还顺便吊吊嗓子抖抖音，荒腔走板地嚎叫起“月光曲”，自己还兼改编，准备一举震垮这栋建筑物时——“不愧是姓楚的。”“你说什么？”她立刻吼回来，连气都没有换直接自尖叫状态嚷话，喘也没喘一下，“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冷爵非冷笑，别人看她是娇懒千金，偶尔葬葬花吐吐血，只有本质与她相近的人才能洞悉她的心思，看穿身为楚家人是她无力改变的

致命伤。

“意思是你们楚家人的‘声音’收放自如，值得佩服。”他在暗讽楚家擅耍手段开场，楚篆闻言怒火攻心，险些挥臂砸掉桌上所有东西，但旋即一想又住手。

“想激我？没那么简单，说，你把我哥藏到哪去了？”冷爵非收拾起文件，漫不经心之态与方才专肃工作的样子大相径庭。

“楚大小姐，你哥是什么人？”“易昭锋啊！”楚篆喷了声，“敢情你是被我的天籁之音震傻了是不？我哥易昭锋号驭魔师你会不知道？”“这就是了，你哥是成年人，而且是有名有号的成年人，他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又没对我报告，你找我要人岂不笑话？”他简单数句说得她哑口无言。

“我……你和我哥是莫逆之交，他上哪去你不可能不知道！”她硬是抢了句。

“喔？我和他是莫逆之交？”冷爵非像是听到什么世纪笑话，“你有听他说过我是他的朋友？”“呃——”没有，他提到他都是叫他恶魔！楚篆心有未甘，依然坚持她伟大的理念，“你是干情报的，更不可能失去我哥这名大人物的行踪。”“哈哈……”冷爵非很想尊重女性，但她既没逻辑又无根据的指控实在令他控制不了笑神经：“大小姐，你的理论委实直觉得难以置信。我是办报的没错，但不代表每一则新闻我都要知道，况且，凭驭魔师的能耐，他要想在台湾销声匿迹，谁能找出他的踪影？”言下即她的推论能力低得近乎弱智。

楚篆明白一项伟大的定理必须受尽嘲弄委屈才能显现出真理之光，但……他也太过分了吧！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她也是他——嗯！“敌人”的妹妹，他就不能拿出基本的礼貌吗？噢！恶魔就是恶魔，一点文化也没有！

“我不管啦！你究竟要不要说我哥在哪？你再不讲，我就要你后悔！”“不巧得很，冷某乃外裔人士，对中文‘后悔’两个字不是很了解。”“好，那我就来教教你什么叫后悔。”楚篆心一横，猛力扯下衣襟，露出精致内衬和秀色春光，打算故技重施地深吸一口气——内线响起，秘书娇滴滴的声音传来：“爵爷，易先生出了车祸住院，他交代请你转告他妹妹到医院一趟。”“非礼”两字化成空气逸去，不见惊天动地，也没有碎石裂海，内线断后一片静悄悄。

冷爵非似笑非笑地以四海升平、国泰民安的轻松发话，“要不要我叫车护送？”“不必！”她恨恨丢下一句，扭头便去。

只是，临到门前却骤然停下，良久才开口：“叫车之前，可不可以借我一件外套？”据说，她离开后，他狂妄的笑直达大厅，久久不散。

此后，楚篆跟着她哥叫冷爵非——恶魔。

医院给人的刻板印象向来是死气沉沉，悲伤且无奈的，故事交织在白色的建筑、白色的病床和白制服的医护人员身上……“他骗我！”楚篆远远见到热闹的病房时一颗焦急的心霎时冷却，她没有马上走近，只是数着进出病房的各个不相干的人，大骂特骂那死没良心的哥哥！

电话里也没讲清楚，害她急得脑筋打结出了次大糗，此仇此恨无计可消除，盘踞眉头，也上心头！

蹑足走近，房内女护士及其它病人缠着帅哥大献殷勤的嘈杂，便一丝

不漏地传入她耳中。

臭男人！简直跟老头一样，死性不改！

她生平最恨两件事，一是人家说她像楚家人，一是看见哥哥流露出老头的劣习！

基于百年树人大计，她身为他妹妹，有责任、义务，警示、告诫他，请他稍体时艰，“非常时期”岂可纵容他“非常好色”？主意一定，她嚤啉低泣，不顾一切排开众人飞奔到病床前凄声哀诉：“哥！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小孩不能没有爹呀！还有你那些黛安、芙娜、靖子、高子、凉子、贵子怎么办？我不争，我不和她们争了，你千万不要死啊！”前后不到两分钟，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珠的演出吓跑了一票闲杂人等，威力之浩大比起核弹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眼角瞄瞄，还有个不死心的，于是加倍卖力地哭，“哇！你死了以后家里那些债我一个人怎么还？哥，我们好不容易才承认彼此相爱，你不能狠心把一切都丢给我处理呐！”“小姐！”温婉的手搭着她抽咽的肩，一条蕴着淡香的手帕递过来。

“不要哭了，你吵得我丈夫不能睡。”啊！她是隔壁床的？她马上云收雨住，嗯！任务顺利达成，瞥了下镶满碎钻的淑女表，肯定地点头忖道：三分钟，台湾人果然比较不禁吓。

她胡乱地擦泪，也不管人家好心借她的手帕会不会弄脏，吸气就是惊人的擤鼻涕声。

这种演出真是有耗水分的，不晓得妆花了没。

“喂！你哪撞到了？不会是头吧！咦！没包绷带，那是断手还是断脚？不要是你的‘男性雄风’断了咧！”心存余怨地踢踢床脚，她想到还是有气。

“都是你啦！好端端的搞什么失踪？没事还来个意外，你真闲到这程度？有空来这没气质也不浪漫的地方泡妞，害我以为你命丢了大半，特地赶来听你求我帮你料理后事的说——”一杯清凉有劲的水适时在她抱怨得口干舌燥的时候端至她面前，楚大小姐当然老大不客气地接过一仰而尽。

唉！邻床老兄真有福气，娶了这么体贴的老婆……咦！人家挺了个肚子坐在床边呀！

难不成他娶了两个？“男人就是花心——哇！”她猛往后跳开一尺，不敢置信地盯着巧笑嫣然的安霞，“你怎么在这？不要告诉我你是护士！”“不！我病了。”她拉开椅自个坐下，欣赏了场着实有意思的独演，耳闻楚小姐吐出完全不符合她纯洁外相的大胆话语，她心下已然对她有初步的了解。

“少盖，病人能看护另一个病人？”“不骗你，你不也知道我患的是不治之症吗？”她眨眨眼，无奈之色不费吹灰之力便占满眼角唇畔。

虽说楚篆爱玩爱闹，但身为女人，怜香惜玉的同情她还有那么一点，谁教世上的美女已经不多见了？尤其是她们这种“我见犹怜”型的清纯少女，简直要绝迹了。

“你得了什么病？真的没得医吗？”安霞还是一副安适自若的拂面春风，显然已有相当的觉悟，“得了这种病也非我所愿，但我已经认了。”“怎么可以认了？”楚篆生平最最看不惯听天由命的人生观，立刻慷慨激昂地发表真知灼见，巴望能敲醒一班沉沦不知自救的人！

“人要懂得把握自己有限的人生，活出自己最灿烂美丽的生命，尤其我

们女人更要自立自强，摆脱先天后天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枷锁；纵使天妒红颜得了绝症，也不能气馁，应该要想办法治，你没听过人定胜天吗？怎么可以轻易就低头认输？枉费我对你的第一印象那么好……”“可是……”她小小的，微渺的，近乎可怜的声音努力地想在她连气也不用换的长篇大论中争出头：“我的确有很努力地在治了啊！”转首面朝早已笑得岔气的昭锋，她认真得肃穆的表情使人不敢造次，她问：“我对你不够好吗？”“哪有的事？你对我好得没话说。”男人公正廉明地评论。

“喂喂喂！你治病和对他好不好有什么关系？”楚篆白了邻床没水准的男子一眼，实在不想在这节骨眼上管闲事，但他频频大声疾呼“我不行了”，闹得她忍俊不住对他骂，“不行了不会快叫医生来？别吵我和人讲话！”啧啧！待会记得得要医生帮哥换个病房，省得被“带衰”。“因为我得的是相思病。”啊？请原谅我一时耳背没听清楚！

“我们正在讨论攸关生死的大事，请体认兹事体大，暂将情事一边抛好吗？”女人就是学不乖，死到临头还记挂着男人，难道她还不明白男人是没有良知的物种吗？“可是……”她又在可是了，“相思病不是不治之症，药石罔效的一种吗？”“药石罔效”是哪号人物楚篆听不懂，但“不治之症”的意思她可是茅塞顿开了。

“况且，照我的情况大家都说我病入膏肓了，所以我才会拚命要他爱上我呀！”

天地可鉴，我是真的很认真地在治我的病！”末了还加惊叹号。

“亲亲，不用怕你的性命有危险，”昭锋柔肠百转，凑趣地补上一句台词，“因为你有我永远的爱！”扬风笑到四肢无力，头昏眼花兼口吐白沫，静湖更是被他们一搭一唱的恶心宣言逗得躲进厕所害喜。

安霞收回深情无悔的目光，呀声注意到楚篆呆若木鸡的面容，非常善良地提醒：“小姐，你的脸色很难看呢！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着想，还是给妇产科医生看看好了，需不需要我帮你挂号？”瞪着安霞彻头彻尾、天真烂漫的关怀，楚篆总算明悟一句中国古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不由得她感叹：“恶”中自有“恶”中手呀！

第六章

“早叫你别激动，瞧，伤口裂开了，又要在医院多住一阵子了。”

“亲亲，我知道辛苦你了，来，香一个，出院后我一定好好补偿你。”“再这样不听话，我可要按时计算特别看护费了。”“就算是‘特别服务’费我也照付。”接着就是扬风阵阵作呕声，如此一再反复，成了他们四一四房最特殊的景观，欢乐的气氛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病人家属，进而让他们结了不少善缘。

谁都没想到这层楼最不吉祥的“死一死”房，俨然成了他们欢笑温馨的聚集场。

“看不出你这么阔啊！少爷！”“为了你，我会努力赚钱让你幸福的。”

“嘿，不好意思，今天的剧场到此告一段落，明日请早，谢谢谢谢。”静湖端着丰盛的餐点请走挤得病房水泄不通的人群，将另一份放到昭锋床边小桌

上，“喂猪时间到。”“静湖，不是说过我来就好了？”安霞帮忙将她手中提的袋子拿过来，不必刻意培养就已有深厚的妯娌之情，浑然天成自动自发，看得两兄弟乱感动一把的。

静湖拍拍饱满的圆肚，率性的动作可以看出大而化之的个性：“多运动对小家伙只好不坏。”“别忘了待会儿你得去妇产科做产前检查。”“吃完了我陪你去。”扬风可不想在医生嘱咐产前注意事项时缺席，孩子就快蹦出来叫爸爸了，不留心点怎成？弟弟满怀喜悦看在昭锋眼里很是欣慰，他知道家庭的阴影不会再影响他，也不会再延续到下一代身上，光是这点他就觉得减轻不少罪恶感。弟弟已经追求到他的幸福，他也应该考虑自己未来的归属。

不可讳言，他都快做伯伯的事实满刺激他的。

“怎么了？伤口痛吗？”安霞握住他的手，自楚篆掉头就走，他笑得过于激动导致伤口裂开后，她一直很小心他愈合的情形。

“没有，只是想起一直忘了问的事。为什么我们住院这些天，你妹妹都没来探望一趟？”“她讨厌你。”安霞盛着补汤，眼也不眨地说：“她从来没那么讨厌过一个人。”“她讨厌我没关系，你爱我就行了。”安霞瞄他一眼，什么时候讲话学起老板“不动如山，应答如流”那一套了？“想她啦，我还不知道你准备怎么勾引她，讲来听听，也许我可以帮你拿主意。”“有你在旁大力相助，我绝对稳操胜算。”昭锋油腔滑调地讨美人欢心，果然赢得美人一朵笑。

“光是我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侠安和她的亲卫队说风就是雨，比起你小妹可是有过之无不及，对了，你妹就那样离开不会有事吧？”“甭忙了！”他拉过她，不知何因，他常常突然想静静凝视她，看她的容颜，将她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镌刻进心头最重要的地方。

以前，存着游戏心态交往的女人，没有一个能使他产生许多突如其来的冲动和恐惧，虽然对自己做过一番心理建设，但他对这份新生的依恋有些适应不良。

他变得小心眼、变得牵肠挂肚、变得没度量，尽管表面上他没表露出痕迹，但他确是十分在意她说的每一句话。“怎么了？”她让他“饥渴”的眼神看得心慌，每每他卸去玩世不恭的闲散，她就不敢直视他灼人的双瞳，怕自己真会栽进他的感情中无法自拔。

“要怎样你妹妹才肯接受我？”昭锋无法再忍受失去她的可能，勾引恶女成了他势在必得的目标。

“我要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承认我，都祝福我们，然后光明正大娶你过门。”她窒息了，心脏为他的告白狠狠悸动；这是戏言吗？是可以当真的戏言吗？淡淡笑开，她依然是安霞，“我爱你，我只知道这一点。”何安霞可以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地大声向这个世界公布她的喜怒，可以天真，可以笨，可以傻，可以不切实际地相信爱情，相信梦想。

摇摇他的手，她腻着他撒娇，“你还没说你妹妹有没有生气，会不会怎样？”“她会转头就走除了因为她大小姐的面子挂不住之外，半是知道我没事，放下了心。”

她相信有你在照顾我，不论我伤在哪都能恢复得又快又好，所以没留下。”“可是……”她咬咬唇，这句“可是”都快成了她招牌口头禅了。“不是要介绍她和扬风认识的吗？”“你不必替她烦恼，向来只有她烦别人，放心好了，她必会卷土重来、立志洗刷前耻的。不愁没有机会，让扬风自侧面

多认识她一些也不错。”安霞迟疑地探询，“扬风肯接受这个妹妹吗？”昭锋只安静地捏了捏她的柔荑：“我们是一家人。”这句话，像千斤重锤般敲在地心比，瞬间她尝到酸甜苦辣各种滋味。

“什么时候嫁给我，加入我们家族行列，为壮大易家阵容努力？”“又在不正经了！”她拍开他趁机偷吃豆腐的手，严肃起教师脸孔，一板一眼地训道：“须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还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你算是一半中国人，应该也要为道德传承尽一份心力。”又来了。

昭锋翻翻白眼，打从得知他对祖国文化并不熟悉，她就老爱念一些之乎者也的拗口大道理搅一堆似是而非的问题，他发现她打太极拳的功夫相当高明，因为每问到她不愿正面回复的事，她就打混地蒙过去，让他到头来还是没得到结论。

“你不觉得这样讲话既没重点又浪费口水吗？你那些口水还不如留下来喂我——”他的嘴巴猛被她的纤纤五指贴住，他本欲好好吸取一下小掌上的日月精华，不期然尝到药片苦皱了一张脸，挤眉弄眼地。

安霞的五官溢满童稚般顽皮，眼睛在笑，嘴巴在笑，连眉毛也在笑：“生病就该乖乖吃药少说话，休息吧！”难以相信他住院方几天光景，她和他之间就已熟稔得加半世夫妻，有他在身边实在很难维持生气、懊恼、憎厌等负面情绪，他总是忍她、让她、宠她、逗她——总是用令她不自觉羞赧难堪的眼神凝望她。

每天她都得赶走一堆仰慕他的女人，然后听他喃喃抱怨，那些眼睛黏着她的无聊男子有多不好打发，他出院后第一件事便是把她藏到苍蝇找不到的地方，哼，把她讲成狗骨头。

不知从何时起养成的习惯，她喜欢在他孩子气的埋怨后给他一个安慰的吻，也许是宠坏他了，现在他愈来愈喜欢抱怨，并且边抱怨边以闪闪发亮的眼盯着她，等她“扑上来”。

他甚至闲到拿他们收到的情书来比，他们四人受欢迎的程度简直匪夷所思，只能以疯狂两字代表，连怀孕在身的静湖也有人崇拜，只是“名义上”仍未婚的两人比较吃香。

或许，荒谬的不是自己，而是这个世界吧！

她并不意外自己的倔强会因他而软化，毕竟他是上天眷龙的“驭魔师”，他的魅力风采自然凡人难舍，只是她开始为这场真做的假戏担忧……她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了。

他无心一句“一家人”惊醒她的自以为是，有资格向他要个公道的是扬风，连扬风都原谅他了，她凭什么再握着王牌成天想着要他好看？即使她能，她也舍不得了，现下她只想全心全意和他在一起，等着看他搬进“非人居”后会掀起什么风波，刺激新鲜的生活比过往有趣上百倍，她再也无心理会什么恩怨了。

时至今日，她还是不懂光妈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她的用意在哪里；当初她只是慈祥地道，有朝一日，她的大儿子会为了它而来。但并没有解释他之所以要来，是因为它是他继承易家的凭证。

乍知这消息，她一度坚信光妈妈的确是要她代为教训他的不孝，但他们兄弟的交谈她也全旁听见了，没理由光妈妈还会要她这么做。

“你以为他真的爱你？”嘲弄的问句自心底跃上耳际，她原以为自己在不经意间把话说了出来，孰料一抬眼便和她精灵般纤细的身姿对个正着。

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几分惊讶，“你来多久了？”“久到足以看穿这一场可笑的戏。”楚篆漂亮得虚幻的眼眸笑意盈然，有看戏的讥诮和几分收掩不住的妒意。

“怎么不进来坐？”安霞仍以不变应万变，对楚篆此番前来“雪耻”的目的已有准备。“你哥哥看见你这么关心他，一定开心死了。”“大家都是聪明人，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安霞足足瞧她好半晌，彼此都在试探对方真正的心意和耐性，最后她环顾人来人往的廊道，甩开坦率的发丝：“你身上有钱吧？”“这还用说？”“为了不辜负你在病房外守候多时的辛苦，我决定让你请我一顿。”她施恩般高高在上的口气逗笑了楚篆。

“你实在令人很难恶脸相向。”“这就是我的本事，反正你也不习惯对人恶形恶状，不如咱们坐下来聊，相信你也赞成以文明方式来解决双方的歧见。再怎么讲，泼妇骂街的举止不是我们美人该做的，你觉得呢？”自诩美得有气质风度的楚篆那会不同意，高高兴兴地牵着她的手往医院餐厅去。

两个女人也不矜持，一口气点了七种饮料五类点心，就怕待会儿吵得口干舌燥连带饿伤了脑神经，吵输几句不打紧，万一又饥又恼毕露丑态那就划不来了。

楚篆掏出粉饼仔细上妆，补涂口红眼影，慎重其事到只顾先储存水分战斗力的安霞也禁不住讪笑。

“怕像上回一样控制不住脸色？”她自知那时青绿相接的脸色绝好看不到哪去，所以不战败逃。

“你以为我为什么走得那么匆忙？”她专注镜上娇靥，对自己起誓这回必定要赢得“漂亮”。

“那是因为我听到邻床病人叫什么名字。”乍闻静湖喊出“扬风”两字时，她真的比被炸到还悻悻，莫名屈服在自己忽涌的懦弱下，连瞥他一眼也没有便疾步离去。

“你怕扬风？”安霞滑稽地张唇，不可能吧？“我怕扬风背后的人。”楚家鲜少对人实话实说，但安霞是个值得她特别的敌人，既然今天主动找上她，就没理由再隐藏什么。“也许你不了解，但我这辈子确实只怕她。”安霞费解，知道楚篆她指的是扬风的母亲，可她从未见过光妈妈，严格说来她的生命和光妈妈根本没有关联，是什么令天不怕地不怕的楚篆退缩。

“我也是后来自己才明白，寒波光的完美令我自惭形秽。”她有个只爱自己的母亲，自小生长在自我主义的家族，虽然她未曾认同过母亲不择手段的争夺属于别人的家庭、地位、身分和权势，但也从不觉得“为了活得快乐”的出发点有什么错。

但，寒波光不争不闹的忍让、委曲求全令她益加看清母亲的卑劣丑陋，她害怕，害怕寒波光的宽容、圣洁，那是她完全无力应付的贤德。

所以她才会在倏知扬风在场时仓皇失措，她没想过和同父异母的二哥见面，不知道在寒波光的调教下他是否也一样令她无力应付。

安霞思通始末后失笑，“我只听过人怕恶，没见过像你这样反倒怕善。”“恶人我见多了，多的是整治的办法，一点也不稀奇。正因为我恶，所以才无法理直气壮地在好人面前抬头挺胸。”那“负尽天下，独愧良心”的调和和她倒有几分相近，幸好像光妈妈这样的烂好人不多，不然她可难过日子了。

“不打算见你二哥？”“不用你担心。”楚篆狐疑地打量，果见她极力掩饰的捉弄，“如果你以为我还像数天前一样对他们夫妻一无所知，那你的如

意算盘就打错了。”打死她也不会去找回头浪子易扬风和救赎天使汪静湖“享受”人性的光辉。

“我以为多和家人相处有助你将来建立家庭。”安霞好纯真地辩解。

楚篆如果吃这套，她就不是楚筑了。

“要我建立家庭？你不如叫我组织个犯罪集团来得快些。对了，哪天我真要集结好汉经营没本生意，绝对聘你为军师。保证赚钱简易经济又实惠。”“承蒙抬举，可惜我没那种野心。”“守着一家不大不小的‘绿林’你就心满意足啦？”霞安挑挑眉，不见情绪波动，“不然你貌 7b 为？”“凭恶女何侠安的本事，想成名牟利就像吃大白菜一样容易。”“那是我妹妹的本领，我无权干涉她想过的生活。”楚篆边笑边咳，直灌了两杯饮料才顺过气来，“哎哟，我说我们都是聪明人，你就不用再自欺欺人，真要我点明吗？”有些事，讲开了就不美了。

安霞……或许该叫她侠安，她明白这道理，她们的本质相同，很多地方不必言传也能意会，正因为她们相同，所以毫无秘密可言。

靠上椅背，她显得意兴阑珊，“揭穿了我对你有好处？”“别把我想得这么没格调好不好？”楚篆轻嗔薄怒，“人家好不容易才在台湾遇上同伴，就不能开诚布公吗？”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难得同有不耍下流手段的格调，自然惺惺相惜。

“今天来是想指点你，别太沉醉美梦，我哥的演技绝对只比我优秀。事实上，易楚两家就属他最优秀。”也属他最精悍狡猾。

“你的意思是——”“没理由我看得见的事实他瞧不到。”楚篆说得很白。“很简单的道理，他若真心对你，大可直截了当坦白他要什么东西，何必陪你演戏敷衍你？”嘿，搞破坏她最在行了，她就不信她不掩面哭泣。

谁知侠安平静地喝光饮料，从容地吞下点心，尔后安详地询问，“我可以再点一杯吗？”在服务生带着诧异的表情走开后，两个共计已经干了七杯饮料、四块蛋糕兼一包饼干的女人“含情脉脉”地互视。

“你觉得我会因此伤心？”“一个女人千方百计地算计一个男人，除了图谋钱财之外不就是一颗真心？我可是目睹过你瞧他的眼神，只要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有多渴望他。也难怪，我哥的确是万中选一的男人，尤其他调情的技巧，更是别的男人望尘莫及。天天和这么俊俏杰出的男人相处，要守住自己的感情不是件易事。”侠安终于领会过来她那抹无由来的妒意所为何因了。

“恋兄情结现在在日本很流行？”“喜欢这么出色的男人有什么不对？”楚篆承认得脸不红气不喘。

侠安的脑子转了转，“他知道吗？”“想告状？他不会信的。”“才说我是你同伴，现在又怀疑我的格调起来。”侠安拢拢发，细心地将它们拨到肩后，“我只是好奇，你对他的占有欲并不多。”楚篆自负昂首，加开屏孔雀骄傲于自己的美丽，“我喜欢欣赏他的出色，也喜欢别人欣赏他的出色。”典型的优越感。

“如果我威胁不了你在他心中的地位，你何必来这趟？”事实证明你心虚。

“我不在意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在乎他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她自恃身分不同，老神在在，“无论你们进展到哪，我永远是她妹妹，永远是他亲人。”这层关系，洗也洗不掉。

更何况，易家有欠于她，对她这个妹妹，想必易昭锋是宠多于骂。

侠安清楚她比不上这点，也不争辩，“既然不怕我抢了你的地位，那是担心我抢了他的钱啰。”“不，我是担心你让他抢了心。”楚篆没有玩笑之色，“女人恶得了天下人，恶不了心上人。我是真的欣赏你才会啰唆这些，不希望你让我哥耍得团团转，连感情也赔进去。”“你怎么不说是他赔进感情呢？”她也是一派慎重地反问，“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感情的弱者。我之所以不直接拿他要的东西勒索他是看上了他的杰出聪颖，相信他能带来一场高潮迭起的好戏。”“倘若他听到这番话，还会陪你玩下去？”她的语尾挑着浓浓要胁意味。

侠安安之若素地将她说过的话掷回，“想告状？他也不会信的。”楚篆愣了愣，噗哧成声笑得花枝乱颤，“我哥他可能作梦也没想到会有女人当他是玩物。光是这点我就佩服，你是我见过最大胆的女人，不知道该夸你勇敢还是笑你愚蠢。”“是他先找上我，我只不过起个头而已，他就有模有样地接着演，害我不配合着点实在过意不去。”是呀，楚篆无法否认他也“乐在其中”。

“照他这么入戏下去，说不定我真肯为他牺牲美好的单身生活，你觉得如何？”“你不会！”楚篆勾魂丽颜上浮出狼狈的慌张，“他不可能娶你。”“打赌？！”侠安最厌人在她面前耀武扬威，虽然她并不讨厌楚篆，但她在她尚厘不清对昭锋的感情之际前来打乱她思绪实属不智。“别忘了。”她嚣张地摇摇食指，姿态优雅地令楚篆咬牙。“他要的东西在我手上，为了它而娶我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你情愿为了赌气而要一桩没有爱的婚姻？”她已略显气急败壤，这令侠安很乐。

“谁敢保证他以后不会爱上我？我们相处融洽，没有隔阂、成见、距离，愉快得很。”

要知道，地球六十亿人口，想找出个相处愉快的人机会渺茫，碰上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侠安学她的自负，敛不了周身耀眼锋芒。

她明白自己的特别，以自己的特别为荣，这点自知令楚篆暗暗喝采，她的慧黠世上罕逢。

“那是因为你是安霞，想想，换做侠安，他会这么疼你，把你捧在手心吗？”“换做侠安，也不需要他捧在手中。”她坚信“恶女”的魅力不会逊于“弱女”，因为他不是一般男人。

“驭魔师要是像一般男人急色肤浅，我也看不上眼。”好狂的口气，好狂的何侠安。

可是，她喜欢，没有人能狂得如此让她耳目一新，既挫不了她又讨厌不了她。

“我代哥谢谢你的赞誉，他不会让你失望的。”适时的礼貌，也是恶女的一种格调。

“不用谢，有什么疑难杂症欢迎找我，帮得上忙的一律算你八折。”侠安抛了个媚眼，结束这次会战。

楚篆不得不对她重新估量，笑容揉进淘气，也许她真是适合哥哥的对象，要叫她一声大嫂也不会丢了她的脸。

咦，既然她恋兄，又为什么有意思撮合他们？哈，当然是为了“雪耻”啰！

就让他们慢慢去烦恼她这个畸恋倾向的障碍，她等着看这颗炸弹会在

他们之间炸出什么风波。

“呃……小姐！”她回头，不解何以餐厅内的员工都站成一排。

领班笑容可掬地鞠躬后道：“你点的饮料送来了。”她瞠目结舌地瞪着他们手上端着的托盘，和盘上满满的饮料——“恶女就是恶女。”她半叹半赞地喃语，“何侠安，有你的。”哥，这样特殊的女子你要追不到就是你的损失了。

第七章

“赤裸”羔羊迷途失向街坊骚动争睹“疯”采本来这类妨害风化、污染心灵的新闻他不屑看的，但照片上的人他依稀有些面熟，他用力想了想，乍然失声喊出：“啊！”“怎么了？”昭锋正享着美人伺候水果的尊贵待遇，被扬风一声惊叫岔开凝思冥想的精神，不悦地横他一眼：“看到什么新闻？恐龙复活啦？”“不是，是野兽……”扬风逐字读罢再也忍俊不住，捧腹大笑。

本报讯：昨夜街头出现异景，一名男子未着寸缕、全身无毛，裸奔街头，边喊认错，引民众争相观看……“好样的，竟然能让野兽认错兼裸奔——还把人家全‘身’的毛发剃光，啧啧！”

侠安也真狠！”昭锋接过报纸，看后含意颇深地迎视安霞，“这约莫就是她承诺过的交代了。”安霞并不好奇新闻，削着苹果的手没有停，“还要再吃吗？”“不了，扬风，你今天出院是吧？看来你朋友已经送了份贺礼给你了！”“那可不？过瘾！那家伙害我的紫电送厂大修，侠安真是替我出了口鸟气。”他转向安霞，“记得代我向她道谢啊！”“保证带到。回去好好休养，侠安说她至少半个月不要见到你。”“还是这么专制！”“人家是为了你好！”静湖办妥了手续，捧了束花进来，“怕你到酒吧去又被人灌酒，你就安分一回吧！”“我几时不安分过了？咦！谁送的花，挺漂亮的。”“还说你安分？！花是位美女送的，瞧那样子可能还比我小。不是我爱说你，你呀！”

就爱给人家乱放电，人家连你喜欢火鹤都知道，幸好我不是醋桶，不然就有你好看的。”“我哪有？”扬风捏起留言笺，上头写了行祝福，署名楚篆。“楚篆？！”“她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有良心？送花祝贺你出院！”昭锋不由得侧目，“还查出你喜欢火鹤？”“楚小姐真有心。”“枉费我这个大哥对她提携照顾，真是差别待遇，一点也没把我放在眼里。”“也许人家把你放在心上。”安霞冷不防冒出一句，娇憨地微露晨光般的真纯。

昭锋却错愕了下，是不是他过敏？安霞的话怎么听来酸酸的？扬风与妻子交换了眼神，由衷而言，“如果她再来探望你，请转告我们都欢迎她到我家坐坐。”昭锋颌首，扬风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毛躁小子了，他已在不知不觉中蜕变成有担当有气度的男人，肩头扛着家庭重担的男人了。

“这是我们这些年来的照片，我想你应该有兴趣看看，留给你好解解闷。”扬风和哥哥的手紧紧交握，掌心的炽热是好不容易方重拾的兄弟之情。“早点康复，我们等着你们上门聚餐。”“有吃的我就不会缺席。”昭锋点点头，“到时候我一定要和你喝个通宵。”安霞莫可奈何地大叹一口，“静湖，他们男人

在一起就只会喝酒聊女人，没点建设性。回头记得把你家的酒全丢了！”“知道！”她行了个童子军礼，两个女人一块笑成掩口葫芦。

送走夫妇俩，病房顿时清冷下来，昭锋抚着相簿，厚厚一叠相簿装的都是他未能参与的过去。

直到她伸手覆在他手背上，好温柔地说：“光妈妈喜欢拍照，她习惯用相片来纪念她的人生，以及她心上的每个人。”昭锋的心儿化了，眼儿柔了，拉她偎在身畔，与她肩并肩，暗自冀盼能和她如此并肩走到生命的地久天长。

“你认识我妈？”“哎！怎么你又忘了？”她戳戳他，“我们孤儿院和光妈妈是十几年老邻居，光妈妈看着我们长大，我们每个都是她的孩子，都好敬爱她。”这就是为什么“东西”会在她身上的原因了。

昭锋突兀地发觉，他对母亲的了解好少，少到他觉得空虚，揽住她，他让拥着她的亲密多少驱走些许哀伤。

“我妈一定特别疼你。”“你怎么肯定光妈妈对我特别？”“因为你是她未来的媳妇呀！”他故意加重语气，含着点外国人的腔调，把话说得软软的，听来像醇酒一样。

饶是她浸淫酒场多年，也不禁醉在他腻人的蜜语甜言中，女人，毕竟是向往爱情的呐！

春风撩拂她的唇角眼睫，漾开她每丝发、每朵笑的风情，“光妈妈每个孩子都疼，我们丰富了她的生活，而我们的生命也因为有她而丰富起来。”“知道自己的妈妈这么受人喜爱真是件乐事。”至少在那段他没能尽孝的时光中，还有很多孩子陪伴她、孝顺她。

“多说些她的事，她在你们心里是怎样的人？笑起来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凶过你们？做的点心是不是依然那么甜？”安霞听出他催促中的孺慕之情，想他一人留在没有母亲支持的功利环境里，为守护他们的家牺牲了做儿子任性、撒娇的权利，想必丧失了许多快乐。

轻抚他颊旁擦伤，她没由来地心疼，“我们真的都错怪你了，是不？”昭锋心一悸，原本荒凉的心田一角因她的低语而灌入温情，她也懂得体谅别人的苦处，她也懂得他的！知道这点使他放下不少愧疚。

“不能说你们错怪了我，只能说很多时候人无法事事如愿。不过我很庆幸妈挑中你们隔壁的房子，让我们结缘；我爸到死都不明白台湾有什么好，令我妈舍得下他长住不离，现在我晓得，因为台湾有你们。”“你爸……来找过光妈？”“我们都来过。怎么说她也是我爸名正言顺的妻子，只是她没有点头和我们回去。

想来，是我们来去得太匆促，错过认识你们的机会。”“那时没碰上，今天不也一样兜在一起了？我相信，应该相识的不论天南地北终究会聚首。”

“注定？”“不，我不喜欢用‘注定’这两个字，太宿命也太勉强，给人强迫的感觉。我对人对事对物都偏爱用拐个弯的方法使人心甘情愿地接受，或去做；任翔正好相反，所以她常骂我脑袋里装的是外星人。”她翻开相本，第一张是易家已逝的男女主人的结婚照，下面则是他们一家四口的全家福；该是家变前拍的吧！因为框内洋溢着无言的幸福，在背景摩周湖边，细雾飘漫的乍寒中。

“我记得光妈曾指着照片说，那次之所以能全家一同出游，还是你爸为了弥补他忘了结婚纪念日的粗心特地挪出时间才成行的。光妈老说她爱上不懂女人心的男人，怕扬风长大也跟老子一个样，还特别要我们一群女孩多陪

他玩，让他了解女孩的敏感脆弱。

可是那时候我们皮，敏感脆弱是没有，鬼主意倒一堆，整得扬风哇哇大叫，甚至还发誓将来绝不结婚，不娶我们‘女人’这么恐怖的动物。”她装模作样地哼气，“什么不娶？孩子都快生了！”“你小时候就这么活泼？看得出来。扬风的童年多了你们真是不幸。”“什么不幸？不幸的是我们这班姊妹，还得花时间、心血去调教他，今天他能娶到静湖，全是托我们之福呢！”“是是，托福，托福，舍弟承蒙照顾了！”他揪揪她的小耳朵，翻到一张人数众多的合照，“这是你们孤儿院和我妈的合照？”“没错，这是烂泥，别看他现在这么新潮，小时候还拖着两管鼻涕咧！这个完全没女孩子样的就是任翔，她自小至今没一天是完整的，不是摔倒就是打架，孤儿院的急救箱等于是为她准备的，她呀！只要一觉得闷就有人要倒霉；和她相处保证生活天天新鲜有趣，不愁心脏欠缺磨练，受得了她的人每个起码都可以活到九十九。”昭锋详细暗数，果然，里头没有一个人。

佯装无意，他疑惑地咦了声，“这个是你啰？”“不，这是侠安。”“怎么没有你和侠安的合照？”她的笑陡然僵硬，目视他翻阅整本相簿找寻她们姊妹共同的踪影。

“团体照上头也没有，安霞，不会是你们幼年并不相像吧？”他明知故问，逼近她谎言的破绽。

“相簿又不是我们的，怎会有我们的相片？”“我妈这么喜欢大家，不会独漏了你们的，会不会是掉了？”噢！可恶的他，还假惺惺地替她找借口！

她索性直接拳捣黄龙，以她炯炯闪烁的冷静，“你在怀疑什么？”“我爱你。”“你怀疑对我的爱？”“这是所有事中我唯一肯定的。”她想装傻，想摆出安霞的天真，但他火热的眼神，那包含恳求、期待的眼神使她没由来地迟疑。

他在恳求什么？又在期待什么？坦白告诉我吧！承认你是侠安吧！如果你对我真有感情，不要再瞒我！

突兀，她四肢虚软似无力承受自身重量，回避他灼灼逼人的脸庞，声音困难地挤出咽喉，“你不肯定什么？”“我问了，你是否会告诉我？”她别开头，长髮宛若心上缕缕轻柔的感情，恁般惹人娇怜的美丽，他是爱她的，爱到宁愿冒着失去她的危险坦白他的心。

“愿意回答我吗？”他温柔地鼓励，“我想多了解你，你爱的人，你讨厌的人，我都想知道！”让我更接近你，不仅是安霞，还有侠安，让我认识你另外一面，认识我的引蝶！

试探性地，他倾近她，“为什么侠安会讨厌我？”“因为你曾经辜负我。”“我要怎么做她才肯原谅我？我们终将是一家人，你也不希望我们交恶吧？我知道夹在我们中间让你很为难的，给个意见让我扫除我们之间的阻碍好不好？”仿佛催眠她，他采取以柔克刚的攻势，句句低姿势敲中她狠不起心肠的依恋上。

“假如……我对你诚实，你也能对我诚实吗？”她咬咬唇，渐倾向软化，说对他一点也不稀罕是天大的笑话，她当然也盼望能和他坦诚相见。

昭锋大喜过望，但不敢自忖，仍步步为营，“你要我做什么才敢相信我的诚意？”“再休养一个星期你就可以出院，迁入非人居后想和谁相处？”她谨慎措词，问得小心。“你比较习惯面对恶女还是弱女？”选择恶女则抹煞她内心渴爱的灵魂；可若是指定弱女，又不免有歧视她生活方式的嫌疑，

在这道简单的单选题里可是包藏玄机、暗潮汹涌；如果他没有机智闯出另外一条路，就得阵亡其中前功尽弃了。

你呀你，难缠的俏娃！

昭锋自信地缓言道：“我欣赏勇敢果断的坚强，佩服临危不乱的韧性，喜欢凡事乐观的个性，爱的是笑起来就像春风满面的温馨。”她的眼睛迷茫了，他欣赏的、佩服的、喜欢的、爱的不都是她吗？他表明了不管她是恶女、弱女都钟情她的决心呐！

是侠女、是安霞，他都不在乎，她就是她，不论有几面，不论多捉摸不定，不论多叛逆、怪异，他就是要她！“好。”她的一个“好”字破天荒地令昭锋心跳加速，纵横商场情场，未有败绩的辉煌成果已练就他泰山崩于前亦不惧不惊的定力，岂知她的一个心思意念竟牵动他如许，他真的落人她掌中了呀！

她笑开，病房突然扬起令人身心舒畅的春风，只是她敛于文静后的慧黠俏皮随着一笑泄逸。

“那，对令妹你有什么打算？”“打算？！”这回他是真的下水——扑通（不懂）了，什么时候他们之间多出楚篆这个问题？“你讨厌她？”因为母亲的关系？还是同“恶”相斥？“她那么可人，我怎会讨厌她？”她招牌笑容掺了蜜，甜得令昭锋毛骨悚然：“我要知道的是你……对‘妹妹’的定义。”啊？妹妹不就是妹妹吗？怎么她拿猎人锋利的触角围住他，捕捉他的情绪波动？难道……“那家伙私下找过你？”“哪个家伙？”她回以安霞不涉世事的天真，纯洁的睫毛眨了眨，“你在说什么？”“我要宰了她——”他就知道，凭他对她的了解，她是绝不会在吃亏后如此轻易地鸣金息鼓，没想到她居然窥见他新生的弱点，抢先在侠安身上下手。

有妹如此，白发之源啊！

“说老实话，她的太平日已经结束了！”我发誓！楚篆你别想再拿我当你为非作歹的靠山！

“她的太平日……嗯！这句话代表了你对她的感情吗？还是……”“这句话只代表了我的嗜血本性！”他龇牙咧嘴地大作兽态，“下次她再找你，麻烦转告她，‘绝命追杀令’将会在日、台上映，直到凶手自首认罪为止！”怪怪！真暴力，比起恶字辈的犹有过之，侠安暗吐舌，惹毛了他可能会引发自爆性毁灭装置，还是别太刺激他好了，免得尸骨无存。

“既然你吼起来中气十足，应该好得差不多，不需要我随伺在侧了。”“这代表我过关了吗？”“这代表了我欢迎你成为非人居的一员。”“那——”他滑头地偷牵起她的手吻下饥渴，“你肯让我睡你房间啰？”他满以为这是水到渠成的事，照他们对彼此与日俱增的张力、引力，这根本是无庸置疑的事。

侠安还是笑，“你搬进来就知道了嘛！”哟！瞧那娇态、那嗲语，分明是含羞带怯的邀请！

属于男人天性中的那头狼兴奋地在他脑际长扬狼嗥，额上标了个“色”字，露出了垂涎三尺的大牙狞笑着！

努力摒除翻搅的杂念，昭锋鞭策自己回忆传教士正经肃穆的道论，“神爱世人，耶稣替我们死了……”“谁死啦！”她大大的眼映入他视界，旖旎的幻想再度缤纷迷乱，如果他能进一步勾引她，或许不再等到出院——“呀！”她让他出其不意地揽进怀，这才惊觉他高得烫人的体温，连呼出的气都热拂上她的鼻间……怎么他的呼吸会亲近在鼻前？啊！他的脸好大！

“闭上眼睛。”调情是男人主导的领域，他扣住她的下巴、箝住她的腰，霸道地命令，“我要好好吻你！”在叛逆的细胞抬头前，他的唇就进驻了她的思想，接掌了她的灵魂，释放她属于女性的自然反应，她只来得及闭上眼睛，迎接他半侵略的掠夺。

吻，原来是这么深入，这么纠缠，这么教人难以自拔——她已记不得曾有那个男人如此触动她的热情，如此接近她欲望的核心，如此如此不可言喻的神奇。

他的触碰，他的爱抚，他的唇瓣都在须臾化为魔法，点醒她的羞涩，恍如她不曾体验过什么叫激情，不曾品尝过真正的狂野。

“侠安……我的引蝶。”他辗转舔舐她的唇、齿，与她的舌尖交接，吸吮她醉笑里的春风，提炼春风里的蜜意，再将迷魂液送入她咽喉中。

“有没有人真正看见你的美丽？”他的引蝶，他甘心成为她吸引而来的雄蝶，不管得到她必须闯过多少考验，无悔。

他的手需索地探进衣下，侠安轻轻嚶吟，瞳孔转为暗黑的沉醉，她捧着他颞颈，再次深吻，两次啄亲，眨眨泛出顽劣狡黠的睫扇，猛然跳开他的臂弯。

“侠安！”错愕、惊喘、应变不及的呆滞聚合在他上了瘾的神识里，暂无力厘清顿然骤止的序曲为何因。

她反手扣起让他解掉的内扣，趁机压下他燃起的烈火情挑，竭力企图平息跑百米般的喘息；这男人，害她差点也失陷了！

“不是在这里！”时间、地点都不恰当；她晃晃食指，不自觉舔了下红肿略痛的唇，注意到他唇上也有她的齿印。

哇塞！他们的吻还真是放浪地“用力”啊！

“等你出院。”又具句短短的挑逗，她似乎深谙暧昧的运用，配合神色的欲语还休，简直挑战男人的“狼性”！侠安可坏了，她说：“这一吻就当是我祝你早些出院的礼。咱们‘非人居’见！”昭锋大失所望，不敢相信她竟在前后不到半天的光景里，使他体验到希望与失望这两造极致的情绪，他，真的不能自己了。

“你不留下来？”“来日方长，我在这儿待了太久了。”超出她料想地久，酒吧都快被她抛弃了，“你出院时我会请人来接你。”啊？就这样？“侠安，你不觉得你似乎缺乏一点……”“诚意？”她猜测地接话。

昭锋眼睛写着：可不是吗？“我都乖乖回答你每个问题，你就不能透露一些想法与我分享吗？”“和你分享那个吻还不够吗？你还要我和你分享什么？”贪心的大野狼！她的表情如是说。

“例如，咱们可以交换一下日记，互诉一些秘密啦！我很乐意当你的‘闺中密友’。”把你的心事都向我倾诉吧！想哭就到我怀里哭，瞧我，多伟大无私的情操！

侠安瞧他的样子仿佛他顶上忽然冒出光圈般，纵情哈哈大笑，她朝他挥手：“拜托，我对你生命中的‘秘密’不感兴趣，推会想如道你的莺莺燕燕叫什么名字？日记？情史还差不多吧！请你找有这闲功夫的小女生去交换。”“喂，你未免也太侮辱人了吧！”“想听好话，找你可爱的妹妹，保证她会把你捧成万能的天神。”她飒爽的回答俐落，还她何侠安的毒舌本色：“男人，你想要的东西在非人居，等你出院唷！”指尖拍拍掌心，她送了记飞吻方翩翩而去，空余一抹清香幽思。

“期待下一回合是吧？”昭锋玩味着适才神魂颠倒的吻，倏忽脑海掠过母亲的慈颜和软语：为了易家让你担待了这么多，妈会感激你的。

莫非，他们的缘分是最有先见的人“感激”的方式？

“唷！倦鸟归巢了，铁齿，快把你藏在鞋柜里的蛋糕捧出来庆祝一下！”侠安才踏进家门就耳闻太妹在那大呼小叫，翻了个白眼，她真有种为谁辛苦为谁忙的感慨。

娇怜怜地叹息，她的惋惜刻意得无辜，“本来是想和某位会来帮我提的朋友分享它的，既然没人想喝老板珍藏约二十年佳酿，那——”“那”字还在喉咙里咧！太妹就已经冲到她面前立正站好，一脸谄媚地巴着她：“安仔，辛苦你了，来，请坐，请坐！尝块饼干。”侠安嘬起唇，“我渴了。”“水马上来，马上来。喂！滑嘴，你聋啦！咱们安老大口渴了，你不会去倒杯水是不？”她一脚踹向趴在地上看电视的滑嘴，又吼，“铁齿，限你三秒钟让出座位，否则小心天残脚伺候！”“又不是天子驾到，干嘛弄得人仰马翻的？”刚冲完凉的烂泥抓着颈上毛巾，边走边甩湿发。

“老兄，地板是谁弄脏就谁拖的啊！”“这怎么能怪我？天气热嘛！”非人居不是叫假的，冬冷夏热，“非”常“人”能“居”住，所幸他们一干人皆有超人的耐力毅力，镇日勇敢地与艰苦的环境搏斗。

“想装冷气？”依然是施施然一句轻语，正中水深火热里受苦的人心，不仅烂泥，连铁齿也匍匐到她跟前，“女王万岁”欢呼就要出口。

“小安，鞋！”忠犬滑嘴衔来精英拖鞋一双，额上也见小汗两、三滴。

“小人！”任翔啐了句，讨好地搓着手，“嗯！不知老大有何吩咐？”“有道是‘宦官当政，国之败亡’，小安，你千万别听某些人灌的迷汤；请睁大眼睛看清忠臣的模样，”铁齿恬不知耻地指着自己，“先为小的消苦救难吧！”侠安笑咪咪地让众人簇拥到沙发上，这才慢条斯理地宣布：“想‘消暑救难’，可以。”她也不废话，“传令下去，全面备战。”

第八章

如果他以为“坦诚”等于“妥协”，那他就大错特错。

“易先生，请坐。”烂泥彬彬有礼地伸臂一邀，那方主位沙发闪闪发光，正待他登上宝座。

好象五度五关的阵仗。

昭锋心下不免嘀咕，这会又是哪门子戏啦？为什么他老有误人鸿门宴的感觉？见他里足不前，烂泥曲解了他眼中的疑猜，肺腑由衷地说：“这回你会意外受伤完全是为了我们兄弟扬风，你肯为我们兄弟拚命，今天起你也是我们兄弟，我知道以前我对你不友善，诸多不是请多海涵，昨天种种譬如昨日死，请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开始！”谁写的台词？昭锋不止衔眉，嘴角也打结了，看他认真地嚼一堆文不文的恶句，那神情真叫人捧腹。

当然，他没好胆到笑出来，此次单枪匹马前来可是准备一举攻下城池

作为复兴大业的基地，必须先拢络人心，大意不得。

当下摆出他最明亮有朝气的笑容，“兄台说的是，大家应该握手言和，把酒言欢，共创明日光辉的前途。”什么屁辉前途他不懂，不过，“酒”这个字他可没听漏，眼珠子如同一潭油池着火，灌出熊熊赞赏的烈焰。

“有酒当然欢，只是不晓得怎么个言法？”“这不外乎是无后顾之忧地尽情沉醉酒乡最好啰！”无后顾之忧，无“帐单”之忧也！

解这种双关语，烂泥可是高手中的高手，他会意后马上亲热地和昭锋勾肩搭背，一副好兄弟状，嘴角都笑咧了：“此道同好，你能住进来真是太好了。”亲卫队一号，倒戈。

“喂！里面的，出来见客啦！”烂泥的嗓门可大了，“列队欢迎，奏乐！”“‘揍’你的头啦！大清早的扰人清梦！”滑嘴一袭儿童睡衣，上头印了只史努比，头戴了顶圣诞帽，简直就是最佳丑角代言人。

“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我们红牌舞男回来了。”铁齿挂了副滑稽的夸张眼镜，两耳旁都夹了文笔，显然正和书本大车拚。

昭锋左瞄右看，就是没见到正主儿，“不用麻烦了，我只是想打个招呼，以后就是室友了，你们忙你们的。”“不必看了，房东和小傻约会去了。”滑嘴没趣地抓抓头，反身关上门睡回笼觉。

“搬进来就得遵守我们的规矩，烂泥，好好教教菜鸟，知道吗？”铁齿神气活现地交代，得到烂泥一记中指。

“去你的，研究你的破书去！”领着昭锋拐过短廊，他边走边解释，“非人居共七间房，客厅、洗衣机、厨房共享，俏娃是房东，老板是二房东，不过他很少住这。每间房都有厕所，可别半夜穿著条内裤跑出来，我们这儿的规矩就是不要惹毛了两位太后，其它一切自便。”“好自由的规矩。”他讪笑，女权至上在这可真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踹开房门，“哪，你就睡这，房租你再自己跟俏娃算。”“等等！”他叫住烂泥，“刚那人说侠安和小傻约会去是什么意思？”“哦！小傻又失恋了，侠安怕他自杀自愿当他女朋友，这几天正打得火热。”人还没嫁过来就给他绿帽戴，哈！他是否也该去找位女伴和她别别苗头？唉！谁教他偏撞上恶女？十八般武艺可能还不够。

“喝酒再招呼一声，随时奉陪。”昭锋打了个OK的手势，脑子已计算起策略，要如何才能得到他想要的？有得搅和！

那一夜，他睡得很沉，沉到闻到一缕相当野的香水味，野到他联想到狼和草原，他隐约觉得不对劲，但怪在哪又没个准。

太阳，暖洋洋地照在一夜好眠的他身上，反射性地展臂伸懒腰，他不期然搂到软软温温的“玩意”，眼皮还没睁开呢！好慵懒的声音就传来。

“早啊！情人。”一、二、三！哇！好快的速度。

就在太妹为他迅速的反应咋舌时，昭锋已拿他最吓人的表情狠杀向她，大掌准备将她提起。太妹脸上挂着“欢迎之至”的笑意，娇懒无力地将酥胸往前一送，单薄的宽衫自肩头滑下。

“请温柔点。”她顺着他揪着她衣襟的力道跪坐在床上，娇声疾呼，“哎哟，别这么用力嘛！人家会疼的。”“说，谁叫你来的！”处理这类不请自来的麻烦只有三点要诀：快、狠、准。

撵走麻烦的速度要快，面对麻烦的心肠要狠，将麻烦丢出门的方向要准——最好是跟垃圾车一去不回。

“不就是你吗？”任翔秋波频送，“在我们度过这么美妙的夜晚后，你能翻脸不认帐？”昭锋眯起眼，发现她身上只穿一件宽衫——他穿著入睡的那件，“谁让你闯进我房间的？”“情人，你讲这话真是没有良心，这里是我房间呢！”太妹瞄瞄他愈纠愈紧的衣服，暗笑，再用力些她就要见光了，“你是真记不得还是假忘，昨夜明明这么激烈……”“不可能，这怎会是你房间？”房里根本没摆半件女性化的用品，有的只是墙上几张赛车海报，以及几个机车模型，别说化妆品了，连件裙子也没有——他原以为东西是上一任房客留下的。

“我是不常回来，可并不代表不住这，不信你可以去厕所看看有没有卫生棉。”真——不要脸，她大刺刺的态度似乎不当他是个男人，耸耸肩，刻意加强效果地，她说：“我是不介意再回味一次昨晚的高潮，可是你得把人先请走才成。”昭锋猛然回头，噢！不，这绝对是阴谋。

“很高兴你和室友处得来。”侠安两手抱胸，状甚闲适地倚在门边，“放荡的夜晚？挺不错的庆祝方式。”“你不知道，他的胸膛好暖好结实，他的技巧好得没话说，他的吻更别提了，光尝一下就会上瘾，他真是舞男中的舞男！”任翔圈臂环住他的颈，吐气如兰地挑挑眼尾：“怎样，情人，我的表现不差吧？昨夜我们可是战得筋疲力尽哦！”太妹任翔，专做出人意表的行径，以惊世骇俗为乐，爱游走边缘，闯赌命之城。

“有没有碰过女人我自己清楚，请你自重。”勉强维持绅士风度“扳”开她挂在胸前的娇躯，他锐利盯向侠安：“这就是你欢迎我搬入的惊喜？煞费苦心呵！”“你不是性好渔色吗？我还以为你会喜欢。”侠安非但没有丝毫愧疚心虚，反而大作无辜之态，“太妹可不是个随便的女人，你别太侮辱人家！”就是嘛！为了请她配合，还花了她一瓶二十年份的上等醇酒，这么贵的成本怎能没半点回收？太妹蹦蹦跳跳到她身边，半真半假地努唇，“不要怪他，你看，他的体格多好；只要是他，再怎么侮辱我都没关系。”俊男的侮辱可不是每天有的！

她让他打着赤膊的勃发英姿给吸引，不禁回想起他们的亲密，也许，把机会让给任翔是错的。光是仿真和他所能产生的火热就令她心猿意马，要不是想稍挫他的自大，她也不会让太妹“拔得头筹”。

“要上床你怎么不上？”昭锋真是有些火了，她真当他是妓男是不？“我保证你求饶。”侠安的傲因他的讽刺抬头，“我只答应让你搬进来，并波说你可以为所欲为。”

搬进来是你提出的条件，你事先有问我是不是有多余的房间吗？”他“以为”搬来就自然和安霞同居一室，没算到她是以侠安的身分当众答应他的！

“没有空房嘛！安排你住哪就随我高兴啰！太妹是较少回来的一位，自然先把你安置在这了，不然你还想怎样？和三个男人挤？”该死的恶女！明明是她的诡计还振振有辞的！他太大意了。

“你大可以通知我。”打地铺也好过和任翔沾上边，一个恶女他就快吃不消了，再加上她姊妹从中破坏，想攻城掠地岂不难上加难？“通知你就能打消你搬来的念头吗？”她就事论事地反问，“是你提早出院让我很多事都来不及准备，怎么能怪我服务不周？”开玩笑，搬来的初夜就有女人“侍寝”，这还叫服务不周？可惜的是易大少对“特种服务”并不感激，“我看不是你来不及准备，而是根本忘了准备吧？”为了调查那叫什么小傻的家伙，他耗

了一天，累得倒头就睡才会遭到陷害，她真没良心，也不稍稍体谅一下他的辛苦。

不过，话说回来，她要真体谅了，也不叫恶女了。

“忘了准备的是你。”“对呀！”太妹又不甘寂寞地贴过来了，“小牛郎，什么时候重回岗位啊？放心，大姊我一定罩你，包准没人敢吃你免钱的豆腐。”谁说没有，她不就正在吃？而且还吃得手脚并用、津津有味！

他告诉自己，千万要捺住性子，太妹可是侠安身边的人，闹了她绝不会是件好玩的事；勉强以堪称礼貌地甩开强力胶，直步至她面前。

“开出条件。”侠安猛悸，他不耐烦了？准备速战速决要回光妈的东西？他一丝不苟地探究她的眸，这女子啊！为她付出再多也值得，会如此直截了当地开口违背了他迂回蚕食的计策，但不知为何，面对她，他就是不愿耍手段。是不想欺负她吧！他爱她浑身自信的棱角与锋芒，情愿稍退一步也不欲锻伤她的羽毛。

“开出条件。这回我得会什么人才能自由选择睡房？”她深吸一口气，放下胸口的忐忑，他不是厌倦了我……太妹的眼珠儿滴溜溜地转，好精灵地在他俩身上瞄来瞄去，嘿嘿！他们之间那么强烈的电波是不是带着红心的？难得小安会在乎一个人到忘了我的存在的地步，不利用机会抢戏怎成？指向她，侠安娇俏地衍染促狭的灿霞，“只要她答应，我就没问题。”宾果！太妹乐在心头打鼓拍掌。

她就知道小安会把烫手山芋丢给她，她可说是小安的“终极武器”，少有人能安然无事地闯过“太妹玄阵”。

当下千娇百媚地款摆向伟岸男性，妖娆地展现她婀娜有致的本钱，攀住他的臂蹭了蹭：“情人，怎么，你不喜欢和我睡一间？嫌我功夫不好？还是伺候得不够周全？你说，我改嘛？别急着挑别间房好不好？”昭锋抬眼，无话问苍天，臂上缠了个蜘蛛女，前头挡了亲卫队，他与佳人真是重重山水重重天，遥遥难窥见呐！

“小安，你准备好了没？”突如其来的脚步声连同询问加入这场一男二女的战局，侠安侧身让来者能清楚地落入昭锋眼底。

“我正和新房客讨论一些细节，你要不要先去开车？”“不了，我在这等你就好了。”小傻温柔地审视她，“怎么有黑眼圈？是不是昨夜太累了？”昨夜太累了？！昭锋周边冒出森森寒气，眼睛直咬着两人不放，连臂上的障碍物也忘了。

“早叫你别逞强，你偏不听，今天可不准你再虐待自己，由我来就好了。”警告，警告！忍耐程度已达界线，理智线在怒如岩浆泉涌之际宣告断裂，虎吼一声，身形疾似火箭扑了上去。

太妹在千钧一发的瞬间跳开，“哇！北京人复活！好呢！”小傻完全没想到就在他准备向新室友自我介绍的时候，眼前就挥来一记狠拳，猝不及防下结实实地挨住，让拳打得踉跄跌地。

“帅！左钩拳！”太妹唯恐天下不乱地摇旗呐喊，“情人加油，我支持你！”这太妹还真是有了情人不要友人，也不会为室友惊呼一下表示不舍。

侠安怒不可遏，趁他蓄势待发的空档闪身上前，护在小傻前面，生平头一次她完全非常保持冷静：“他妈的，你在干什么？”哇塞！最讲究格调的小安骂脏话了！

太妹眼也不敢眨，怕错失珍贵镜头，这场该叫北京人恶斗暴龙！

昭锋无视于她的阻挡，寒盯着地上大口喘气的人，“起来，如果你是男人就不要躲在女人背后。”侠安倒抽一口气，他一句踩中小傻痛楚，他最恨人家拿他介似女人的气质作文章，这下可没完没了了。

小傻抹抹嘴角边让牙咬伤的血，沉稳站起，“小安，你不要插手。”“小傻，何必和野蛮人计较……”“男人的事女人不要管！”昭锋忽而兜了她一句，连太妹也讶异地张口结舌。“好，不管是不？成，你们打，打死算了！”死男人，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太妹傻傻地任下巴掉离，愣盯奔开的侠安，门砰然震动屋子里所有物品，也如开场铃般催动两个男人之间的拳赛，但太妹并未专注在他们身上。

那是小安？那句赌气的话真是她说的？也无怪乎她会吃惊，与侠安一同成长，她所认识的何侠安绝对冷静、机智，遇事则强，别说是赌气这么幼稚的行为了，她连重话都没说过，因为事情总能在她的预期下有条不紊地完成。

只不过是让易大少吼了句而已就失去镇定，可见易昭锋在她心目中非比等闲。

“情人，你可知道我们小安为你破了什么例吗？”太妹的自话，他没有听到，他只听见小傻竭尽全力的咆哮。

“对！就是这样，把你心中的不满和怨气发泄出来！”歪头闪过他直捣而来的拳，昭锋故意再出言刺激，“你的拳软趴趴地怎么打得到我？你是没吃饭啊？娘娘腔的男人。”“我没有娘娘腔！不准这样叫我！”小傻哪堪他一句句的嘲弄奚落？怒生力量，挥出更凶猛的拳向他，逼退他两步。

“你不就凭一张脸骗女人的感情吗？明明伤人心的是你，还装一副可怜状四处向人泣诉遭到抛弃，你的行为比小白脸还教人不齿！”“你懂什么？”他爆发全身潜能，一拳捶在他肚子上，昭锋闷哼颠了一下。

小傻红了眼，往事将他缠得死紧，毫不给他逃避的机会，他一拳又一拳地打在昭锋不避不退的身上，汗水泪水齐扬洒在他扭曲痛楚的脸。

“是她要分手的！是她先不要我们的感情！”“那是你从没表明过你需要。她没有看到你的爱，她只看过了你身边的女人。”“你胡说，是她自己要离开我的！”他像是面对此生最大的仇人，卯起来不要命地打他。

“小傻，你疯啦！”太妹恍然明白昭锋的用意，跳上前抱住神识溃散的小傻，对准他耳朵扯开嗓门：“小傻，你醒醒，人家易昭锋没有还手啊！”震天价响的咆哮终于清醒了他无意识的暴力，他愣愣地望着他，空茫的表情凝聚不起半点思考的力量。

昭锋揉着自己八成歪掉了的下巴，他很伟大地用自己证明了一件事：人类的潜力果然是无限的。

谅他是接受过严格训练，还是无法与豁出去的人匹敌。

“情人，你这招未免也太刺激了？”太妹摇摇呆若木鸡的小傻，爱娇地嗔他一眼，“你看，他真吓傻了。”“你们也太宠他了！”假使有人早些对他这么做，也许他就不会沉沦在一次又一次的爱情游戏里了。

“小傻就像是我们的弟弟一样，不宠他宠谁？小傻，哪里痛？说说话！”他的恋情就如春天初放的花朵，开得那般艳丽、醉人；他好骄傲自己得天眷顾，不必寻觅半天就遇见生命中的挚爱，疯狂地栽进爱情的天地，天天与她形影不离——他们是人人最钦羨的一对啊！

可是……可是他万万没料到会撞见她哭倒在别的男人怀里。

“你……”他抖着，身和心。“怎会知道？”“我见过她。”很好，我没猜错，小傻的症结出在初恋。

小傻挣扎着要不要继续问下去，她……他从没忘记过她，纵使和这么多女孩交往过，她依然占据他灵魂最脆弱的一方。“小傻，你心里不是一直悬着她吗？”太妹怕他想不开去撞墙，光明正大地附在他背上。“何不问问她的近况？”问了又如何？再让她愚弄自己吗？“喂！小傻，你怎么转头就走？不对，你回来……”“她一直在等你。”昭锋脱口的六个字不仅定住他，也止下太妹企图拉回他的动作。

旁观小傻痛苦难当的眼神，她忽然好心疼。

为了爱，他吃了多少苦，“爱”究竟还要折磨他多久？“试着对自己坦白好不好？”明明惦着她，那就问问她过得如何又有什么关系？“不要紧的，最难堪的不是都过去了吗？”近情情怯呐！感情岂是说要有勇气就能有勇气的？“她现在……好吗？”“她病了。一个人在租来的小房里没人照顾。你可能不知道，她的房间全是你的照片。”可能吗？“那天你看到的男人是她要出国的学长，她之所以哭是因为她很苦恼你的事。”我感觉不到你的爱！你甚至连信任都没给我！

她离去时的哭喊犹在耳畔，他却已一身冷汗。

“她在哪里？”他激动地抓住昭锋，泪痕未干的面孔布满忧急，“我要去找她，我要对她认错！我要求她原谅我！”昭锋暗点头，总算他还有药救。“她就住在你们初遇的那栋楼里，阁楼，很好找的。”讲完时只剩下门在摆荡，太妹对他的速度傻眼，直摇头：“他连药都还没擦咧！”“爱情是世上最妙的万灵丹，那些药留着给我用好了。”他嘘了口气，一屁股坐下。

“嘿！你是帅哥呢！怎么可以不顾形象？”太妹戳戳他颞骨瘀青，他则缩了缩头，“真瘀血了？”“废话！还不快把医疗箱拿来？”“哟！比我房东还有架式？”任翔才不同情他，“要找人打架之前要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力气上药。”颞骨、鬓角，噢！胸脯也是，没有人可怜他才刚出院吗？“我就不信你每次都自己来！”他低头检视缝合的伤口，该死，渗血了，病人果真不宜运动太激烈的。

任翔挑眼瞥了下，动手撕开自己的衣服。

“干嘛！你不会又要玩仙人跳吧？”她难道真没有一滴滴悲天悯人的情操？好歹他也是为了她兄弟才负伤的呢！

“这主意不错。”她煞有介事地考虑一会，才咧开顽皮的笑，“可惜本太妹不欺负可怜兮兮的病人，那！给你止血。”他将布覆于伤口上，实在不敢恭维她的穿著，“你一点也没危机意识吗？”可不是？一件底裤和被她撕得破烂的衫衣，根本遮不了多少秀色。

她耸肩，“你要真想对我怎样，昨夜早下手了。”“什么？我真和你睡了一夜？”“不然你以为？公子，你睡的可是我的床。”不睡自己的床要睡哪儿？昭锋有些问不下去，“如果我真怎样，你要怎么办？”“那也无所谓啊！又不是天天都能被帅哥抱。”她贼兮兮地黏近他，眨眨她无邪的大眼睛：“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的双臂永远为你敞开。”“得了吧！你要真对我有兴趣，早在刚才就扑过来为我上药了。”“爱不是万灵丹吗？用你爱的力量啊！”她不由自主哼起英文歌“爱的力量”，待会得去抢麦克风过过瘾。

她这副悠哉游哉的模样哪里有半丝为情人着急担忧？昭锋实在不敢料

想要是她真对他有兴趣，他将面对什么阵仗，承天之幸他并不吸引这个太妹，否则可多灾多难啰！

“好了，男子汉大丈夫地赖在地上做什么？这点伤用口水涂涂就好了。”太妹和伤、创可是换帖兼拜把，什么伤要不要得命她一眼就看得出来，因而根本不当他的伤是一回事。

“我休息一下也不成？”怎么她连这也管？“你最好习惯，我们姊妹俩一个专制一个霸道，要想追她你可得巴结我。”“你知道？”好利的一双眼，相处不到一日就洞悉他的心意。

“不想睡我的房当然是在哮喘想她的床，难不成你喜欢‘播种类动物’？”昭锋的气险险走岔，“播种类动物？”“不对吗？你们男人可以叫女人哺乳类动物，为什么我不能叫你们播种类动物？”她头抬得高高的，一副理直不屈的当然，“不对吗？”他开始祈祷，为将来不幸和太妹看对眼那位仁兄。“你好了没？”姑奶奶算心情好已经和他哈啦很久了，“可不可以开始了？”又一个专讲谜语式的话，若没头没尾地要人猜，“开始什么？”“讲你专程去找小傻情人的经过呀！你不会也被打傻了吧？不然我在这儿和你耗啥？”“我想我的男性自尊有点受伤。”他怀疑他的魅力是否依然存在，身价当真已跌到受伤也无人慰抚的地步：“我为什么要说给你听？”太妹毫不客气地仰头大笑，他赌气起来的口气可和小安像个十成十，“不为什么，只因姑娘我爱听戏兼凑热闹。”“那跟我有什么干系？”事实证明，不管男人女人，有多冷静理智，一旦赌起气来全都成了二岁娃娃。

“想要我帮你一把吧？我任翔不做没酬劳的白工，为了你们俩未来美好可期的远景，付出你的代价。”她支起两腮，贼溜的得意狡诈得令人气不起来：“就从调查小傻背景的过程开始说起好了。”此时昭锋心底只有清楚一句：任何恶女，难怪鬼神退避。

第九章

她是怎么了她！

侠安忿忿不平地冲进吧台，抓起一瓶酒就往嘴巴灌。

她干嘛这么生气？只不过是让臭男人凶了一句，有什么好难过的？他妈的，她被围殴都没吭一声，怎么让那死男人如此牵动她？她是坚强冷静的何侠安，永不言输的何侠安！

温暖的液体滴在她手背上，她故意当成不知道，任它继续落在手背上，两滴、三滴，滑下手背，汇成晶亮的水渍。

噢！该死，该死，该死的臭男人，该死的感情！

就这么认输？就这么匍匐在他脚下？“不，我不认输！”她又恼又恨，虽明知所有麻烦都是自己惹出，但就是不甘心反倒让他无故搅乱一他春水。

她是最聪明的啊！怎会傻到掉进他布下的天罗地网？一堆莫名其妙乱糟糟的情绪逼得她酒一口接一口，酒不停，愁也不停；曾几何时他已成了左右她快乐忧伤的主因？她不喜欢这样，可是她又没办法不去想他！

“没出息！何侠安你没出息！”恨恨地咒骂自己，什么时候她已真用一颗

纯真的心去爱他？什么时候她真把“安霞”的感情系付在他身上？动手拆开假发，隐于伪装的一头黑瀑飘逸地飞坠，她的真情、她的脆弱——她的长发。

如果说长发是她对他羁绊的由来，她宁愿剪了它换回往昔自由的心境——“想剪头发，我那有招待券，花不了你半毛钱。”持着剪刀的腕被人牢牢扣住，声音好包容地自她顶上扬散：“早叫你别这么省，怎么你就是不听？”“殷翼！”看清眼前高她一个头的人，侠安低呼，人如乳燕归巢般松手抱住他，满腹的委屈，不知所措全化为依赖。

“殷翼！”蹭着他衣襟，抹去她残存的珠华，她挤不出任何话解释她一款纠结煎熬的思念。

他拍拍她抽咽的背，微微笑着，小女孩长大了，懂得怎么哭了！

虽然他很少过问她的事，但她的喜怒哀乐全在他眼底，他一直没有告诉她们，领养她们是出于自己的本意，其实与寒波光的交代没有关联；他是重视寒波光没错，但也心疼两个孤女的。

“打小你就倔，没见你在人面前掉一滴泪，记得你对眼泪的论调吗？”她不好意思地揉揉鼻子，“只有懦弱的人才会哭，因为眼泪既帮不上忙又于事无补。”“想听听我的意见吗？”他从不会正面否认别人的观点，不会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想法，这就是殷翼，她欣赏的朋友兼养父。

“我以前就觉得你们太早熟，你和太妹恰恰相反，她用率直掩藏敏捷的心思；你则是冷静到忽略了自己的需要。坚强是件好事，可偶尔的哭泣也不坏，我们都是人，我也会哭的。”“骗人。”她笑了出来，想象不到他的扑克脸配上泪水的样子。“我都不知道！”“我怕你笑我呀！”还是不动如山，应答如流；侠安一阵心安，揽着他放纵自己的依赖，呢喃着：“如果我爱的是你就好了。”“不行唷！那可是乱伦。”“得了，咱们像是父女的样子吗？”大家心知肚明得很，彼此维持的是亦兄亦友亦主雇的关系。

就好比酒吧的老板是他，管事的却是她；房子明明是她的，挂名房东却是她，他们的关系不是父女、兄妹、朋友几个名词可以界定，自成一格，脱离世俗的规范。“不像吗？”殷翼摇摇下巴，领养她们时，她们都长到他胸口高了，怎么当她们的爸爸？“就是因为不像，所以才暧昧。”他俩堪堪一震，差点站不住脚，突来的拥抱撞得他们意外。

“你来凑什么热闹？”“这么好玩的不叫我来，太不够意思了吧！”任翔皱眉，把臂勒紧了三分。

“对不对，爸？”听到她恶作剧地喊他“爸”，殷翼真想昏倒了事，他被两个恶女一前一后抱得连换个姿势也不行。

“怎么你最近老爱跟我抢？太闲是不？那下午你代我去点收酒库的新货！”“耶！我和‘爸爸’联络一下感情有什么不对？什么叫和你抢？殷翼和易昭锋又不是你的！况且是你请我帮你整他的，你小心我把你贿赂我的手段抖出来。”“威胁我？你抖啊！有多少抖多少，你会我也会！”她有秘密，她就没有小辫子吗？哈！要玩她还会玩输她？“酒是你偷的！”“进的可是你的胃。”侠安冷笑，还以颜色。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都把非人居的房租花在‘黑河’上面！”太妹愈嚷愈大声，豁出去了。

“哦？反正某人从来也没缴过房租，钱用到哪去还轮不到她来管。”“你吃味，因为我和情人共度一夜！”“你才无中生有，人家明明不屑碰你！”她们恶声恶气地瞪着对方，最后不约而同地抬眼：“殷翼，她嫉妒我！”“殷翼，

她诬赖我！”殷翼大口吞下三口气，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宗旨，复兴民族精柙，振兴国家社会，端正风俗、洗涤人心——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喝光了我珍藏的酒？”“你，把房租花在玩车上？”“而你们还为了男人争风吃醋，嗯？”“嗯”字可是吊得老高，高到她们把手缩回去，亮出她们最谄媚的表情——傻笑。

“呃——安仔，小傻去追逐他的梦想了，点收的事就由我来陪你去好了。”“真是好主意，有你在我们一定会加快追逐钱脚步。”侠安搭上任翔的肩，“多多仰仗。”“客气客气。”她也打着哈哈，“我还得请你多多指教。”“哥俩好”在殷翼的盯视下功成退场，他好笑地晃晃脑袋，她们三不五时的吵架手法真是不断推陈出新令他目不暇给。

唉！他珍藏的酒——“出来喝一杯如何？”他朝无人的空气招呼。

“珍藏的酒换作夹心饼干的命运，挺合算的。”自楼梯道步出，昭锋不敢大意，光是他知道他藏在楼梯道上的敏锐就非泛泛之辈。

不过他也明白他没有恶意，否则不会让他旁听这么久。“要不这样，烦都被她们烦死了。”“领养了她们之后，一定使你的生活增色不少。”“吓得半死倒是真的。”他将侠安喝剩的酒推给他，“两千，谢谢。”“哈！剩下几口的酒也要收我两千元？”他没讲错？“你不是在追‘我女儿’？”他特别强调“女儿”，无辜的背后要胁意味浓厚。

翻译起来就是：想追侠安还得要我同意。

“难怪她们一个比一个恶。”恶男带大的嘛！“从我薪水里扣。”“爱得很惨是不？”殷翼很想保持不动如山的形象，可昭锋无奈的神态实在使人很难控制。

不惨吗？每个人都要巴结，动辄得咎，天时地利人和都捏在别人手里，还得过五关斩六将。

“扬风，楚篆、小傻、太妹，你算起来是第五个啦！”第五个障碍。

“放心，我很好收买的。”殷翼半僵直的脸只有眼睛一闪一闪的，“只会是你的助力。”“你也要出馊主意？太妹的鬼计画已经很冒险了，不是我怀疑你们的能力，而是这样轮番上阵不会太紧凑？”“戏要连下来演才好看不是吗？”他吐掉酒里的梅子核，又洗起杯子，“谁教你这么有魅力，对你有兴趣的不止一堆。”昭锋思绪一动，如曙光乍现，“你是说……”“光是你追得死去活来有什么用？怎么不对调试试？保证省时省力。”恍然大悟之际，他不得不对这少有表情的男人刮目相看。“这年头会陷害自己女儿的父亲可真不多。”“呵呵，好说。”殷翼可是坦然自若得逍遥，“谁教她们喝了我的酒，让她们忙忙也不错，你说是不？”

小傻顺利与初恋情人祖 7d 镜重圆的消息振奋了非人居，大伙都在讨论这件事，替小傻感到高兴，同时也对昭锋多了几分好感。

这一招，可就是他成功地打入他们的关键，使原本“奉命”排挤他的一干男子汉“自动”将指令降为漠视。

侠安心知这是他的计谋，也不说话，许是纷乱情绪仍有待厘清，按兵不动，冷眼看他要变什么魔术。

相安无事的局面就这样过了几天。

“绿林”依旧门庭若市、财源滚滚，但却莫名出现了几种诡异的现象。

红牌小生易昭锋风靡绿林已非新闻，此次他带伤回到工作，非但没有减少女客对他的迷恋，连赛车舍身救了扬风一事也被传颂成世纪末最伟大的事迹，他“诡异”地成了众所钦敬的英雄。

“诡异”的还有向来行踪如风般飘忽不定的太妹，她不仅出奇安分地守在酒吧，还与易昭锋卿卿我我，据说他俩正打得火热，另有证人信誓旦旦地说曾目睹他们出入宾馆。

但最“诡异”的非笑面俏娃莫属。

因为绿林“最”有姿“色”的两朵花之一——何侠安，她不笑了。

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俏娃不笑怎么俏得起来！

整个“绿林”都议论纷纷，有人说她是因为让易昭锋抢走风采而生气；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她也喜欢上易昭锋，刻意要引他注意；更有人异想天开地散布俏娃、太妹明里共事一夫，暗地同室操戈，为博“美男”回眸一笑而争得你死我活。

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必然与易昭锋有关。

除了这点对之外，其它全——错！

“怎么，还在不高兴啊？”任翔一脚跨上造型椅，指头敲敲吧台，台内板着脸的侠安面无表情地忙进忙出。

“他们已经开始赌起你什么时候会笑，每个都在跟我打听内幕。”“那你赌多少？”“我没赌。”她无所谓三个字反令侠安侧目。太妹把玩着啤酒，没有喝它的意思。

恶女太妹最好赌输赢，竟然破例没起头吆喝，难怪侠安意想不到。

“洗心革面？”“你怎么不说我是讲义气？”太妹怪叫，暴躁性格隐忍不住怒意，“怪里怪气的就算了，讲话还老带刺，嫉妒也不是这么嫉妒法！”“谁说我嫉妒？”“还不承认？不要说我了，每个接近他的女人哪个没被你的眼神刀割凌迟？”侠安面罩寒霜，太妹一张一合的唇吐出的话如无形利箭，句句刺在心坎上。

“你们为什么老不肯对彼此坦白？面对自己的感情很难吗？你们的游戏玩不累？我这个旁观者已经受不了了。你再这样别别扭扭的，我可不客气了！”侠安转身离开吧台，任翔跟她到酒窖，和她相处到大，任翔知道当她会避开大庭广众时就是她快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

倚在门上，她看见的不是清点酒柜的侠安，而是只被踩了痛脚的母老虎。

而——老天保佑，她准备找死捋虎须。

易昭锋，你最好值得我这么做。

“如果你不要，就把他让给我。”果然，侠安停止动作。

“他会和我泡在一起不过是为了诉苦，你冷落人家也够久了，不要再戏弄大家。”“戏弄？”侠安咯咯寒笑，“是谁戏弄谁？”“小傻和铁齿要搬走又不是他的错！你怎么可以怪他？这太不公道。”“你怎么知道错不在他？”自小她们吵过无数次架，但没一次像这回一样毫无玩笑之色。

侠安步步逼近任翔，每一步都是她压抑沉久的愤怒，“他才搬来多久？就把小傻和铁齿踢出门，接下来还分裂我们的感情，他分明是要孤立我后再谋夺他要的东西！”“东西东西，你口口声声把东西挂在嘴上，他那么想要东西就把东西给他不就成了。

你不是小器的人，为什么硬抓着不放？”“因为那是光妈韶给我的！”
“放屁，明明是你不想放他走！”任翔也卯上了，“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自己不表态把人悬在那，又拿他要的东西要胁他，让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讲话要有根据，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要胁他了？”“不然你在不爽什么？光臭着脸又不讲，鬼才知道你在想什么！”“单凭他使计赶走小傻和铁齿这件事就不可原谅！”任翔沉默了一会才轻轻地说：“你真的没替他们想过是不？小傻要搬出去和他的恋人共组家庭，铁齿终于又能重回大学念书，我们应该祝福他们才是，你闹什么脾气？”“那是始作俑者设计的陷阱，他就是不想让我好过，非遣走非人居里每个人不可！”

好好的，弄什么保荐入学，提什么成家贷款？”她没见过侠安这么蛮不讲理，“你欲求不满是不是？只顾自己难过；昭锋肯出面保荐，为小傻和铁齿作保人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他们总不能在这混一辈子吧？”她知道！她再也清楚不过了，就是因为知道才格外无力承受事实。

“他妈的，真搞不懂你在龟毛什么……”侠安忍无可忍地扫开一排酒，握起酒瓶就往墙上砸：“我错了，全都是我错了，这样好不好？你去和他双宿双飞呀！滚，你们全都滚，我不在乎，何侠安没有你们一样会活得好好的！”
“何侠安，你不要太过分！”“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为了男人背叛同伴的任翔！你们爱怎样让他耍随你们高兴，下地狱去！”她口不择言地诅咒，不顾满手割伤与遍地狼藉，绝决飞奔而去，没入夜的一隅。

愣在原地的任翔，没有沉默太久，“你说过你会善后的，别骗人。”“绝不会让你损失分毫，一切算在我帐上。”易昭锋行了个礼，就要去追人。

“喂！现在你相信她是对你用真感情了吧？”“情真如金！”而他不会辜负真金打造的心。

“可惜了这些酒。”她还是呆在原地，领悟到何侠安迟迟不肯将东西交给他。

因为上头有她全部的爱，交给他，他们就再无瓜葛了，她害怕的不是别的，正是怕失去他呀！

蹲下收拾起碎片，她考虑起避避风头的主意，沾了酒的手塞进嘴里舔尝，一边口齿不清地咕哝：“什么时候我也能遇上纯度九九九的爱情？”

游荡街头大半夜，走到两条腿发酸，她还是不晓得自己可以去找谁。

可悲，活到今天她才发现失去了绿林，没有了非人居，她什么也不是。

原来大家一直这么宠她、这么纵容她。

突然间，她好想哭。

为什么爱一个人这么痛苦？把自己搞得不成人形不说，还连带失去好几个朋友。

非人居和绿林，是她的心血，她的一切啊！为什么他一来就轻易地夺下原本属于她的友谊、信任？难道她以为牢不可破的信任真如此薄弱？还是她真让自私蒙蔽了？是否，她活得太自以为是了？你在闹什么脾气？任翔很少以那么正经的口吻质问人，现在想想挺可笑的，她已经忘了闹脾气的滋味了，没留意到她的举措有多孩子气。

人家总恭维她想得广、见得远，尔今易昭锋却三两下就拆穿了她的“高

瞻远瞩”不过是她一人沉醉的春秋大梦。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挥霍青春易，许是他们荒唐得太久，久到忘了未来、前程的模样，易昭锋的出现提醒了他们该静心思索自己的下一步。

撇开感情因素，她反得感激他。

只是——自尊不准她低头，脆弱的感情也不准她低头；回到酒吧后他过的日子和皇帝没两样，左拥右抱夜夜笙歌，哪里有一丝丝在乎她的样子？连任翔的魂都被他勾走，害她“一时失手”砸了那么多酒，还不知道回去怎么交代。

看吧！失去理智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逃避不是她的作风，错了就认错，她何侠安不是敢做不敢当的懦夫，先回去找铁齿谈谈他对保荐入学有什么打算。

也是，祝福伙伴单飞不会太难。

一想通，她马上回头，毫不犹豫的率性又恢复了笑面俏娃爽朗明快的风格，令紧随其后一夜的男人加深他的爱慕。

先行联络妥一切，他抄快捷方式回酒吧，等待另一场戏开幕，他有信心，这回她绝藏不了她的真心。

踏着细碎夜雾，她加快步伐以驱逐围拢的寒意，就在“绿林”别出心裁的招牌在望时，蓦然冻住身形。

“你们这是干什么？”她娇叱酒吧前拉扯的两人，清寂夜空倍加凸显她的声音，待她藉路灯看清转首向她的面孔，忽然后悔自己多管闲事。曾来要人不成的同性恋者和易昭锋两人四眼齐凝住。

第十章

愉悦地踱近，她挽住他手臂的动作自然得只能以“浑然天成，毫不造作”冠之。

“请问你找他有何贵干？”“呃……”对方有些嗫嚅，但仍硬着头皮应战，“他，我要他跟我回去。”“回去？！他住你那？不会吧？我记得他是我房客，你会不会找错人了？”她“和蔼可亲”的态度今人如芒刺在背冷汗涔下，他对她出名的笑靥有所耳闻，通常有幸得见“仙颜”的人不会太长命，尤其在她眼睛没表情却笑得异常灿烂的时候。

“这位仁兄说什么你在他那边，要我去一趟，我不相信他的说辞，他就拽住我衣服要拖我走。”说得委屈万状，活像惨遭凌虐的小媳妇。

玩什么把戏？她当场扮起青天大老爷，“罩你的那个呢？”“没见过太妹人。”昭锋好深情地望着她，“整夜没你踪影，所以想出来找你，就遇到这家伙了。”“我……”冤枉呀！

跑龙套的临时演员让俏娃淡淡地那么一瞄，腿都软了；哇！他死定了，肯定尸骨无存的啦！

“就这么蹩脚的剧情也想蒙我？”真被蒙到她也不叫何侠安了。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爱她就是演戏给她看？轻蔑地眯眯

眼，“你的爱还真特别。”她言不由衷的赞美没打退他，“我知道你恼我乱了你的生活、朋友，”还有心。

“可你相信我做这些全为了你好。”“照你这么说我该感激你啰？”她还没原谅他？光是她“一时失手”毁掉的酒就够她记恨上半年。

“感激倒不必。”最好以身相许。“大家都有他们的出路，你也该打点自己的将来。”“那请问我又该怎么盘算将来？”当然是嫁给我。

没那么便宜你！

她没好气地拍拍脚板，“喂！他是你的了，还不快把他带走。”啊？情势急转直下到第三者完全揣测不到的地步，熊烈的希望之火在眼里烧起：真的可以吗？侠安不必猜也看得见他涎着口水的脑袋里，充斥那种淫荡的画面与遐想，真叫人作呕！

“你真要把我送给他？”昭锋郁闷的问题有气无力，似乎有弃械为俘的准备。

“什么送不送？你一个大男人谁能勉强你做你不愿意的事？”连个不入流的角色也摆不平的话，他还叫什么驭魔师？“我要你说，如果你不要我，我就跟他回去作同性恋。”他怎么和她一样语无伦次了？想骗她，真那么简单？挑衅地斜睨他仿佛下了他今生最大决心的义无反顾，她也决心和他抗战到底：“好哇！你去呀！去做你的同性恋，最好永远都别再来烦我。”昭锋的肩，缓慢地垮下，“我都这样拉下自尊求你了，你还不肯信任我？”“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要对我坦白，你教我要信任你什么？”什么嘛！又是她错了，他的求法未免太一厢情愿，“怎么不说说你的目的？怎么不说吸引你的是长发的安霞？”他搬进非人居后她就没过过一天清静日。惹祸精、阴谋家，还好意思嚷着为她好？真是好到外层空间去了。

“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解释有什么用？我告诉你，错过了我你会后悔一辈子，就只因为你可笑的疑心！”什么跟什么？她勃然大怒，“我疑心？没错，我疑心你和同性恋有一腿！滚回你另一半身边去，天就快亮了，再不享受你们的‘良宵’就要变成‘良晨’了！”够了，他被侮辱够了，不惜颜面地恳求只换得她无情的践踏——要不是因为爱她，要不是因为深爱着她，他犯得着如此作践自己吗？“任翔说你喜欢我，如果她没说错，那你的感情还真廉价。我们走！”第三者欣喜若狂地向她道谢，“我会好好对待他的。”侠安气得发抖，她的感情廉价？他怎么不说自己镇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他们的背影愈拉愈长，眼见就要淡逸，她猛倏拔腿追到他们面前，大叫：“站住！”“有何贵干？”昭锋冷酷地招呼，疏远中怒气腾腾，你这可恶、不知好歹、是非不分、暴虐无道的女人，无论你再说什么我都不会回心转意，从此你我桥归桥路归路。很好，她悻悻了几下，跳向他——我不用说的！我用做的。

她狠狠吻住他，付诸她所有的矛盾失措，他来不及推开她就被她来势汹汹的情绪灭顶，使他失去反应能力，只能凭着深理的渴盼与本应回吻她。

临时演员咽了口唾液，看他们吻得难分难舍、天地失色、日月无光，害他不知道如何自处。

“呃……我也要！”终于壮着胆子扯扯他们衣服，“我不介意三个一块了……”“你滚开！”他们一人推开他一人踹向他，再度异口同声，“不要让我再见到你！”落水狗夹着尾巴捧着被踹的屁股哀哀逃开，世界只剩下他们

柔肠百转的眼波。

侠安不说二话拉起他一路奔跑，也没休息直接带他回非人居，用力甩上门时静谧的房间暗如深海。

她扭开灯，恶狠狠地逼至他胸前，“我廉价是不？我倒要看看你有多高贵，多圣洁。”双手一撕，他的丝衬衫裂成两半，侠安气得有点手脚不灵，边“拆”他的衣服还边骂：“这是你恩客送你的不？我把它撕了，把它全撕了，看你还怎么招蜂引蝶。”昭锋让她眼角的泪水揪痛心房，低头吻了吻她微汗的额际，“我只愿吸引你这只蝴蝶，知道吗？我的引蝶，今生今世我只要你这只蝶？”“你都不说，都东瞞一点西藏一点，我根本猜不着你在想什么，居然可以若无其事地和别人打情骂俏？我……我都嫉妒死了！”不可思议，她能一边哭一边骂一边脱他衣服，还没有任何滞碍，“你那么爱当舞男，看都不看我一眼，那我就出价买你——用你最感兴趣的東西！”不！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她！她是他这辈子要栓在身边的珍宝，他的笑面俏娃，他的恶女侠女。

侠安拆下假发，松开圈住长发的发带，踮起脚尖送上她红唇；额际，一撮乌丝与白发交缠，好似他的痴缠住她的真，纠缠难放，攀着对方的手拚了命要把彼此揉成一体。

“赔偿！我要你赔偿我！”捶向他的拳无力地让他锁得不能动弹，他咬住她的耳垂，邪恶地轻搔起她敏感的肌肤，舌头舔舐着令她为之痉挛的地带，自眼睫、耳鬓、丰颊到颈窝，他发了狂吻她，用了心吻她，吻得她的天地昏沉，眼界浮暗。

“说，我是侠安还是安霞？”“都不是。”她的内衣轻巧地自他指间掉落，他俩的喘息更炽，“你是我的引蝶，噢！”浓烈的需求因他的热掌覆上她柔软的丘壑而达到高峰，他反身压住她，将她固定在他的臂间，一脚顶进她虚软的腿间架起她交付予他的身子。

他们急于探索男与女的阴阳刚柔，以双手膜拜着彼此的胸脯，填满他们敞开的怀抱，挑逗他们忍耐的极限。

“吻我……”他呻吟地闭起眼，她已占据他扁平壮硕的胸上两点明显的凸出，一手滑向他结实的窄臀，感受他腿部有力的肌筋。

他扯着顽强抵抗不肯投降的短裙，挫败地低吼，“下回裙子别用这种不好撕的质料。”“下回我专门订制供你撕的衣裙好不好？”她一挑一绕，短裙便乖乖地掉到他脚板上，唉！男人，真是猴急的生物。

“我举双手赞成这主意。”换她替他服务，不中用的长裤在两人七手八脚的协助下迅速投奔地心引力。悄悄贴上他热力无限的胸膛，两人俱为赤裸的欲望威力所撼，侠安更是倒抽了一口气。

手臂经他肋骨爬上他后背，缠了几圈黑丝在指上，她朝他耳际吹气：“我很喜欢袒裎相见这四个字。因为的确很少有人能在欲望高涨的情形下说谎，因为压根没时间和精力可以让人编织谎言。”咬了他肩头一口，她嚶哼轻哼，衷心喜爱他捧着她的臀推进他的动作。

酥麻的快感在他唇齿手掌所到之处漫开，像着了火又似淹大水，整个身体瘫痪在激情的催化里沉沦。

也许，他们早该这样了，只不过拖延到现在爆发出更强大的威力，将他俩卷入感官缤纷的洪流中。

“易昭锋，”她呢喃着他的名，啾软嗓音更挑得他意乱情迷，她吻到哪咬

到哪，到处烙下她的印记：“你现在脑子里还记得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他也忙着为她烙印，不同的是他是用吸吮的方式留下吻痕。

“知道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呢？”她这句话几乎断续无以为继，他迫不及待潜入她大腿内侧探访更私秘的幽深，逼得她心跳快停摆，世界顿成灰烟遁去。

唯一犹滚烫地刻印在脑里的，只有她所有灵魂加起来的意念：“我爱你。”

“我爱你……”静湖合起双掌不胜陶醉，“哇！好浪漫哦！”“那时候我不觉得浪漫。”那时候只能说是粗鲁，他们两个很粗鲁地占有彼此，又很粗鲁地相互告白。她眼睛睁得圆亮，不肯稍漏细节，“那你们是边做边沟通哪？”“什么边做边沟通，哪有时间？我们是做完了才说的。”侠安无法理解她怎会这么爱听这类“转播”，“静湖，你都是要做妈妈的人了还听得津津有味的，照理请你应该经验丰富才是，怎么，不会是那小子没能满足你吧？”

“怎会？”静湖羞怯地啐，淘气地低声道：“我只是很想试试你们那种‘撕开对方衣服’，凌虐他、蹂躏他，等他哀求告饶后再‘扑上去’吃掉他的做法。”“看不出来你也挺坏的嘛！”侠安揶揄，两个女人笑声飞扬宏亮。

“改天送你们几卷录像带让你们夫妇好生‘实习’一下，保证花样百出吓死你们。”“是吓死他才对，他可是比我保守上十倍，每次都要我主动咧！”

“真的？看不出来扬风外表浪子一个，骨子里还挺纯情的说。”静湖笑得脸红扑扑的，煞是可爱，她挥挥手一副“别提了”的娇懒：“要不是得顾全他的面子，他的秘密早被我泄漏光了。你们把话都讲开了吗？”“讲是有讲，可是他脑袋瓜不知道长了什么瘤，突然不肯收下东西，说什么他又不是真的舞男，陪宿还有代价的，到今天还不晓得东西长什么样子。我看他真一点也不紧张一个月的期限就快到了，反倒是我，日子数得比他还勤。”“他真不在乎不能继承易家吗？”静湖偏偏头，有丝不解。

“扬风不也不在乎？”“那是我们不需要。我们的生活已经很稳定，也许等孩子周岁再回日本拜访他们，遗产的事我们从没想过。”“我知道，他要靠双手给你幸福嘛！”侠安挤挤眼，“不错了，我那个只会讲不着边际的甜言蜜语，对未来没什么打算，我看得很开，如果他留在台湾八成得靠我养了。”静湖不敢笑得太嚣张，可克制笑意挺不容易的，“别再泄他们男人的气了，不然我就要笑到‘翻肚’了。喔！忘了问你，没有人才再持续外流了吧？”

“你说小傻和铁齿？只有他们受到煽动，其它没有，烂泥、滑嘴你是知道的，生平无大志就爱玩车，真要他们立个什么志向还有的等。太妹呢……还没玩死她的命，正经从良是不太有可能。反正我人都给他骗走了，他还搞什么离间计？眼下就你生产这件事最大……”她心有余悸地抹抹脸，“阿弥陀佛、耶稣基督，所幸盛世太平国泰民安。”“有没有想过是跟他嫁到日本还是留在台湾？”侠安握起她的手，想了一下才说：“不知道，没想那么远。”“他没要你跟他回去？不可能，一定是你没答应。”“我为什么要答应？”她蛮横的固执又出现了，“我是中国人，而且还是个有爱国意识、民族情操、热血沸腾的勇士，怎可与矮倭同流合污？”“别忘了你的他也有一半‘矮倭’的血统！喜欢台湾直接承认就是了嘛！”她取笑侠安，“嘴硬成不了事的。”“怎么

你和殷翼一个调调，你们是父女不成？”讲到殷翼她就有气，原来那场人妖秀是他出的馊主意，没有良心的养父联合外人算计他女儿！不过没关系，好在她有先见之明，一摊酒换她一次失策，她还是赚的！

至于“姊妹闯墙”这部戏码，也是不要命的太妹整她，幸好太妹也有自知之明，没待到她算帐报仇就留书表明要随外景队出国当替身拍武戏。

在昭锋“委婉”地坦承一切罪行后很无辜地表示：他纯粹是被威胁利用的一颗棋，害她过了阵不笑的日子他也很心疼，只是一个是她养父、一个是她姊妹，两个他都开罪不得呀！

她非常谅解地献上一吻，然后在他的手又发痒上下游走时“忽然”想起有要事待办，留他独守空闺恨咬棉被泣泪。自甜蜜记忆中醒来，她遇上静湖了解的目光，俏笑启齿，“我相信无论什么问题我们都能想出解决之道的。”“那就好，记取光妈的教训，别让相爱却分隔两地的憾事再发生一回。”“光妈把东西交给我，就是为了阻止憾事再发生一回，没有它，我和昭锋不晓得要蹉跎上多少光阴。”她由衷感念光妈妈良苦的用心。

静湖握着侠安的手用力得发白，天气热得汗珠一颗颗冒出来，“我可不可以看看那东西是什么？”“当然可以，瞧我胡涂的！”侠安解开发带，将它摊了开来，原来是一方手帕折成的。

静湖惊奇地端起它，轻触着其上的绣字，“这是……”“这条手帕是光妈和她丈夫相遇的姻缘线，上头的字是她以自己的头发绣的，那命运的一日，她丈夫捡到了手帕因而认识她，他们有个美丽的邂逅。”缘起不灭。

四个娟秀的发绣字，牵系起他们的缘，在异国土地上的美丽邂逅……数十年后，又牵系起另一段缘；的确是缘起不灭呀！

侠安又将之折回条状，系在静湖腕上，温婉地含笑，“让光妈保佑你平安生下易家长孙。”“小安，这……”“戴着，相信光妈也会高兴的。”“等孩子出世后，我一定会告诉他这条手帕促成的两份爱。”她深呼吸，再吐气。

“我去叫他们准备一下。”侠安知道静湖的阵痛有一会了，也该送医待产了。

无巧不巧，男士们恰巧推门造来，“女人话题聊完了没？有位娇客来哟！”“二嫂！”细细嫩嫩的叫唤傻了两个女人的眼。

“楚篆！你怎么来了？”“二嫂要生产，我说什么也得来！”楚篆中规中矩地先送上礼物又抱了静湖一下，“对不起，我回日本办点事，拖到现在才来。”“办事？我看是又闯祸才跑到台湾避难的吧？”昭锋和妹妹还有笔帐没算，当然不会饶过她，“别被她乖乖牌的样子给骗了，小心一不注意让她卖掉。”“易昭锋，你怎么讲这种话？人家我好心善意来给二嫂加油打气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就不能先放下旧怨容忍一下你妹妹？”“你们看看，叫扬风就叫二哥，叫我就直呼全名，你这叫有在反省悔过？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楚篆正想反驳，忽地瞥见扬风脸色铁青，肩膀微微抽动，“二哥，你怎么了？抽筋？”静湖安抚地拍拍丈夫的手，“是时候了。”“我去开车。”昭锋当机立断。

“什么时候啦？吃午饭？没问题我请客——”只有楚篆仍迷糊一团。

“楚篆，帮忙扶静湖一下。”侠安好笑地睨着已意会过来却浑然不知所措的楚篆，“是小家伙要出来和你这个姑姑说哈啰的时候，请勿发呆，一个准爸爸就够了，谢谢合作。”“可……可……”可是她没接生过小孩啊！

活像被成群大象践踏过般，她那表情！“放心，接生不是你的工作，现

在，闭上嘴巴，走过来，扶她左边，咱们得上医院去。”“可……可是，”楚篆是照做了，但结巴一时间改不过来，“万一途中破羊水怎么办？”“侠安，你会接生吧？”“剪刀！有没有带剪刀，小孩要剪脐带……”突兀，静湖一声尖叫吓得楚篆跟着尖叫起来。

“要生了！要生了……”“对不起。”产妇的道歉打断了楚篆的歇斯底里，“是我紧张过度了。”这招成功地使楚篆闭上她聒噪的嘴，静湖对侠安眨眨眼，俏皮自在的不似待产孕妇。

也许，侠安想，她们可以组支恶女兵团也说不定。

因为她们都是X世纪新新恶女！

一群人浩浩荡荡送静湖进产房后，楚篆才如释重负地想起此行目的。

悄悄潜近侠安，她问得神色闪烁，“嗯！我未来的大嫂，不晓得你那边有没有多余的房间可以收留我？”“说，你究竟闯了什么祸？”易昭锋威峻已极的命令跟着他的人逐步逼近。

敌军来袭，就地掩护！

“大嫂——”“叫大嫂太早啦！”侠安相当善良地说：“为解你对他的一往情深之苦，我决定让出时间给你们相处。”“侠安，你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是你未来的小姑呢！”“香菇也一样，我向来有仇必报，谁叫你戏弄我？”前有敌军，后无援兵，死棋！

“哇！我投降，”她双手抱头从实招来，“人家只不过稍微戏弄一下奶奶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而已嘛！谁晓得她发那么大的火。”噢！易昭锋可以想见那是场怎样的灾难，绝对“凄惨”！

“还有呢？”“没有了。”他马上以一记必杀白眼瞪过去，“嗯？”“有有有，她老人家说我们一个比一个不成材，你到台湾就没消没息，二哥不肯认祖归宗，我……哈哈！”她傻笑两下蒙混过去，“有鉴前科累累，她准备亲自来台捉拿我们归案。”易家老祖宗亲自出马，凡人无法挡。

“不止这样……”楚篆的声音快没了，“你外婆和我外婆也要跟，说什么绝不让奶奶专美于前。”昭锋甩甩头，有种世界末日提前降临的感觉，易、楚、寒波三家的老祖宗都不是好惹的人物，这次一齐前来，难怪楚篆要逃命了。

“不怕！”侠安豪迈地发下豪语，“以咱们X世纪恶女奇兵的实力，还怕应付不了旧时代恶女吗？”“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佑恶女！”连口号都喊出来了。

“万岁！”这厢扬风也高呼，婴儿哭声清亮有劲，又是个光明美好的新希望。

“女的！”扬风自产室急来，向大家报告好消息，“静湖为我生了个女儿，母女均安。”“恭喜！”他们三人有默契地互挽，这不正代表了恶女兵团又有新生命加入吗？“我保证会好好调教她的。”两个恶女不约而同地承诺，俐落地接过昭锋丢来的啤酒罐，同声开罐庆贺：“天佑恶女！”——全书完——

